

雙峯山曹侯溪寶林傳



王子從德號能仁瞿曇之弟
而改立梵語釋迦文唐言能仁者
制有利益證之制利王復索普曜
經云佛初生制利王家放大智之光
明照十方之世界地湧金蓮花自然
捧足東西及南北各行於七步分手
指天地作師子吼聲上下及四維無
能尊我者後至昭王四十二年潞離
之歲二月八日太子年登十九欲求
出家而自念言當復何遇即於四門
游觀見四等事心有悲喜而作思惟
此老病死終可厭離唯有迦葉波羅
提佛末教弟子是真歸處既思念已
而作是言我求於出家必應有所契
父王大慈造必應聽許我今時太子
志求出家父王愛念而當不許是時
父王勅諸伎樂悅樂太子太子不樂
復於分子時有一天人名曰淨居於
隙牖中叉手白太子言出家當至時
可去矣時可去矣太子聞此語已心
生歡喜即念命車匿索馬四神捧足
踰城而去今時太子當自念言夫出

家者心行哀慙具大慈悲當行敬順
不損於物若不留一馬跡王必罪於
門者即於城西北角留一馬跡知騰
空而去今時太子便往檀特山中修
道此山有其五峯名字復各有異中
心最高之者號曰彌樓寶山此山出
其皓玉譯名那爛雪陀復名中象頭
矣此山四面各有一大峯南面名
香山西面名檀特北面名班吒東
面名茶那

身三者熟盜煙口四者兩舌惡口忘言綺語意三者嫉妒恚此十事不順聖道而名十惡大業若解悔之而歸至理十善行耳佛言人有衆過而不自悔慙惠威容諸惡生已罪來赴身如水歸海自成深廣何能免離若人有惡自解知非改過得善罪自消滅如病得汗漸有痊損耳佛言愚人聞善者善之故惡來挽亂汝自禁息當無嗔責彼自惡者而惡之有人聞吾守道行大慈悲惡者來往故致罵佛佛默不對怒之癡冥罵止問日子以禮從人其人不納禮歸子乎今子罵我我亦不納子自持禍歸子身矣猶響應聲影之追形終無免離慎勿為惡也

佛言惡人害賢者猶如仰天唾唾不至天公還從已身墮逆風揚惡不能汙上人賢者不可毀禍必降凶身

佛言夫人為博愛道必難會守志奉道其道甚大觀人施道助之歡喜重加福報人天善利 佛言猶如炬火數千百輝洞見諸像道亦如之佛言

飯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飯善人千不如飯一持五戒者飯持五戒者萬不如飯一須陀洹飯百萬須陀洹不如飯一斯陀含飯千萬斯陀含不如飯一阿那含飯一億阿那含不如飯一阿羅漢飯十億阿羅漢不如飯一辟支佛飯百億辟支佛不如飯一三世諸佛飯千億三世諸佛不如飯無念無住無修無證之者 佛言天下有二十難貧窮布施難豪貴學道難判命不死難得親佛經難生值佛世難忍色忍欲難見好不求難被辱不嗔難有勢不臨難觸事無心難廣學博究難除人滅我難不輕末學難心行平等難不說是非難會善知識難見性學道難親境不動難善解方便難隨化度人難有一沙門問佛以何因緣得知宿命會其志道明見諸有佛言道無形相知之何益要當守志如摩鏡師精心用意而得塵盡垢去明存即自見形如觀諸有斷欲無求當得宿命有比丘問佛何者為善何者最大佛言行道守真者善志與道

合者大有沙門問佛何者多力何者最明佛言忍辱多力不壞惡故兼加安健忍辱者無惡必為人尊欲最明者心垢除滅盡清淨無瑕穢未有天地逮于今日十方所有未嘗不見無有不明無有不知無有不聞得一切智可謂明乎佛言人懷愛欲不見道者譬如濁水致力攪之衆共臨水上無能覩見形影者為愛欲交錯心中興濁故不見道若人漸解懺悔來近知識水澄微除清淨無垢即自見性耳佛言夫為道者譬如持炬入冥室中其冥即滅而明猶存學道見諦無不明矣佛言吾法念無念念行無行行言無言言修無修修會者近尔迷者遠乎言語道斷非物所拘羈之豪寔倏忽須臾佛言觀天地念非常觀世界念非常觀靈覺即菩提如是心識得道疾矣佛言熱自念身中四大各自有名都為我故我既不起其如幻耳佛言人之隨情欲求聲名名之顯照身之故耳身雖故已而受諸惡名之顯已世之常名而不學道枉用功

勞譬如燒香雖人間香自爐矣危身之火悔之在後佛言財色於人人之不捨譬刀刃有鑿不足一食之食小兒欲之有害舌之患也 佛言人繫於妻子士寶舍宅之患其甚牢獄牢獄有散適之文妻子無合覓之理情欲所愛於色豈憚驅驅雖有虎口之禍心存甘伏投泥自溺故曰凡夫透得此門出塵羅漢 佛言愛欲莫同色若二同者孰為道人 佛言愛欲人猶如執炬逆風而行貪色與欲而有損乎不順天道而必燒手也天神獻王女於佛欲以試佛觀佛道意而定退還佛草囊衆穢爾來何為以可斯俗難動六情去吾不用汝天神踰敬內問道意佛為解說即得須陀洹果

佛言夫為道者猶若木在於水尋流而行不觸兩岸不為人取不令鬼神所遮不為波浪所住亦不腐敗吾保其此木決定入海矣人為道者不為欲情所惑不為衆邪所撓精進無疑吾保此人得其道矣 佛告學道者

慎無信汝意意終不可信慎勿與色會色會即禍生當得阿羅漢乃不可信汝意 佛告諸弟子慎勿視女人亦莫共言語身得無上乘視語都無汚視色無色想對欲無欲意蓮花不著水清淨超於彼老者父母想中屬如親屬稚者如子孫幼者如兄姊妹一度一切衆見世得出世若修如是解無錢亦富貴 佛言人為道故當捨情欲如彼乾草火來須避道人見欲必當遠之佛言有人患姓不止踞斧刃上以自除其陰佛謂之曰若斷其陰不如斷心心為功曹若止功曹從者都息邪心不止斷陰何益斯須即死佛言世俗倒見不善吾理如此痼人殘形損質斷聖味故未可會道佛為偈曰欲生知汝意意以思想生二心各寂靜非色亦非行佛言此偈是迦葉佛說流在世間

佛言人從愛生愛從憂生憂從怖生若離於愛何憂何怖 佛言人為修道譬如一人與萬人戰挂鎧排兵出門欲戰意復怯弱畏生死魔乃自怕

怖或半路而還或格鬪而死或得大勝負還國高遷若人能堅持其心精進勇銳不惑前境滅盡陰魔不久得道矣 有沙門夜誦迦葉遺教經其聲悲緊欲悔思反佛初問之汝處于家昔為何業對曰愛彈琴佛言絃緩如何對曰不鳴矣絃急如何對曰聲絕矣急緩得中如何對曰諸音普矣佛告沙門學道亦然心須調適道可得矣佛言夫人為道者猶如鍛鐵去戾成精器必好也學道之人先去垢染行自精細於道若累累即身疲其身若疲意即生惱其意生惱行即退矣其行既退罪必加矣但清淨安樂不失道矣

佛言夫人離三惡道得為人難既得為人去女即男難既得為男六情見具難六情既具生中國難既處中國值諸佛難既值佛已遇道者難既遇道者興信心難既興信心發菩提難既發菩提無修證難 佛問諸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在數日間佛言子未能為道復問一沙門人命在幾間

對日在飯食間佛言子未能為道復問一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呼喻聞佛言善哉善哉可謂道者矣 佛言佛子去雖吾數千里憶念吾戒必得道果在吾左右日常觀見心無思慕終不得道如不疏敬仰及無懈怠即得聖位當聖道場佛言若有人得道猶如食蜜中邊皆甜吾經亦爾佛言為道人者佛所言說皆信順故能伏愛欲之根不起三業當行佛道示三昧果決得勝處佛言諸沙門行道當如磨牛無有休息身雖行道心道不行行道若行何用行道佛言吾視王侯之位如過富客視金玉之寶如觀瓦礫視執素之服如觀弊帛視大千界如一詞子視四轉水如塗足油視方便門如伐寶聚視無上乘如夢金日視求佛道如眼前花視求禪定如須彌柱視求涅槃如晝夕寤視倒正者如六龍舞視平等如真一地視興化者如四時木如上四十二章經至此土時當後漢第二主孝明帝永平七年乙丑之歲正月十五日夜夢金

人身長丈六紫磨金色頂有圓光赫奕如日來詣殿前帝乃驚異詔群臣問曰此為何瑞是何神人也時有通人蘇攸傳教及庖多與蔡愔等對曰天生有得道者號之曰佛不言而自信不治而不亂也巍巍乎獨出三界之外飛行自在無人能名焉此聖者滅後一千年外有教當被此土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乃上寤即遣羽林中郎秦景博士王遵等一十四人迎佛教至大月氏國蹶過摩騰竺法蘭二菩薩僧以白氍毹釋迦像并四十二章經載以白馬及修多羅等教至永平十年戊辰之歲十二月三十日摩騰達于雒陽明晨竺法蘭至自茲已降龕塔相望神人接踵道法流布處處崇立逮人伏化願為臣妾者不可編數遂得國雖清休含靈該潤皆賴蒙恩聖澤代代不絕矣此經梵書一十九葉即竺法蘭翻會梵音覽者細披詳之而定參省也 度衆付法章涅縣品第三 尔時世尊說此經已復度諸衆而為

說法時阿難白佛請度波闍波提毗舍佉母等出家佛告阿難我正法住世滿足千祀汝今請我度諸女人令我正法當滅五百佛告阿難波闍波提等能行八敬不波闍波提請為白世尊聽我出家依佛教勅當行八敬阿難如上白佛佛告阿難及諸大眾夫女人出家能行八敬無有缺犯於我正法而得千載既受佛勅即令蒙須臾女衆而出家者有千二百人俱合掌瞻佛而讚偈曰世尊大慈造度我等出家女人五障身得遇佛解脫說此偈已生歡喜心佛放眉間白毫照于座前諸菩薩衆咸皆欣慶瞻仰尊顏而說偈曰金色兩足尊德大至無畏眉間玉毫相能照於大千尔時如來說五乘法而能濟度一切衆生宜三解脫而報諸有道德高遠非十翼之所詮心行處滅覺觀莫能究其終始永絕名言之外非稱量讚詠者哉大之則無邊法界小之則本覺一心內則包乎六合外則無壘遐域故經云法廣大方啓而小域一心本覺

苞乎大千濟拔有無潤澤含識故我
牟尼從本原性海演大教化人靡不
周徧廣而無大微而非小興事法則
引諸子出於火宅談理教則非言像
之內一統一乘性極八周洞明十界
說法住世四十九年開般若之妙門
灌覺道於群友五天一化大備三明
得六神通及八解脫每告弟子摩訶
迦葉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
無相微妙正法將付於汝汝當護持
并勅阿難副二傳化無令斷絕佛為
迦葉重說偈言法本法無法無法法
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
余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迦葉吾將
金縷僧伽梨衣轉付於汝傳授補處
至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歲慈氏佛
出世勅令其朽壞余時迦葉聞佛偈
已頭面禮足頂出真光照二足尊如
金山聚余時迦葉躬諾歎曰善哉善
哉願為勿慮我當依勅敬順佛故
余時世尊至拘尸那城告諸大眾吾
今背痛欲入涅槃即往熙連河側娑
羅雙樹下右脇墜足泊然宴寂瞿那

慟哭八部傷情再從棺起為母說法
大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未曾有一
事不被無常吞假使妙高山劫盡皆
散壞譬如群宿鳥夜聚旦隨飛死去
別親知怪離亦如是特現雙足化示
婆耆并說無常以偈報曰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說此偈
已放大光明照曜天地降下金身處
涅槃樂時諸弟子即以香薪覓茶毗
之此火爐後金棺如故余時大眾即
於佛前以偈讚曰凡俗諸猛熾何能
致火焚請尊三昧火闍維金色身
余時金棺從座而舉高七多羅樹柱
返空中化火三昧須臾食頃灰生四
樹收得舍利八斛四斗帝釋告請而
得一牙海神興伐天使而失盜牙而
起寶塔以三十二相全身建八萬四
千之窠堵自世尊滅時即當此土周
穆王五十二年壬申之歲二月十五
日自世尊滅度後一千一十七年方
至此漢土即永平十年戊辰歲矣賴
我皇王霸善國界永清遠得天人戴
仰神龍恭敬矣

第一祖大迦葉章結集品第四
第一祖大迦葉者摩揭國人也姓婆
羅門父名飲澤母字香志昔緣所追
而為金銀善明金性而使柔伏有一
貧女游行乞丐得一金珠內懷歡喜
意欲為薄補治像面付法傳云久遠
劫中毗婆尸佛入涅槃後四眾造塔
塔中有如來像面上金色有少缺壞
時此貧女將此金珠往金師所而請
修薄擬飾像面是時金師修治金訖
因共願言願我二人為無姻夫妻身
真金色由是因緣九十一劫身真金
色後生梵天彼天壽盡生中天摩揭
國婆羅門家名曰迦葉波此云飲光勝
身真金色光明赫奕照一由旬映奪
諸光悉不復現故云飲光亦名金勝
復號婆耆妻亦金色雖為貴如菩不
相觸深厭諸有欲求出家澤志聽許
便授世尊發弘誓願上法受戒清貞
守素無愛無欲常行頭陀世尊在日
命空付衣常於眾中稱歎第一余時
世尊未涅槃時每告弟子摩訶迦葉
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

微妙正法將付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絕迦葉敬諾唯然受教沮縣經云今時世尊欲沮縣時迦葉不在衆會佛告諸大弟子迦葉來時可令宣暢正法眼藏并勅阿難與共傳化今時摩訶迦葉在耆闍崛山賓鉢羅窟觀勝光明大地震動即入三昧以淨天眼觀見世尊於熙連河側入沮縣全身捨壽迦葉從定而起慘然不悅乃告徒曰如來沮縣也何期默哉嗚呼正法眼滅世間空虛即領眷屬前後圍繞向拘尸那城至雙林樹間悲戀號泣佛於金棺內現金色雙足具千輻輪相光明照曜猶如盛日迦葉遂再開發更以千重白紵纏大化身香油注滿金棺之內拊檀沈水積糞茶毗佛力威神內外白紵而無有損余時摩訶迦葉告諸比丘佛已荼毗金剛舍利非我等事何以故自有國王大臣長者居士樂取勝福田者自當供養我等宜當結集法眼無令斷絕爲未來世作大照明紹光正法余時迦葉作大神通往須彌頂而說偈言

如來弟子且莫沮縣得神通者當赴結集說是偈已即擊撾銅撾銅之中而傳此偈聲徧三千大千世界得神通者其數四百九十有九悉集王舍城耆闍崛山賓鉢羅窟亦云七葉巖矣今時阿難爲漏未盡不得入會當自念言我事如來亦無故犯自爲有漏不及衆數思惟是已曉夜經行明相出時身體疲極亞臥之次頭未至枕得證阿羅漢果心生歡喜即往賓鉢羅窟擊其石門今時迦葉在於窟中問是何人敲我此戶答言是佛侍者比丘阿難迦葉語曰汝漏未盡不得入來阿難答言我已證無漏迦葉報言汝既證無漏可現神變以遣衆疑余時阿難即騎神通從戶鑰中入得在衆會添數五百阿闍世王爲結集主因茲國王得覽小乘之教也時諸比丘即從座起諮問長者大迦葉於三藏中先集何藏迦葉語云當修多羅藏迦葉白聖衆言此阿難比丘多聞摠持有大智慧常隨如來梵行清淨所聞佛法如水傳器無有遺餘

佛所讚歎聰慧第一且可請彼集修多羅藏大衆默然允之迦葉告阿難曰汝於今者宜宣法眼阿難躬受敬諾觀察聖心而說偈言 比丘諸眷屬離佛不莊嚴猶如虛空中衆星之無月說是偈已禮衆僧足即昇法座而說是言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某城某處說某經教乃至人天等作禮奉行時迦葉問諸比丘阿難所言不錯謬乎諸比丘皆曰不異世尊所說於是迦葉請優波離集毗尼藏次命迦旃延集阿毗曇達摩藏迦葉即入願智三昧觀所集法藏皆無欠少因茲流布而不斷絕如上去先經次律後論者並承大智度論明也今時迦葉說法化度四十五年復應思惟既集法竟一切皆通宣揚傳化作大善利度脫衆生不可稱計作是念我極年邁身爲衰老腐爛之體甚可厭惡無常危敗不可依護恒爲諸苦之所惱害誰有智者樂於此身我今宜往鷄足入滅盡定而候彌勒今時迦葉告阿難言汝今當知昔婆伽婆欲沮縣

時以大法眼付囑於我我今年朽形不久留今將正法付囑於汝汝善守護聽吾偈言法法本來法無法無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說此偈已心生歡喜又作是念昔婆伽婆功德所勲諸舍利我當盡禮敬而歸滅盡定作是言已即昇虛空徧至諸處所有塔廟盡皆禮辭禮辭已訖還王舍城又自念言阿闍世王本與我約若涅槃時必當相別遂入王城辭阿闍世王故經云入大夢時預別勤敬之士可適反也王寢不遇留言付於門者令奏王知云吾當往鷄足山准西域記云此山三峯如仰鷄足於此山中以草敷坐結如而已作是念言今我此身著佛所與糞掃之衣及持僧伽梨等經于五十俱胝六十百千歲慈氏佛出世不令其朽壞作是念已遂語山曰若阿闍世王與阿難來山當為開今其得入若歸去後復當還合言訖便入滅盡定應時大地六種震動亦時阿闍世王於睡夢中見殿梁折遂即驚覺時執局之使問奏

王知云大迦葉辭王往鷄足山欲入涅槃遇王殿寢未敢奏聞王聞此語遂生悲泣云朕何薄祐諸聖涅槃不一觀見即詣竹園禮阿難足借問遊葉所在遂命阿難同往鷄足王到山已山自開闢迦葉在中全身不散王乃勅諸力士積諸香薪欲闍維之阿難白大王曰摩訶迦葉以定持身待於慈氏下生奉付僧伽梨竟方入涅槃如今切不可燒也王聞是說以種種供養心生悲慙然後禮辭定身却命阿難入於王舍阿闍世王與阿難繞出此山山合如故自婆耆入鷄足山時當此土姬周第八帝孝王五年丙辰之歲矣帝釋諸天雨諸寶花於此山上常當供養也
婆耆德政章微述品第五
摩訶大迦葉尊容碑 一十五微 第五

朝請矣行尚書門員外郎蔣需墓誌

間如是須彌絕頂日宮照香積之天阿耨達池水輪繞金剛之地萬劫億劫有塵衆之如來三千大千有恒河沙之菩薩莫不生積習摠十住者

謂之神念念勤修成六通者謂之聖皮紙骨筆大莫大乎精心腦髓燈難莫難乎練行割捨欲禪定無雙戒禁律儀頭陀第一或將身以替康或委命以飼虎或逆血以投鵝或剝肌而代鵠或施其兩目或施以千頭或啖肉於夜叉或礫形於羅刹大慈苦行不可思議佛大眷屬獨覺聖人摩訶大迦葉者中國言大龜氏本摩揭國婆羅門尼拘律陀之胤一名畢鉢羅亦名婆耆子產葉豐厚初無係嗣與執沙王覓富唯讓一犁共摩竭以諍饒更逾十倍積長者之貝王祈請樹神獲貧女之金珠莊嚴塔像載誕金光之子結成金色之妻果合前緣深俯宿願雖為貴偶乃無欲情勤苦出家勤修八道闡一乘而利物弘二教以化人實得他心終無我相大迦葉之應現也亦時賓鉢羅窟窟藏香烟著闍崛山竹林簞水瑞獸游集吉鳥和鳴雅為習定之所正是棲禪之地均佛寶座對壺拂以談玄換佛珍衣燒象沈而請益一乘正法逾於

五歲比丘一觀真容便成八日羅漢
啓護之禁不犯戒科畜針之道終無
捨惜靜以鎮物或掩室而息言寂以
凝神或杜口而傳意僧祇劫上初地
小於鍼鋒刺那須聞祥河細於毛孔
信心易受過緣覺而招提憐悽難馴
對諸天而不語大迦葉之演教也早
寤非相見非非相空預觀無明覺無
無明盡一坐搏食則持鉢周天百納
掃衣則振針陷地或晨游棘塚四念
經行或夜宿棒檀六時禮敬觀豹枕
後禪心寂而莫驚毛髮紫前戒定澄
而不亂被毘是於偷蘭之妹不以為嫌
受罵於販針之子不以為辱守極貧
極賤處其至卑至微願在萬人之下
取居一物之上三百斛金棄之若
遺塵九十劫玉顏捐之如脫屣不可
為而善者謂之善為不堪忍而能忍
者謂之能忍大迦葉之精苦也修阿
鞞跋致獲嚴定首楞志崇饒益情規
攝養韋陀山上備說良緣光耀林間
對談真相被煙火為喻去法彌傳乘
宮殿而行躡空如寶不忘貧母廣現

仁慈能度本妻克明貞信帝釋靈化
施食充饒騎梵騰空流泉禮足給淨
人之驅策平等無偏聞緊那羅揮琴
安禪載竦積有學於蘭若物我虛潔
無欲於檀波色聲具絕八塵精進並
獲牛軒千弟子之歸依皆乘願軒大
迦葉之普濟也既而大地六震驚雷
四起入定觀以思惟見人尊之善逝
振大法鼓動百億之天人吹大法蠡
集三千之部眾歎曰法山崩法海竭
法橋壞法舸裂法樹摧法幢折法雲
散法炬滅斯乃梵王二請論大而赴
之茶毗童子一言停沮解而待迦葉
時佛降七處化六師說佛性之四種
開玄法於三德遂令闍維頽頽須跋
摧心或喻之龜毛或方之鳥跡尋光
於海底智者不測其是非觀樹影於
暗中明者不窮其虛實慈緣幽感難
陀掩扉而復開願力潛通未羅已燎
而還滅四相兼備照菩薩之五眼千
熟俱開現如來之雙足佛日之日燭
耀十方天中之天覆臨三界昔一乘
月喻得戒於多子之辭今五指日光

剋期於育王之塔大迦葉之冥通也
是時優那悅憶聞滅度而悲號彼或
愚癡觀返迥而慶快尊者聞銀柳拂
金棺以旃檀沈掬香被其體摩訶葛
陀羅花覆其上添油炷益香薪火不
能燒烟不能起尊者訶曰夫出界常
身金剛堅固九俗猛熾何能致焚稽
首自請因而火化佛身毀滅惟居香
炭之中佛影乘空獨坐蓮花之上灰
生四樹用表四舍願奉四人俱弘四
大大迦葉之靈感也是以撥餘燼拾
碎身一一腠理以成化佛片片骨節
並變寶珠由是天逞天威將欲捧歸
於天上神特神力欲劫持於海下尊
者任其種豆屬聲而唱曰天有力能
下地人無力能上天神有靈能出浪
人無靈能入海若賣舍利於天海人
則永無見期汝等云何欲騁凡力違
佛本願不達利人天神乃止憤愧而
還大迦葉之任運也
尊者乃收舍利分布人天以三十二
相全身建八萬四千寶塔群龍頽足
拜如來之影像眾獲稽首禮如來之



秦 新編入錄

雙峯山留侯漢寶林傳卷第二 次第 第二卷 而
 第二祖阿難章中流藏滅品第六 次第 第六品 而
 介時阿難尊者王舍城人也姓剎利帝
 斛餅王子世戚即與佛同氣連枝出
 家即昇堂入室梵語阿難此云慶喜
 亦云歡喜為佛成道夜生父母歡喜
 故得嘉名於多劫中而修忍辱性不
 忤物常出美言情無平暴多聞博達
 智慧德持若海吞流如燈傳照佛智
 法藏悉在伊人先囑文殊今為近侍
 阿難乃先求四願允即依隨一者願
 佛不賜我故棄之衣及餘飲食二者
 聽我隨佛別請三者諸比丘見佛有
 時聽我出入無時不須制約四者我
 至佛前所說經藏重為我說文殊白
 佛佛讚聰慧阿難善息譏疑皆聽所
 願二十年中侍奉無違所有法藏纖
 毫亦不遺凡見醜惡未嘗毀訾曾隨如
 來至一平野見其穴墓佛告曰何以
 此墓穴敗無人封樹阿難曰此墳中
 人心達大道一無所有門不閉塞常
 觀佛日清虛自在佛讚善哉又至一

林見葉凋落顧問阿難曰此林何疏
 答曰人無寒暑禮儀不生木無榮枯
 誰知稟氣佛言善哉又於路次見一
 死犬迴問曰此犬甚臭誰能近者答
 曰雖復臭穢而無臭想其齒白淨其
 是可愛世尊重嘆善哉阿難心無毀
 辱言多贊敬昔金龍尊佛所化功德
 無量 時阿闍世王知其法藏悉付
 阿難自言仁者昔如來迦葉二師滅
 度自我多故咸不親見仁者於後般
 涅槃時願垂告語阿難曰然即以巡
 游國土宣暢真宗次第經行至一竹
 林聞一比丘候念偈云
 若人生百歲 不見水潦涸 不如生一日
 而得親見之
 阿難聞已嗟嘆曰
 世間一凡有 不解諸佛意 徒載圓陀
 不如空身睡
 阿難言已乃語彼比丘曰此非佛偈汝
 今當聽吾為汝宣偈佛云
 若人生百歲 不會諸佛機 未若生一日
 而能決了之
 彼比丘聞已即歸白師說阿難所正

之偈彼師曰阿難老朽記念非真智
慧衰殘言多錯謬慎勿隨之阿難却
後依前開誦候偈謂曰我曾教汝佛
偈何故由念邪言比丘曰我師教招
不令棄捨阿難返自思惟人不可言
言須得地彼輕我言而諷魔偈佛當
在世我即白佛聖已沮懣今向誰說
作是念已地六震動須臾光輝下有
一聖宿空中而說偈曰
彼者諷念偈實非諸佛語今遇歡喜尊
而可依了之

前師與弟子聞聖宿言薩現身說偈
心生恭敬隨順佛語於一食證斯陀
含果心自念言吾身老朽不宜久停
將入涅槃永歸常樂乃憶阿闍世王
與吾盟誓事須相告即詣王宮而語
門者為我奏王吾欲涅槃故來辭王
闍官曰王當寢次覺即奏聞阿難曰
然為我陳說即趣毗舍離城恒河岸
側王於夢中見一隊仗擁從一蓋七
寶嚴麗瓔珞殊妙至一寬平處四眾
圍繞恭敬供養須臾之間忽降風雨
摧折蓋柄珍寶墜地因此驚覺神情

惘然門者奏曰阿難辭王入般涅槃
值王寢次留言而去王聞悶絕良久
乃甦顧問左右曰尊者當於何處入
般涅槃大目犍連曰往毗舍離城王即
嚴駕四兵寶持七寶至彼國土見阿
難在彌伽中流而住王即瞻仰稽首
三界人尊已棄我去暫馮願且莫涅
槃毗舍離國王亦奉八珍精嚴三德
在彌伽側而說偈言

至尊一何速而歸寂滅場願住須臾聞
而受於供養

今時阿難以偈辭曰

二王善嚴住勿為苦悲戀涅槃當我淨
而無語有故

阿難復念言我若向一國而趣涅槃者
諸國持兵而誚舍利殘害他故何名
慈悲可於彌伽中流而般涅槃今無
爭競作是念已大地山河六種震動
時雲山中有一仙人五通具足觀斯
瑞應即與五百仙人飛空而至稽首
禮足胡跪白言我於當證佛法願為
我等而度出家阿難既受請已即化
彌伽變作金地為諸仙人如應說法

復作是念我昔所受弟子宜當悉集
未逾食頃有五百羅漢從空而至為
諸仙人出家受戒第一羯磨得初果
三法竟得第四果中有二人一名商
那和修二名末田地迦亦名末田地
迦末田地時度須跋陀羅便證道果
云我不欲見師滅度遂先入寂阿難
告二弟子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付
于迦葉迦葉入定而付於我我今滅
度用傳於汝汝等二人如法受行流
通後世無令斷絕聽吾偈言

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自須寤
寤了無無法

阿難又告商那和修曰汝善行化繼
聖傳揚汝後有嗣者度人籌盈石室
後謂末田地曰如來語汝罰賈國中
一百二十年間有一比丘字末田地
迦於彼化道利濟無涯汝當持此正
法彼土宣揚我憶如來以諸比丘至
彼國土住一大池邊語吾曰我涅槃
後有一比丘名末田地迦在此池岸修
習禪定彼池龍王深生敬重請於龍
宮精陳供養龍乃縮水奉地願充精

舍於池西北角別創小池可百餘畝與眷屬五百自新而居龍因施池耕證那舍余時末田地迦受阿難旨往彼化緣一代光輝師資絕嗣阿難付法藏竟作十八變入風輪奮迅三昧分身四分奉切利天一分奉婆竭羅龍王一分奉阿闍世王一分奉毗舍離王一分各起寶塔廣興供養自余雲旋鸛繞梵奏香凝九月四生作禮祈禱當周第十主厲王十二年癸巳歲矣

第三祖商那和修章降龍第七

余時商那和修尊者摩突羅國人也亦名舍那婆斯姓毗舍離父名林勝母字憍奢耶於母胎中六年始生亦云商諾迦此云自在服是西天九枝秀草名也商諾迦者初生有自然胎衣隨身而長及後出家化為九條之衣彼國秀草生於淨地若有羅漢出世化為九枝和修出家感斯瑞應昔佛行化至摩突羅國見一青林敷榮茂盛語阿難曰此林地名優留茶吾滅度後一百年有比丘名商那和修

於此地上起僧伽藍廣敷法藏大化群生後經百歲果誕和修出家證真林禪思有二火龍毒害猛熾暴物侵人和修即以神力震動此池火龍大瞋雷雨降風興雷掣電和修處慈心三昧安聖恬然龍觀希奇復身禮敬問曰願師慈悲當賜教誨和修曰佛記此地當建伽藍汝捨與吾利益無量龍曰若有教記我敢拒違願師慈憐勿嫌湫隘龍捨地已俱得生天表刹莊嚴播宣聖範和修又自念言我化導已久孰當繼吾入定諦觀見利吒國中有一長者名曰善意而姓首陀當生三子小者出家承襲於我和修乃不賣徒眾獨至彼舍而扣其扉善意一見瞻禮問許欲何所須和修曰我無徒伴希一給侍善意曰我樂世俗無心出家我若生兒當奉尊者意生一子名優波吉羅次生二子一名優波焰摩三名優波毼多系和善順性好仁慈和修復至善意舍長者見之敬仰倍前和修曰汝先許我子出

家今寂小者願相給付長者愛心未肯與之和修曰非我初緣昔佛記此子後二百五十年中當第四祖師名優波毼多度人籌形石室汝順佛旨慎勿遮障長者聞宣聖記心意精重即以其兒奉上尊者和修領得歸於寶坊問曰汝年幾耶毼多曰我年十七汝身十七耶性十七耶毼多曰師頭白耶心白耶和修曰我自疑白非心白耳毼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和修知是法器遂在左右三四年間師與毼多度命諸賢而受戒和修乃告曰佛以無上法眼付屬迦葉如是展轉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聽吾偈言非法亦非心非心亦非法說是法時是法非心法和修曰汝當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無令斷絕吾自歸山深居寂淨汝當化道屬受以時毼多受教禮謝於師和修憶昔屬賓南面有象白山苔石幽奇松泉清峭即飛騰往彼三昧安祥於其定中見毼多五百弟子不重其師心常懈怠是非我難可

調伏即至。多舍便坐。多牀時。多不在彼。諸弟子咸生瞋怒。曰。是何弊人。踞吾師牀。勑力牽挽。如山不搖。欲出惡言。口便閉塞。遞相顧盱。遽往告師。曰。有一比丘形容樵瘠。踞師上。實牀安止。不伏起。多念言。自非吾師。無能坐者。即統衆而歸。果見是師。頭面禮足。問評起居。多徒衆念言。師雖作禮。威德勝彼。和修知諸孫衆輕慢。不悅。即舉右手二指點其虛空。俄降白乳如膏。尋時又降甘露。和修語多曰。汝識此否。多曰。不識。和修曰。汝審諦觀。是何祥瑞。多即入三昧。觀察了。不能知。乃出定。整容而問於師。曰。是何三昧。和修曰。此名龍奮。進三昧。如是次第有五百三昧名號。不同。汝曾知不。多曰。我所得法。盡從師受。唯此三昧。未蒙師指引。和修曰。如來三昧。菩薩不知。菩薩三昧。辟支佛不知。辟支佛三昧。羅漢不知。羅漢三昧。吾師阿難不知。阿難三昧。我亦不知。今我三昧。汝亦不知。此三昧者。佛涅槃後。有其至寂禪定。無諸穢

意。通明定慧。心無生滅。住大慈力。遮相恭敬者。方能識此三昧。彼五百比丘聞師所說。心各戰慄。內自悔責。云。我無智慧。輕侮大聖。願尊慈愍。令罪消滅。和修聞已。而說偈言。
通達非彼此。至聖無長短。滅除輕慢意。疾證阿羅漢。

諸弟子聞已。依教奉行。皆證道果。和修乃呈十八變化。三昧火用焚其身。所有舍利。多收葬于梵迦羅山塔。崇高顯天樂名華。歲盈時降五百弟子。各持幡華。羅列供養。天人禮敬。幽顯露恩。當周第十一主。宣王二十三年乙未歲矣。

第四祖優波多。章化三石品第八。余時優波多尊者。吒利國人也。亦名優波。掘多。姓首陀。父名善意。十七出家。二十證果。佛預記云。吾滅度後。第四祖師度人。無量號。無相好。佛承高那和修傳付。該論五天。次至摩突羅國。大衆雲集。半月說法。天華時降。每地神現。見聞獲益。震動魔宮。殺旬。極生恐怖。乃密聘神通。而具金寶華。

瓊瓔珞復現。寶女竊妬。殊麗艷。希舉衆攀緣。心意慢亂。時八千大衆。於三空中。無有一人。而證道果。魔王歡喜。慶快非常。多即入三昧。乃見波旬致斯妒害。退修道衆。失其本心。魔王見多入定。即以瓊珞繫於頸上。多出定。即知是魔偶。得其便。多即化三屍。所謂人狗蛇等。以為華鬘。魔時再現。舞弄。尊者多乃輟。慰愈云。汝與我瓊珞厚。是厚意。吾今以少許華鬘。聊相酬贈。魔王大喜。舒頭受之。尋變為三屍。蟲蛆臭爛。穢汗難堪。魔王極生厭惡。語多曰。何以死屍繫吾頸上。多曰。比丘之法。不應以華鬘莊嚴。於人然腐爛。腥觸。汝之因感。何以輒恣妖邪。敗吾聽衆。汝由不樂何。及於我時。波旬盡其神力。欲解三屍。竟不能去。乃踊身虛空。告諸天衆。求解其屍。諸天皆言。此大聖所加。非我能解。復詣梵王。求免。梵王曰。十力弟子。所作神變。我今凡陋。何能解之。寧以藕絲縣須彌山。若解此屍。終無是處。又為說偈。

俾還本心 若因地倒 還因地起
若無其地 終無所履 汝可歸心
尊者必當 為汝解之

波旬受梵王教禮敬尊者普願歸
依耆多曰汝於正法更不燒害不波旬
曰我誓迴向永歸佛道耆多曰諸聖
使我降伏於汝汝因斯故不懼惡道
即為解頸三屍魔王大喜敬禮尊者
曰我因師故得離邪見耆多曰汝昔
親見如來今還記其容相不波旬曰
省耆多曰可謂現之我願親見波旬
曰我見如來形相不敢故辭唯願尊
者幸莫禮拜耆多曰然波旬即入林
中變為如來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面
如滿月身若金山進止威容釋梵圍
繞從林而出耆多一見生如來想瞻
奉化容忘與魔約不覺禮拜魔王不
勝致敬身體戰掉却復本形而說偈
言

稽首三昧尊 十力大慈父 我今願迴向
勿令有劣弱
言訖拜辭尊者却返天宮至第四日
告諸天衆曰欲得人天利樂永離蓋

經當數往耆多法會歡笑醍醐言已
即率天衆贊持香華伎樂而來供養
時耆多在世化道證正尤多單賢隻
聖罔記其倫夫婦俱證道果者方折
一籌籌長四寸滿一石室室長十八
肘廣十二肘最後有一長者名香衆
來詣出家師曰汝身出家心出家香
衆曰我來出家非為身心師曰不為
身心復為誰出家香衆曰夫出家者
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心
生不滅即是常道既是常道諸佛亦
然心無形相其體亦然耆多曰汝當
明寤心自通曉宜依佛法紹隆三寶
即與出家命聖受戒乃告曰昔如來
以大法眼藏囑累迦葉如是展轉而
至於我我今付汝汝善保持傳化未
來無令斷絕聽吾偈言

心自本來心 本心非有法 有法有本心
非心非本法

說此偈已復告香衆曰汝父夢金日
梵云提多迦此云通真量宜名提多
迦以符冥貺提多迦聞師賜名并傳
法偈頭面禮敬頂謝再三耆多乃騰

身虛空作十八變使諸四衆發大信
心却座儼然泊乎長往大衆以室內
之籌用闌維之悉得充足提多迦即
收舍利起塔供養四衆萬靈晨香
咽當周第十三主平王三十一年庚子
歲矣

第五祖提多聖章仙受化品第九

介時提多迦尊者摩竭陀國人也舍
之曰父夢金日從屋而出放大光明
照耀天地對一大寶山山頂有泉師
為解曰寶山者吾身是也放大光明
者汝智慧也從屋出者汝入道也山
頂泉者無上法也耆多為釋其夢并
賜其名而度出家兼付法藏提多迦
歡喜踊躍而說偈言

巍巍七寶山 常出智慧泉 迴為具法味
能度於有緣

耆多聞已亦說偈言

我法傳於汝 當現大智慧 今日從屋出
照耀於天地

提多迦聞師說偈禮敬奉持自統其
徒化游諸國至中印土彼國有八千
丈仙化誘人衆仙尊號遮迦廣行仙

道開師演範即領諸仙眾至法會所瞻禮聽受乃語尊者曰我憶往昔與師同生梵天我學仙道遇阿陀受我仙法尊者修習禪定今證聖果自頃支離已經六劫提多迦曰適見仙尊已知遠事我得證汝獲美方仙曰我於仙道唐設劬勞捕影繫風乘空躡響流浪多劫一無所尊者曰佛土人修大仙功德無緣教學小道又似纏牽佛說如此汝可捨之如棄小流而歸大海宜捨仙道而入佛乘我化道已久竟不在晚仙曰阿陀陀仙記我知後六劫當遇同學而度於汝得證聖果今此際會願度出家時八千人見仙尊捨道從師心皆憤排曰大仙何故而歸小尊不開呪術而無道藝削髮披緇有何能勝我等雖順大仙心未降伏提多迦知諸仙眾我慢貢高即作神通放大光明足履虛空如地無異時現寶蓋而覆其頂手生五乳二乳中涌出蓮華二華中而現諸佛為說妙法仙眾見已發菩提心禮敬尊者俱願出家師曰汝既迴心聖必

加護各應自念非假刀刺可至誠歸命三寶自成聖相諸仙受教各自念佛專心靜慮應時顯狀自落袈裟離體檀相如畦悉登法忍提多迦仍為說法成證無生然命上首弟子彌遮迦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付囑迦葉展轉相傳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善護持聽吾偈言

通達本法心 無法無非法 寤了同未寤 無心亦無法

說是偈已即從座起踊身虛空現十八變作六神通化火光三昧而盡其體彌遮迦收其舍利於斑茶山中起塔供養當周第十五主莊王七年己丑歲矣

第六祖彌遮迦章除觸器品第十

今時彌遮迦尊者中印土人也昔為大仙統八千眾五天大化四眾頃誠遇提多迦而憶往事出家受教繼祖傳燈偏化群方弘宣法眼至北天竺國遠望城上金雲偃仰覆蓋雄雄尊耆曰此城內有大乘氣必有奇人而紹聖種言訖即入此城路逢一人身

服嚴淨手執酒器來問師曰何方而來欲往何處師曰自從心來欲往無處又問曰識我手中物不師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又問曰識我不師曰我即不識識即不我師曰今雖識汝不知汝字汝暫稱名吾即省矣

彼曰我今生此國復憶昔時本姓頗羅幢名婆須蜜師聞姓字洞徹宿緣我師提多迦云昔佛游北天竺國謂阿難曰此國中有一大聖吾滅度後三百年當出于世姓頗羅幢名婆須蜜於禪祖中當于第七世尊記汝非吾能知汝可出家捨除觸器而證解脫婆須蜜聞已即擲飲器禮請於師云我適憶往事於無量劫中曾施寶座值於一佛與我受記云於賢劫中得繼玄範次當第七世尊所說深叶宿緣願師大慈引接至道師即與出家命聖受具然告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付囑迦葉如是展轉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可護持聽吾偈言

無心無可得 說得不名得 若了心非法 始解心法

師曰吾此偈者秘密心要法可諦思勤行覺道言已即於座上現本舊迷三昧於虛空中從無相入有相出有相入無相出乃成八支道却至本座化火焚軀人天感動雲霧慘悽婆須鞞取舍利以七寶函盛安塔上層人天龍神供養無虧當周第十八主襄王十七年甲申歲矣

第七祖婆須蜜章梵王問品第十一

今時婆須蜜尊者北天竺國人也姓頗羅幢在彼國中或風或狂乍愚乍智手執酒器游佚四衢值彌遮迦明宣往事承佛遠記隨順出家受道傳輝殊方誘化至迦摩羅國大興佛事忽於座前有一智者稱佛陀難提起白師曰解論議不師曰仁者論即不義義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佛陀難提聞師語勝心即敬伏即告師曰我願求道服甘露味唯冀慈悲而賜攝受尊者即與披剃命諸羅漢而為受戒然後告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囑累迦葉如是展轉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善護持聽吾偈言

心同虛空界 示同虛空法 證得虛空時 無是無非法

說此偈已踊身虛空遙十八變化以慈悲心三昧而入寂定令身不散儼然如生經于七日梵王諸天而來座前禮敬而說偈曰

賢劫衆聖祖 而當第七位 尊者哀我念 請為宣佛地

尊者聞梵王請即從座起告梵王曰我所得法而非有故若識佛地離有無故說此語已依前入定梵王聞師說法讚敬躬勤散諸寶華繽紛供養佛陀難提即從本坐起率觀波時有一王名法莊嚴捨身所有瓔珞具珠而用莊嚴七衆巡繞當周第二十一主定王十九年辛未歲矣

第八祖佛陀難提章自光通貴品第十二

今時佛陀難提尊者迦摩羅國人也姓瞿曇波初生之時頂上有珠珠光遠照年四十聰明博達日唯一食常修梵行遇婆須蜜行化而往徵詰聞師如釋遂投出家復承法嗣援引導衆門闡範遐邇至提伽國彼國之人

多修定業有一毗舍羅家唯生一子名伏馱蜜多年登五十而不解語又所履步喻若孩孺父母常懷憂慮望日是何因緣產生疣贅誰有智者為我設疑乃問諸定者為是何因定者云我但習定是事莫知後有智人當為汝釋此智者心懷佛印身意清淨善有他心及以宿命若要除疑當俟彼至佛陀難提即入此城屆於彼舍上見白光貫霄漢師問衆曰識此光不衆曰匪知師曰今此俗舍當有聖人心如大海不合凡意口無言說是大樂器不行四衢知觸穢耳當繼吾跡人天獲利此光上下通貫者亦有所以神通至天者吾所學而出於彼下貫者吾數當第三師名脇尊者其行高廣五天欽崇說法度人不可稱計言由未已彼舍主出禮問尊者曰有何所須師曰我來求人而不須其物蜜多父母曰我身老朽不堪出家唯有一子而復愚癡若要財寶供給不辭定覓其人多應周遂師曰我來求人而不須其寶但得其人珍寶自至

父母曰我有一子年已五十未解言語亦不行步師意若要我即不惜師日如汝所言便將與我父母即將此子奉上尊者尊者領得歡喜內盈至伽藍窠多忽然自進七步合掌師前而告問曰父母非我親誰是寢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寢道者尊者觀行復語已是哥希聆問幽深倍常忻慶即以偈答曰

汝言與心親 父母非可比 汝行與道合 諸佛心即是 外來有相佛 與汝不相似 若識汝本心 非合亦非離

窠多聞師說偈敬奉彌勤即請出家師為度脫命聖具戒乃告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付囑迦葉如是展轉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善護持聽吾偈言

虛空有內外 心法亦如此 若了虛空故 是達真如理

伏馱窠多聞師偈已即從空起踊身虛空灑諸甘露雨散天華說偈讚曰我師禪祖中當得為第八法化衆無量悉獲阿羅漢

時佛陀難提即從座起卓然而立現五神通從其腹中光飛八道照曜大衆承此光者五百餘人悉證三果師方入滅高樹寶塔插入星河梵衆人天香華供養當周第二十四主景王十二年丙寅歲矣

長安縣南山豐德觀開手譯沙門聖勝游撰寶林傳卷第二上卷

寶林傳卷第二



第九祖伏摩

余時伏馱密多提伽國

生已來年近五十都不行履亦不解誦彼國之人多修定業父母詣彼而欲語之說云因緣以何之故而生一子不解行語年近五十漸積癡老如何定者而為決烈定者曰我自唯定非能知諸當有智不久而至此大士心懷佛印身亦清淨善有他心而知宿命若欲決烈候彼問之余時佛陀難提便入此城游行教化說諸大衆而至毗舍羅家時彼父母同至尊前頭面作禮尊者見此宅上有一白光上下通貫而謂諸衆識此光不衆曰我不能識唯師所辯余時佛陀難提告諸大衆余此光者於此俗舍當有聖人心如大海不合凡意口無言說其行常異靜心寂然是大乘器不行四衢知觸穢耳吾滅度後有此聖者而繼嗣之度諸羅漢而滿五百化道群有悉獲聖果父母禮已問佛陀難提曰所須何物尊者曰我來求人須其物

之

曰我住此處身

得生惱尔時香蓋知子志意而求出
家其父白師云我此子欲住師所願
師納受為與濟度尔時尊者即與出
家有七羅漢而為受戒於戒壇中而
現一相天雨舍利三七粒亦受戒已
舍利亦隱時比丘難生在師左右常
聖不卧而心精進尔時伏獸窠多告
比丘難生日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
葉展轉相傳今至於我我今將此正
法眼藏付屬於汝汝當護持無令斷
絕汝受我教而聽偈言真理本無名
因名顯真理受得真實法非真亦非

偽尔時難生聞說偈已心勤恭敬而
受詔尔時伏獸尊者付法已竟又自
念言化導已久於諸本緣悉皆度盡
我自三昧而自安息作是言已默然
入定天諸音樂而供養之時脇尊者
即以香薪用闍維之收得舍利於一
寶坊號爛那多而於此所超塔供養
此師入寂時當此土姬周第二十六
帝敬王三十五年甲寅之歲伏獸窠
多涅槃也

第十脇尊者章預感金地品第十四

尔時脇尊者中印度人也其母胎中
六十年耳雖食五穀而復無漏欲生
之時父夢白象背有花座於此座上
而有一珠此象負之從門而出至一
法會暫然不見從此夢已其子已誕
身有香氣光明滿室唯有一仙而辯
此瑞謂父母曰汝所生子非是俗器
當遇菩薩而見濟度尔時伏獸窠多
與諸大眾至中印度大作佛事是時
香蓋即領難生至其師所時難生一
見伏獸尊者便生敬慕欲求出家其
父報曰汝告出家常在師所我若住

此汝即歡喜吾歸彼舍汝必生惱子
曰我住處與彼不殊諸漏已盡何已
生惱尔時香蓋知子志意欲觀師所
而求出家其父白師今我此子欲依
師法願納受之為我濟度尔時伏獸
即與脇尊者出家有七羅漢而為受
戒於戒壇中而現一相天雨舍利三
七粒亦受戒已舍利亦隱尔時脇尊
者在師左右勤心精進常行苦行脇
不至席因茲立名於彼國中而為其
首得付法已游行教化至一國土名
曰花氏彼國土中有一長者名曰寶
身而有七子一名富那般多二名富
那金子三名富那月光四名富那勝
童五名富那波且六名富那吉丹七
名富那夜奢其第一子常好仙術多
諸伎法其第二子常好寂靜每思善
事不欲譴鬧其第三子常好鬪打兇
險之戲以為快活其第四子常行布
施專好念佛其第五子唯敬殺害心
好酒肉其第六子好行姪欲不以為
獸其第七子心無所求亦不好樂亦
不憎惡亦不作罪亦不求福亦不生

滅亦不居靜亦不處亂亦不求道亦不求佛亦不求解脫亦不求菩提不求聲聞及辟支佛自云我心所得咸獲生滅我心所證亦復然矣若遇大士而坐道場我至彼所親近隨喜時賜尊者至彼國中於一樹下與諸大衆俱會一處今時尊者以手中指指樹下地告大衆曰此地若變爲真金色當有聖者而入此會言當未久其地漸變須臾之頃以爲金色尊者舉首而見一人當會前立尊者曰汝從何而來夜奢曰我心非往尊者曰何處所住夜奢曰我心非止尊者曰汝不定耶夜奢曰諸佛亦然尊者曰汝非諸佛夜奢曰諸佛亦非今時賜尊者心生歡喜諸佛慈造衆聖不絕度諸有苦咸登覺場即說偈言歎夜奢曰此地變金色預知於聖至當坐菩提樹覺道而成已今時夜奢而說偈言用歎師曰師聖金色地常說真實義迴光而照我今入三摩諦說此偈已禮師自言我今欲出家尊者當濟度今時尊者即爲出家請諸羅漢而

與受戒今時賜尊者告富那夜奢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迦葉展轉相傳而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囑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絕汝受我教而聽偈曰真體自然真因真說有理領得真真法無行亦無止說此偈已告曰汝善守護勿令斷今時富那夜奢受尊者教已作禮圍繞以諸花香而散其處時付法已即從座起合掌當心涌身虛空化火三昧而自焚焚須臾之頃空降舍利大衆以衣而共盛接安立塔廟六時恭敬又梵天人而持一蓋七寶莊嚴將奉塔上而爲裝飾自賜尊者入寂時當此土如周第二十八帝貞王二十二年己亥之歲涅槃也

第二祖富那夜奢章察馬鳴品第十五

今時富那夜奢者花氏國人也姓瞿曇氏兄第七人而處寂幼心明博達無諸所求復於諸有而不繫著心如大海智若須彌而感師故縣知來矣師統大衆而止一樹又已中指指樹下云此地變如真金色當有聖者

而入此會言猶未已其地漸變如真金色師忽舉首而見尊者當會而立賜尊者曰汝何而來夜奢曰我心非往尊者曰何處所住夜奢曰我心非止尊者曰汝不定耶夜奢曰諸佛亦然尊者曰汝非諸佛夜奢曰諸佛亦非今時賜尊者心生歡喜諸佛大慈造令衆聖不絕度諸有衆咸歸佛道場今時尊者即與出家命諸羅漢而爲受戒即付其法并說其偈教詔守護無令斷絕時富那夜奢得付法已廣宣流布他方游化而教導之十力功德悉皆具足八解三明無不委知大行高廣而自安樂說法度衆而滿千萬得道果者而有五百次第游化又至一城名波羅奈過一長者名曰馬鳴有大智慧心行佛事於諸有故而能調伏今時尊者顧視左右而發問曰汝等諸人者知此來土而已識不衆曰非我等知夜奢告曰今此來者不是餘衆昔聞聖說佛已受記吾滅度後六百年中當有聖者而號馬鳴行步威德形自端正於波羅奈

而自出現彼出家後而至花氏說法度衆而滿三千摧伏衆魔而壞邪見因此起信而造其論當後世中而悉致敬夜奢曰此之來者合其事已何者吾於昨夜夢見大海當於一隅吾欲決之此水奔流而潤沙界今此來者即是大海吾與出家有潤含識說此事已馬鳴至前合掌當心而白尊者我欲識佛何者即是夜奢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馬鳴曰佛既不識爭知不是馬鳴曰此是鋸義夜奢曰彼是木義夜奢又問曰鋸義者何馬鳴曰共師平出又馬鳴問曰木義如何夜奢曰汝被我解今時馬鳴問師義勝心即歡喜而求出家今時衆中達此義者二百人俱悉獲羅漢於此會中共度馬鳴而受戒品今時富那夜奢告鳴曰汝知先世昔事以不馬鳴曰我昧如夢請師為決夜奢曰汝先世中曾生梵天而為愛故生毗離國中無衣服身生其毛猶似其馬雖有其口不解言說汝興慈故而化小蟲分身萬億於彼樹上而食其葉不

經旬日而有窠園彼國人衆而有三等最上之者身有光明而能言說所念衣服而能自資中等人者身無光明自求衣服最下之者身如馬號為馬人於此樹上拾其窠園將充衣服此窠園者彼號天子衣即此土簞子是也因此一國馬人而充衣服為獲此利而生中國昔離彼國馬人感故而共鳴喚汝心感故而說偈曰我昔生梵天為有小愛故而墮毗離國與汝同憂苦我見汝無衣心生善報護示化於窠園當得諸濟度說誦此偈已便生波羅奈汝合轉法輪次第當十二因此所感故號於馬鳴又告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展轉相傳而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囑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絕汝受我教當聽偈言迷寤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時馬鳴尊者聞說偈已心生恭敬頂戴奉持時富那夜奢付法已竟即現神力飛行自在作十八變訖却至本座而入寂定時當此土如周第三十三帝

安王十四年戊戌之歲入涅槃也第十三馬鳴菩薩現目輪品第六今時馬鳴菩薩波羅奈國人也今時世尊與諸聖衆而至此國謂諸衆曰吾滅度後六百年中當有智者號曰馬鳴而於此土為化導首後至花氏度諸外道而滿三千見彼起信而造其論此人先世曾生梵天而為愛著墮毗離國彼國三衆而各有異於最下者身無衣服不解言語上彼二衆號之馬人當此人者曾化天衣而覆此衆窠園簞蘭之所等物為此善利而生中國後傳我教次第十二行步威德衆自端正當出毗離感馬鳴故故號馬鳴亦名功勝於諸功德而獲寂勝今時馬鳴得付法已游行教化又至他土名曰花氏於此國中常演妙法度三衆人有一老者去我病疾於馬鳴前以面覆地後便不語衆者所怪云是何物當於會前而伏於地今時馬鳴告衆人曰此非凡者不久之間而現異相語猶未訖早已不見須臾之頃從地涌出身如金色化為

一女其額端正手指尊者而說偈言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上而度生死衆說此偈已瞥然不見今時尊者心思惟必有魔至與我論義今此賢聖而預境界今時尊者為衆說法須臾食頃有大風雨尊者曰此是魔作若我不除必當興害今時馬鳴以手揮空現一金龍身長千尺復更雷電迴風大雹以吹彼衆此即安樂須臾之頃魔即退散又經七日時魔等化一小蟲至尊座上今時馬鳴以手捉得謂諸衆曰識此蟲不衆曰非我所惻尊者曰此是魔王而盜聽法尊者縱之佳作神變彼魔力小而不敢動尊者曰汝現本身我非損汝今時魔王即現本身禮尊者尊者問曰汝之眷屬有幾多衆答曰有三千衆又問曰汝之名字復號云何答曰我號迦毗魔羅尊者曰汝有何聖答曰我化大海不足為難尊者曰汝化性海當可得不迦毗魔羅曰非尊才我當未得今時馬鳴即以說法并現神力大地振動發三昧火

而照天地今時毗羅見現神力心即起并三千衆而亦起信今時馬鳴既見伏已即度出家於大衆中告毗羅曰汝發菩提當得聖道不久獲果汝非覺知今時毗羅心淨恭敬未久之頃有五羅漢當為證果身則輕健而得其戒異香徧覆大衆咸知時有光明身中而出今時尊者馬鳴告毗羅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囑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絕汝受吾教當聽偈曰隱顯即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囑了法非取亦非棄今時毗羅尊者聞說此偈心生殷重而依教囑今時馬鳴付法已竟即於本座入奮迅三昧現神通已即於座上卓然而立化為一相猶如日輪良久即隱而入大寂時當此土姬周三十五帝顯王三十七年甲午之歲入涅槃也

第三祖毗羅尊者章地結疑品第七

今時毗羅尊者花氏國人也於彼國土而隱陰界時現風雨常作外法有

所仰衆而僅三千今時馬鳴菩薩游行教化至彼花氏於一樹下常演妙法以度諸衆令得解脫時有一人年似衰老至尊座前云我疾病覆面在地良久不動更不言語大衆共佐云是何物今時馬鳴告大衆曰此非凡人不久之間當有變異諸猶未訖早已不見須臾之頃從地涌出化為一女身如金色以手指尊者而說偈語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上而度生死衆說此偈已瞥然不見今時馬鳴尊者心思惟若觀此相必有魔至於此地上當得成道而此魔衆於我道場徵責往覆而必持論即降風雨或現小蟲盜聽我語今時馬鳴為衆說法須臾之頃有大風雨尊者告衆曰此是魔作我若不除必當興害今時馬鳴以手揮空現一金龍身長千尺復降雷電迴風電卷以吹彼衆此不覺知須臾之頃魔即退散後經七日時彼魔王作一人蟲其形微小至尊座上盜聽其語今時馬鳴以手捉得謂諸衆曰非我所惻尊

者曰此是魔王而盜聽法是時尊者而乃縱之彼魔力小而不敢動尊者曰汝現本身我非損汝今時魔王即現本身禮觀尊者尊者問曰汝之眷屬有幾多衆答曰有三千人又問曰汝之名字復號云何答曰我號迦毗魔羅尊者曰汝有何聖答曰我化大海不足爲難尊者曰汝化性海當可得迦毗羅曰非尊不才我當未得今時馬鳴即以說法并現神力大地震動發三昧火而照天地今時毗羅見現神力心即信伏并三千衆悉起信心今時馬鳴既見伏已即度出家於大衆中告毗羅曰汝發菩提當得聖道不久獲果汝非覺知今時毗羅心淨恭敬未久之頃有五羅漢當爲證果身則輕健而得其戒異香徧國無不知悉時有光明身中而出今時馬鳴即付寶藏并說其偈今時毗羅尊者得付法已至西天竺國化導群品有一太子名雲自在領諸徒衆而至道場欲請尊者宮內供養尊者曰佛法不得親近國王王子諸朝宰等

爾即樂後必有怖太子曰我國土中有一大山多諸惡鬼并毒龍等彼有道者心多藝術此山方廣近五百里於此山南而有一窟毒龍居中非人所止尊者意不近人當於所止甚是寂靜而可安道今時毗羅尊者即往彼所欲至山所有一大蛇從山而出來逆尊者尊者見已身長一里其眼如日尊者便往亦不顧視行至山南住一平處其蛇亦來至彼盤纏尊者端然而不動其蛇却解尋入窟穴尊者迴顧左右人衆無一住者盡皆退散又至須臾有一老人從窟而出白尊者曰欲居此不尊者問曰汝是何人當居此窟老人曰我居此山以經千歲奉上尊命而配住此尊者問曰於此山內更有何人是修道者我欲知識老人曰從此行去直至於北十里已來有一大樹覆陰多龍近有五百中有一人名曰龍樹心樂正法曾近諸佛常修梵行化諸龍王漸得道果我亦敬仰而師於彼尊者欲識而當往之今時尊者便往至彼龍樹

一見心生歡喜禮拜尊者合掌問訊深山孤寂龍窟尊者至聖何因降此尊者曰慕道非深得人在遠我非至聖而覲賢者今時龍樹欲求出家心自念言此師聖不今時毗羅尊者告龍樹曰汝雖心語我已知之但自出家何慮吾聖今時龍樹依師學道至求出家是時毗羅尊者而度龍樹時大國王悉皆在會感天帝釋降下香乳并諸梵衆而散天花國王捨施惠利甚厚又得羅漢而受禁戒當獲聖果而得神通今時毗羅尊者告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迦葉展轉相傳當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用付於汝汝當護持物令斷絕汝受吾教而聽偈言非隱非顯法說是真實際寤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是時龍樹聞師偈已心生歡喜頂戴奉持時毗羅尊者付法已竟即從座起涌身虛空現十八變訖化火焚身而歸寂滅今時諸天并諸大衆各持瓔珞奉上塔廟又散天花而徧其地今時毗羅尊者入滅當時此土娑周三

十七帝敏王四十一年壬辰之歲般涅槃也

第十四龍樹菩薩章辯天戰品第十八

今時龍樹菩薩者西天竺人也當學道時居一大山名曰龍勝此山之中多諸毒龍時毗羅尊者而降於彼先遇太子名雲自在欲請歸宮而不受之又至一山名曰龍勝於此山中而見一蛇其蛇長大近有一里漸近毗羅其眼如日尊者所見而似夢之既到山已其蛇亦至盤繞尊者而得數幣是時尊者心不傾動如須彌山其蛇漸解而歸窟穴須臾之頃現一老人從窟而出白毗羅曰欲居此不毗羅問曰汝是何人當居此窟老人曰我昔世中曾為此丘於一林野多樂寂靜有諸道衆時來問我我心煩燥不樂言說意有瞋彼天罰我當作一蛇長四百步朝所出者即是我身當住此山已經千歲尊者曰於此山中更有何人是修道者我欲識之老人曰從此行去直至於北十里以來有一大樹陰覆多龍即此樹王名曰龍樹

彼樹王者心樂正法曾於昔劫而觀諸佛化諸凡等常修梵行而度彼衆漸得道果我亦宗仰而師於彼尊者欲識當宜往之今時毗羅尊者疾步至彼龍樹一見心生歡慶而自歎訝何得聖者迂臨而至作禮圍繞散龍金錢合掌當心而問許曰深山孤寂龍居窟宅尊者至聖何因降此尊者曰慕道非深得人在遠我非至聖而近賢者今時龍樹欲求出家心自念言此師聖不今時毗羅尊者告龍樹曰汝雖心語我已知之但自出家何慮吾聖今時龍樹聞師之言心即驚異便求出家依師善法至近佛道是時毗羅尊者而度龍樹天竺國王悉在其會時感天帝降下香乳并諸梵衆而散天花國王捨施惠厚珍寶又感羅漢而興受戒當獲聖果而得神通今時毗羅尊者便付法藏彼受教詔而為說偈今時龍樹得付法已心生欣慶涌身虛空徧至他國作神通已却復履步至一國界名南印度彼國人民多信福業而不會佛真如至理

唯行小辯不具大智及問佛性而但布施云我求福非解佛性汝會佛性而為我說今時龍樹菩薩告彼衆曰汝欲學道先除我慢心生敬仰方得佛性彼衆曰佛性大小龍樹曰非汝所知非說大小若說大小即是大小非佛性也彼衆曰我於菩薩欲求其理而棄小辯歸于大智今時龍樹即為說法對諸大衆而現異相身如月輪當於座上唯聞說法不見其形彼衆之中有一長者子名曰提婆謂諸衆曰識此瑞不衆曰非其長聖誰能辯耶今時提婆心根宿靜亦見其相默然契會乃告衆曰今此瑞者師現佛性非師身也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語猶未訖師現本身座上說偈曰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形用辯非色聲今時彼衆聞此偈已心各踊銳便求出家今時龍樹而即度脫并與命聖而為受戒合會大衆悉獲解脫於中提婆而為上首今時龍樹菩薩化彼國土時五千外道作大幻法令王敬仰是時王者深

信其事宗事外道却惡佛法云彼是時龍樹改其客儀著白袈衣手執赤翻在王前行覓即不見不見即現如是隱顯經于七年王苦怪問汝是何人在吾前行時隱時顯經于七載龍樹曰我是智人善知他事王聞此語甚大驚愕王曰汝自云智人以何驗之龍樹曰王自知者宜當試之今時大王倨仰問之諸天今者當何所為龍樹曰諸天今者與修羅戰王曰彼是小事此復難明龍樹曰但待須臾即當有驗語猶未訖于戈戟稍降下如雨耳鼻脚手從空而落王見是事特生珍敬命彼外道令禮龍樹是時道眾同見斯事深共歎訝今時龍樹菩薩為彼諸來宗眾而說大智度論今現行於世故不錄焉并造中論誦四百餘偈又造十二門論此三本論廣明佛理而濟道牙立勢摧邪備開宗要亦行於世故不書之今時龍樹告迦那提婆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屬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今持此正法眼藏付屬於汝汝當受教諦聽告

偈偈曰為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於法心不證無瞋亦無喜今時迦那提婆聞師付囑并說其偈心自慶幸而受教詔今時龍樹告提婆曰汝善護持勿令法眼斷絕為未來世廣度群品作大佛事令得解脫今時龍樹付法已竟即於座上涌身虛空入月愛三昧現神變已却歸座上而入禪定至于七天天雨舍利復從定出以手指空謂眾人曰識此事不眾曰我不能辯非聖可知龍樹告曰此舍利者是拘那含弟子摩訶迦葉有其宿願而發三等第一願者我作佛時有聖化度遇天雨下至其身上升為舍利以表其瑞第二願者地所生物而堪為藥殺諸眾生第三願者所有智者今智高廣而知宿命言訖入定寂然長往時當此土泰第四帝始皇三十五年己丑之歲入涅槃也第五願者提婆章與百論品第十九今時迦那提婆者南印度人也姓毗舍羅昔求福業而學小辯因遇龍樹而寤大智今時龍樹告迦那提婆曰

欲學其道先除我憍心生敬伏方入佛海而見道性智慧明朗於諸見中常獲第一是時迦那提婆心即悚慄與諸大眾虔誠宗奉今時龍樹即為說法提婆曰我於菩薩欲求其理棄于小辯歸乎大智今時龍樹即為說法對諸大眾而現異相身如月輪當於座上唯聞說法不見其形彼眾之中唯有提婆知其宿命而能辯了提婆為眾人曰識此瑞不眾曰非尊不才提婆曰今此瑞者師現佛性用以表之說法無形聲色都寂議猶未訖師現本身座上說偈曰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相用表非色聲今時提婆等聞此偈已心各誦鏡便求出家而師龍樹今時龍樹便度出家并為命聖而為受戒合會大眾皆獲解脫提婆於中寂為上首今時龍樹菩薩為彼眾故而說大智度論并撰中論誦四百餘偈又造十二門論廣明佛理而濟道牙立勢摧邪備開宗要盡行於世故不錄焉今時迦那提婆得付法已擯步諸國建立勝

憊降伏異道以智慧力斷諸邪見化度群品游歷他土又至一國名迦毗羅於此國中有一長者財富無量而有三子一名羅睺羅二名羅睺羅多名舍時長者而姓梵摩復名淨德於一居舍好持園苑修理平正多諸花藥及其雜樹於眾樹中而有一樹陰茂多眾於此樹上而生一耳大如車輪唯供長者之所食眾諸有眷屬悉不獲之此二子問父覓食欲知此耳氣味何以舍時長者即至樹所擬取其耳搥皆不見迴語子曰此樹耳盡欲至食時其子自取亦皆不遇又此二子醉酒而臥其父欲食其耳即出以充飽食食既足已亦無餘者又諸家眾而擬盜取至彼樹上亦不復見舍時長者心自念言我何因緣而食此耳甚是甘美餘人無分又曰天生奇耳非有命者依樹而生亦須有分若無分者不得食之誰有聖人而能知故舍時長者作是語已其第二子至彼樹所見此樹耳懊惱前後我不得今此見者悉皆屬我即使左右而

修理之以充一食其子食已亦無餘者心即安樂不同前後身得輕健心不卒暴其次二子而向兄說兄既聞已亦命人取都不見有除第二子及其長者即得食之餘所求者悉皆不獲父子二人自思念之家千口餘搥不得食唯我父子而食樹耳故知此事必非常木有人決得我從所使第二子曰此木生奇耳我食不枯槁智者解此因我迴向佛道舍時長者與子歎已至於園觀散步游行是時提婆教化諸眾當會前立白大師曰佛授記云吾滅度後二五百年中有大菩薩因耳而寤若出家時當有聖者而謂證果當在一國中名羅睺羅多吾於此土化而故接此眾言已又與大眾巡行城邑至梵摩家是時長者深生敬重而供養之即於尊者而說此樹請解本因復緣何以舍時提婆即於座上而入三昧觀其昔緣須臾之頃却從定起告長者曰汝年二十時供養一比丘及此第二子亦為侍衛者合家諸眷屬而悉不樂見唯父與

小子心常生敬慕此維佛弟子而無道德之外相有節行心不通大理在汝此家舍而經三十年從此滅度後而作此樹耳為有少節行不繫諸惡業為受此供養故來填酬尔是時尊者問長者曰汝年多少梵摩淨德曰已年七十九舍時提婆菩薩以偈記曰入道不通理覆身還信施汝年八十一此樹亦無耳舍時淨德及第二子聞師說偈心開意寤同白師曰我欲出家身已老朽其子年少而樂入道并有宿願故今復當其時願師哀納我其父亦聽許舍時提婆心思佛記却問其子汝名云何答曰我名羅睺羅多尊者曰天生佛記非我能為汝若出家必大果報舍時提婆即與出家命諸大眾而與受戒領行化導游諸魔所彼外道等第相謂曰此所來者當伏於我各各用心而共持論彼眾我寔宜共齊力舍時提婆至彼立已手執一翻其翻八尺竿長丈二於彼而立敬不移步外曰汝何不前師曰汝何不後外曰汝似賢者師曰汝似良

人外曰汝解何法師曰汝百不解外曰我欲得佛師曰我灼然得外曰汝不合得師曰尤道我得非汝所知外曰汝既不知云何言得師曰為汝我故所以不知我無我故自當得佛時諸外道咸相謂曰此大聖者而號提婆曾於我衆而久調伏宜可就彼宗仰歸依于時外衆而悉敬伏又發大問一千九條尊者所答悉不失地二五十衆咸坐道場對答六疑而興百論得神通力周徧十方大建法幢摧邪顯正時提婆菩薩告羅睺多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囑於汝世尊記汝佛滅度後二五百年中有大菩薩羅睺多汝宜傳授無令斷絕受吾教誨而聽偈言本對傳法人為說解脫理於法實無證無終復無始今時羅睺多聞說此偈并付法已心生敬重而順教詔師付法竟即從坐起入奮定分身八布而歸寂滅時諸梵衆起塔供養用諸寶翻而懸其上細妙難珍裝校嚴飾而

徧其處自此師滅度時當前漢第四主文帝十九年庚辰之歲入涅槃也第其祖羅睺多章取甘露品第三今時羅睺多者迦毗羅國人也姓梵摩父名淨德本因樹耳有多願故若有智者為我解說知其往事我即恭敬迴向佛道不久之頃當遇提婆而為入定白其前事不辜宿願而便出家師將化緣游至魔所廣立其義手執勝幡足理堅觀口談千論心思萬義宗生有之宗從立無為之至理于時外魔崇敬伏至聖於迦毗羅揚真衆會萬機於香域然則不生不滅知者見者乃達於本原無去無來會者則方持於覺路是時羅睺多之前緣三朋備陳於後聖故乃統領大衆至羅伐城中於彼城南而有一河名曰金水今時羅睺多告大衆曰識此水不大衆曰非尊不才尊者曰此河之上近五百里有其至人應住於此衆曰尊何知之師曰吾嘗此水其味在上又見水中而有五影以顯

前事而在此相又佛記曰吾滅度後二五百年中當有聖者僧迦難提而生羅伐於諸祖中次第十七今時羅睺多說是語已領諸大衆尋水而上便作神力未到食頃而至彼所時彼尊者而入其定羅睺等衆共止一窟供得三七日中方始出定今時羅睺多問僧伽難提曰汝身定耶汝心定耶僧伽難提曰我身心俱定羅睺多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僧伽難提曰雖有出入而不失定相如金在井如金出井在井出井世相去來若約金體都無動靜羅睺多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物出井僧伽難提曰言金無動靜何物出井許金出井金非動靜羅睺多曰若金在井出者何金若金出井在者何物僧伽難提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金若在井出者非物羅睺多曰此義不然僧伽難提曰彼理非著羅睺多曰彼義當憶僧伽難提曰彼義已成羅睺多曰彼義不成我義成矣僧伽難提曰我義雖成法非我

故羅睺多曰我義以成我無我故
僧伽難提曰我無我故復成何義羅
睺多曰我無我故故成汝義僧伽
難提曰仁者曾師何尊羅睺多曰
提婆菩薩僧伽難提曰稽首提婆尊
而出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欲師仁
者羅睺多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
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今時
僧伽難提聞師說法心意朗然稽首
人者而歸依曰三界一明燈迴光而
照我十方悉開朗如日虛空任余時
僧伽難提稽首此語已右繞三匝而
作是言三界諸苦衆願依師解脫稽
首而作禮惟垂哀納我今時羅睺多
多曰汝心自在非我所繫何依何託
皆悉解脫今時羅睺多語已即舉
左手於虛空漸漸而長手持金盂用
取齋食不起于座而至梵天須臾之
頃却收左手還于本座而現鉢中所
有飲食即命諸衆而共同食諸衆至
已皆不能食欲擬食之心即歇惡身
復戰慄不可近執今時羅睺多告
大衆曰吾不讓汝爲吾惜食已命汝

故悉不得食非我之咎汝自業故說
此語已即命僧伽難提而分半座即
共食之今時大衆咸悉驚訝此是弟
子云何命座而復共食非其禮也作
是念已不敢發言今時羅睺多知
其宿命復有他心衆雖不言默然知
矣乃告衆曰汝不得食皆由此故今
得食者非汝等故過去劫中婆羅王
佛而當化度爲第十七有大神力多
所饒益我滅度後此人度衆如苑如
河沙於摩提國又出一師名伽耶舍
多汝等此衆曾爲聲聞當第八劫而
事羅漢至獲其果到須陀含於彼終
後而至吾所雖得近吾猶未見性汝
宜迴心當禮此尊於我滅後而爲上
首今時大衆聞師說已心生疑惑我
師神力能取天食彼者非聖何當敬
之今時僧伽難提深知衆意而不敬
伏即共尊者議佛在日世界平正無
有埠阜一切江河悉皆潤美樹上甘
露露如縣珠食者安樂而無諸憂自
佛入寂當近八百世界衰翳人多少
信要假神力而爲勝負我即不作作

亦非難汝即不信信亦不易作是語
已用其右手漸漸入地至金剛輪取
少甘露却收手已還至會上而現甘
露彼衆見已心生敬重師知敬已而
用甘露分布一衆命令食之彼既食
已身心安樂瞻奉尊者合掌敬禮今
時羅睺多曰如來以法眼付囑迦
葉迦葉展轉相傳而至於我我今年
朽耄不久留今將正法付囑於汝今
時僧伽難提聞師付囑心生敬慕而
問師曰法有證不有取捨不有有無
不有內外不尊者慈造而爲解說今
時羅睺多以偈答曰於法實無證
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內外云何
起今時僧伽難提聞師說偈歎言善
哉大聖者心明如日月一光照世界
暗魔無不滅讚尊者已受教奉行今
時羅睺多付法已竟即於座上全
身入定天衆散花而來供養時當此
土前漢第六主武帝十年戊辰之歲
入涅槃也
第七祖僧伽難提章辯金河品第三
今時僧伽難提者羅伐人也昔居此

城南有一大河此河名金水於此河
向上而行五百里有二大石窟僧伽
難提而處一窟中常樂修禪定此師
過去劫而號婆羅王次生此國土而
誕刹利家名僧伽難提父名寶莊嚴
母號芬陀利亦生而解語分明曉了
之而為母說法化令入佛道國有一
大師善明諸典諸能辯先世事一國
悉知聞今時刹利王有詔命師對師
至王宮殿當居一寶座王問此太子
有何因緣故纔生未一歲而能解言
語兼會諸佛義化母而入道師善知
往事請為我決烈今時大師告父王
曰今此太子年經七歲而寤佛道後
學禪定而止一窟處于金河當遇聖
者而獲道果今時父王告大師曰今
此太子先世之中而居何位大師曰
先世之中而處聖位有迎化衆號婆
羅王今時父王思念前事我此太子
是吾之寶當捨出家報何薄祐今時
太子已七歲而白父言稽首大慈父
和南骨血母我今欲出家幸願哀憐
故今時父王及其親母聞辭出家至

不聽許又苦求父及求其母云不聽
出家我與父母情已斷絕今時父母
即聽出家乃命一僧名禪利多請入
宮中而與度脫在彼宮內一十九年
方命衆僧而為受戒於一靜夜當自
念言我名出家元處于舍年二十六
曾不近聖即於此夜天有光明是聖
感故非其月也忽見一路蕩蕩而直
亦無別衆又於面前有一大山太子
即尋其路至彼山所須更之頃其天
似明太子在山處一石窟而習禪定
今時父王至於天明不見太子僧利
多而被擯出諸處追求而惡不獲在
彼石窟身心安樂而經十年小小衛
衆還有三五而近學道今時僧伽難
提於窟而出面北觀望忽見一瑞而
喜曰天生聖者不久居此佛大慈故
而度脫我即令衛者而淨前窟不久
之頃大聖當至汝可速疾而淨道場
不久須臾而至今時僧伽難提繞此
語已即入禪定經于二十七今時羅
羅多游行國土至彼羅伐而見金河
迴告衆曰識此水不衆曰唯尊能辯

羅羅多曰此河之上五百里來有
一智者而入禪定衆曰師何辯之師
曰吾嘗此水其味在上并現其影影
有五運當觀此相今時尊者說此語
已便作神力須臾之頃至於彼所時
僧伽難提而入其定羅羅多衆等
共止一室候至二七日中方乃出定
尊者相見持論如上佛記僧伽難提
吾滅度後二五百年中當有聖者生
羅伐城於諸祖中次第十七此二尊
者各現神力用發衆意而取天饌共
會同食無威德者悉不敢近衆見師
命難提尊者分座共食咸悉不敬難
提知已即低右手入地徐徐至金剛
際而取地味舉衆得食悉皆安樂彼
衆見已心即敬伏食甘露已悉得解
脫今時僧伽難提得付法已離彼國
土又化他境名曰摩提羅羅多云吾
化大衆如苑伽河沙從吾之後於摩
提國又出一師伽耶舍多吾與汝等
同尋此聖而必知識如是行已教化大
衆忽於一日而有微風從西而來尊
者面西而候其事乃告大衆汝等衆

人識此風不衆曰聖智非惻尊者曰
今此風者名曰道風從此西至三千
餘里而有聖者欲出現世先淨國土
而生其風今此風者不同天風龍風
神風鬼風阿修羅風不同諸百風名
曰道風亦名淨土風此風和涼不損
一切雖入大海不作諸浪雖入林木不
動枝葉所有疾病遇此風者皆得痊
理所有諸業懺不消者遇此風故皆
得除滅所有習學心不通者遇此風
故心即朗暢而會其理尊者言已即
命大衆西尋聖者而化導之即作神
通舉衆皆攝未至食頃到一大山山
上有蓋如寶落迦尊者曰此是聖所
聖亦止此言猶未訖見一俗舍枕於
此山除此一家餘無別止是時尊者
至彼舍宅云此雙歇坐猶未久忽見
一子手執銅鏡而至師所尊者曰子
幾歲耶子曰我當百歲是時尊者見
蒼百歲覆而問曰汝當無知者甚幼
小答吾百歲非其理也子曰我不會理
正當百歲尊者曰子善機耶子曰佛
偈云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

生一日而得決了之時尊者敬之深
知是聖又致問曰汝執此鏡意況如
何尔時童子以偈答諸佛大圓鏡內
外無瑕翳兩人得同見心眼皆相似
時彼舍父母見子奇異欲令出家尊
者遇之而為度脫父母捨已即領游
化至一古寺而為受戒名曰伽耶舍
多於彼殿上有一銅鈴被風搖響尊
者問子曰彼鈴鳴耶彼銅鳴耶子曰
我心鳴也非風銅鈴耳尊者曰非風
銅鈴我心誰耳子曰俱寂靜故非三
昧耶尊者曰善哉真比丘善會諸佛
理善說諸法要善識諸佛義又告曰
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
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囑
於汝汝當護持無令斷絕汝受吾偈
當行化之偈曰心地本無生因種從
緣起緣種不相妨花果亦復尔尔時
伽耶舍多聞師說偈及受法藏心生
敬重頂戴受持尔時僧伽難提付法
已竟即離本座至樹下立而舉左手
把其樹枝尋即化度而歸空寂是時
大衆咸作是言今此聖者樹下而終

當於後世而必滋茂尔時大衆即散
璚瑤塗香糝香燒香供養復共焚焚
而起塔廟分布舍利咸資大衆衆取
舍利欲於平地而起一塔在於樹側
衆不能移及諸大衆盡其神力如須
彌山不可傾動即就本處而致供養
復天花諸梵天衆而雨寶衣用散塔
處時當此土前漢第七主昭帝十年
辛酉之歲入涅槃也



農新編入錄

雙峯山曹侯溪寶林傳卷第四 泰

第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摩提國人也昔所

生處於此國西三千之里有一大山
名寶落迦其山南面居于一足地廣
平正父母舍宅而悉在中姓鬱頭藍
號伽耶舍多父名天蓋母字方聖而
初孕時夜夢神人告方聖曰我來也
手執寶鏡而就其母於此寤覺身軀
安樂時出異香徧滿於室時時舍內
每現圓光懷得七日而自誕育身如
瑠璃內外明徹年甫十二都不洗浴
其身清淨絕無塵垢時人共語悉不
勝彼心常閑靜亦不多語處于舍宅
亦不執怪今時僧伽難提告大眾曰
我昔本師羅睺羅多當受記云從吾
之後於摩提國又出一師名伽耶舍
多吾與汝等同尋此聖如此行已當
會遇之尊者語訖與諸大眾至摩提
國於法座上為眾演說忽於一日而
有微風從西而起尊者迴面向西而
候其事已乃告大眾汝等諸人識此

風不眾曰聖智非惻尊者曰今此風
者名曰道風從此而去三千里內而
有聖者欲出于世先淨國土而生其
風又告眾曰今此風者不同諸風亦
名淨土風此風和涼不損一切雖入大
海不作諸浪雖入林木不動枝葉所
有疾病遇此風者皆悉痊退所有諸
業懺不消者遇此風故皆悉除滅所
有習學心不通者遇此風故心即朗
暢而會其理尊者言已命大眾曰西
尋聖者而化導之即作神通舉眾皆
攝未至食頃到一大山山上有蓋如
寶落迦尊者曰此是聖所聖亦止此
言猶未訖見一俗舍執于此山除此
一舍更無他止是時尊者至彼舍宅
云此雙歇聖猶未久見一童子年當
十二手抱銅鏡至于師所往還問答
如上說父母見子有此奇異欲令出
家過尊者故方得度脫將至古寺登
羅漢壇而為受戒師賜法藏并說其
偈而教囑敬而奉行今時伽耶舍多
得付法已游行教化到一世界名月
氏國於彼國土大作佛事說法度眾

導化無量又彼國中有婆羅門家養得一大常於屋簷下臥縱覽遂去還來本處如是臥此簷下經千十年不止別處人有所怪何好於此或復有雨并水所浸亦不離此臥於水中介時婆羅門心自念言此犬何意而好處此更不餘止以杖驅逐去還逐如是打喝又經五年介時婆羅門年始三十名曰鳩摩羅多心常勇健不信有佛亦不信法不信因緣及諸果報而信外道常師梵志談非因緣何有果報俱是自然梵志所說甘心信伏時鳩摩羅多告梵志曰師說自然非因緣法今此狗者當何自然而處于此梵志曰此狗其心自然而好低下亦非因緣之所感故介時鳩摩羅多又告梵志曰我於昨夜而作一好夢夢見真金曰赫赫照天地我與梵志等處于一暗室忽被日光射二身如琉璃師身淨無物我身蟻聚食師說達自然而為我消釋介時梵志告鳩摩羅多曰此日出自然赫赫自然赤真金鉢自然非物能賤貴天地本自然

光照於彼此二人處于室明暗各自然汝身蟻聚食我鉢常自然介時鳩摩羅多雖聞所解心猶未釋又曰我所作夢欲釋其原師所解夢還如說夢如此解已非我意中摠說於自然何如夢說夢又曰願逢一智者而為我解釋與彼事相應我願隨師學作是念已即捨梵志而歸本舍介時伽耶舍多在彼國中於一座上告大眾曰見此氣不大眾曰見師曰教說此氣者大衆氣也何以夫氣像者氣如虹環其事必圓氣如玉瑞菩薩在傍今此氣者猶如玉瑞下有聖者不久出世又云佛記云吾滅度後九百年中當有菩薩現月氏國後而化導至于北天復度一衆次第二十今此氣者必當是乎介時伽耶舍多即下本座與諸大衆至于氣所到彼氣所其氣漸隱師即立住轉復不見師曰此聖非逮且候從容須臾之間有婆羅門年甫三十來問左右曰此是何人左右報曰是佛弟子介時婆羅門却歸本舍而閉其戶是時伽耶舍多告大眾

曰前瑞所起不離此宅尊者進步漸至宅所而扣其戶介時婆羅門報曰此舍無人尊者問曰答無者誰時婆羅門鳩摩羅多聞其語異不同梵志必是智人而可屈就時鳩摩羅多即開其門禮觀尊者請於舍內而踞其塌以諸果藥而供養之是時尊者作是念言今此人者必當是矣時鳩摩羅多而供養已乃問師曰我家有一犬常於檐下濕地而臥前後打逐斃去還返至於彼臥更不移止今請智者為說其事與意同故我即師學尊者曰若我所說定其昔事與汝意通實師我不鳩摩羅多若與意合當隨師學伽耶舍多曰今此犬者是汝父也何以故為有少業而墮狗中其父死時汝身不在父有黃金未付於汝金在簾下以寬盛之可有千錠汝若不信但掘於此汝收金後狗取隨處不定於彼時鳩摩羅多即致其功便掘其地未至五尺掘著其寬盛有黃金實千餘錠收拾以訖其犬不止隨其處所而自安臥時鳩摩羅多不違願

故便隨師學又問昔夢具如前白尊者曰汝夢見日是佛日照曜天地者度二衆也二人處暗室者心未明了也日光照身者出無明宅也身如琉璃彼所淨者自利一身非度他衆汝身有蟻衆所知識而自溱泊當於彼所而食汝祿今時鳩摩羅多聞說二事心即決定即離居舍隨師敬奉而為給侍今時伽耶舍多深知宿命知此弟子道力當備而命聖衆而與出家受具足戒今證道果時伽耶舍多告鳩摩羅多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傳此正法眼藏付囑於汝汝受吾教聽吾偈言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於緣不能礙當生生不生今時鳩摩羅多聞師說偈心生歡喜得法眼故當自安樂而受訓誨敬重頂戴今時伽耶舍多付法已竟即從座起涌身虛空作十八變化火三昧自焚其身亦不至地雨下舍利衆拾供養隨收得處各塔廟而供養之時當此土前漢第十主成帝十四年戊申之歲入沮縣也

第九祖鳩摩羅多章試神足品第三
今時鳩摩羅多者月氏國人也姓婆羅門昔於無量劫中曾生他化自在天上忽見菩薩身有瓔珞心生愛羨次憶他化而生梵天與一天仙說佛知見彼仙證果獲須陀洹承此力故而為導師度諸天衆有一天女其貞端正多修忍辱而至此會禮觀導師時一座中人千二百俱瞻此女心起愛樂累彼導師憶於梵天而生此土彼天女者亦生此土而姓梵志今時導師生婆羅門家其人財富多諸金銀七珍等寶心長憐惜人所難得今時有一羅漢名曰海勝知彼導師昔之因緣當憶於此羅漢曰我於先世曾生梵天因得此師說佛知見今者當證道果我既得果須化此師而令出世作是念已即至婆羅門家見一童子名鳩摩羅多便問乞金汝若施我當獲解脫童子曰我年十五未至自由父雖不在待白其母童子白母母即聽施隨汝所與亦不留難是時童子施金一斤與彼羅漢羅漢記曰汝

從向去又經一十五年當遇菩薩出世而引入道化度無量盡獲聖果已授記畢羅漢又曰汝有小難而折大業不久解脫疾證菩提今時羅漢言訖即去未至須臾其父歸舍子自前言猶未訖叫喚罵詈即取其杖決子一百從此決已父身病疾於夜分中密自執器於其簷下而掘其坑可深一丈埋其屍金近一千鈹恐子枉用而破家業從此埋已不令大小而知處所唯自側臥瞻望簷下從此病已直至于死却於本舍而作一狗唯臥簷下先問梵志而不能釋次遇伽耶舍多而悉往事前文已明不能再述今時鳩摩羅多得付法已與諸大衆游歷他國化導衆生行菩薩道植諸善本名稱諸土時比天竺有一大士而塗足油歷諸國界而遇尊者作禮圍繞却住一面而白其事我家有父母心常好供養亦求於佛道至樂禪寂者未知何因緣長疾而不効我有一隣舍心常行兇險煞害一切物不解求佛道亦不識供養豈會禪寂者

如此行惡故常獲無病疾未知此二行惡者却善資善者却惡報伏願尊解說令我得見之今時鳩摩羅多告大士曰佛云人生在世有三等業吾悉知之何等為三亦曰三世前生福業大而積功德厚當報於今身今身作諸罪惡業力微劣未及功德多且受善業報不現其惡相從此一報中更不作功德盡此一報畢當墮於惡道一入無有出更不復人道又曰前世作惡業其罪如丘山今世作少善猶未過於彼其善力微薄且受諸惡故不現其好相從此一報中更不作諸惡盡此一報畢當獲諸善報於此善報時更不作諸惡而不煞害故更不復惡道永生善利又曰前生修功德而致獲半功有少破和故迴心修惡行罪業少功德亦死先受福正使活心似得安樂忽降諸凶襲其家漸殘破承彼先惡業相續致於此非是今修福而招此惡報又曰前世作惡業其罪強半功忽遇一智者而教修福德福德雖修已其善未過彼功德少於

罪亦死先貧窮心不敬信佛亦不重三寶如是過半已其家漸富有資生多財帛承彼先善業相續致於此非是今作惡而招此善報亦時大士聞師說法心開意朗欲依師法如師出家師曰汝有父母當在何國而須就彼自言出家父母聽汝許可即來大士曰我去本國難可得迴從此至舍三千餘里我請尊者彼國供養度我出家尊者曰我往彼土不足食頃汝所致步應難得至大士曰我往不難亦是食頃尊者曰汝有何法大士曰我在家時有一師兄名闍夜摩曾在彼國主一佛塔其塔中佛名俱那舍於此塔前有一樹樹生其子多不越百其大如菓名未訶于此佛滅度生此一樹其子為油將塗其足須臾之頃游三千里又欲住時將此樹葉隨身多少持此油盡要住即住欲擬行又將塗足如是住法准如前事尊者曰汝有此油已非凡故共汝即同往彼國今時鳩摩羅多即作神通而往比天竺國如是神力至彼佛塔作

禮圍繞却住一面瞻仰尊顏目不暫捨今時俱那舍佛放白毫光照彼大眾盡獲阿羅漢果各有神力而自在故今時大士辭父母竟而至師所志求出家時鳩摩羅多尊者即於塔前度闍夜多復命聖眾而為受戒今時鳩摩羅多度大士已用偈告曰此佛放光明是度於汝相汝已得解脫諸眾當亦然尊者說此偈已乃告闍夜多曰如來已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今將此法藏付囑於汝汝當守護聽吾偈言性上本無生為對求人說於法既無得何懷決不決尊者說此偈已乃告眾曰今此偈者妙音如來見性之偈汝可禮重當獲覺路時闍夜多深心敬重依師教詔頂戴奉持時鳩摩羅多付法已竟即於座上以爪鬚面各分兩向當此分處有大光明照諸大眾照大眾已寂然滅度諸眾感慟起塔供養時當此土王莽十八年壬午之歲入涅槃第十祖闍夜多章示教神力品第三十四今時闍夜多者北天竺國人也以兄

油故用塗其足至彼中印度禮觀鳩摩羅多尊者問其業報善惡各異上修福德便有凶衰而作諸惡咸昭善瑞其此二者前文以錄故不說焉時鳩摩羅多而為說已大衆聞竟悉禮聖位今時闇夜多聞師所說心意朗然即欲出家隨師侍衛尊者曰汝父母何處取辭父母父母聽許即來吾所為汝出家闇夜多曰我之父母去此三千我去即易來曰無由以尊力故共至彼時尊者找去三千未消食須汝去歸國非得易耶闇夜多曰我之有兄而入佛道於彼國中供養一塔塔中有佛名拘那含此佛滅時當於塔前而生一樹彼樹有子知其窠大極結繁實方得百顆將得此子以充其油塗其足下須臾之頃行三十里不將難矣尊者告曰汝有此油是非凡者我今共汝同往彼國得觀佛塔瞻禮圍繞今時鳩摩羅多即作神力而至佛塔見其塔已作檀瞻仰今時拘那含佛從其頂相放大光明照觸一衆皆獲解脫闇夜多亦至彼所

而求出家白尊者曰父母聽我而依尊者今時鳩摩羅多便與度脫命諸羅漢而與受戒師見度已而說偈言此佛放光明是度於汝相汝已得解脫諸衆當亦然尊者付法并說法偈受其教囑頂戴奉行今時闇夜多得付法已心得自在行菩薩道宣正妙法名徧諸國度衆無重佛授記云吾滅度後九百年中至于北天復度一衆次第二十名闇夜多佛記第二十相智慧超勝辯才無礙游歷國土靡不周徧至一聚落名羅闍城彼城之中多諸道衆而見尊者咸皆宗仰彼諸衆等善解三藏甚深淵博辯惠聰慧諸有來者無能敵彼是時衆中有一頭陀六時禮佛少欲知足長坐不臥一食而已今時尊者告大衆曰此頭陀者汝見如何諸大衆曰不可思議常修梵行長坐不臥一食而已尊者告衆曰此是道耶衆曰誠如尊說尊者曰今此頭陀不久墮落與道縣遠心有所得不名道故衆曰師如何尊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六禮亦

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今時頭陀聞說法已心生敬重即於座前以偈讚曰稽首三昧尊不求於佛道不禮亦不慢心不生顛倒不坐不懈怠但食無所好雖慢而不遲雖急而不躁我今過寶尊和南依師教今時尊者告大衆曰會吾語不大衆曰依教奉行尊曰此頭陀者非是汝皆曾過去却常行不輕行至于今日吾所言者為彼求道者心如彼緊絃曰贊曰急此絃急故其聲斷焉此聲緊故行者絕矣故吾不贊令彼寬慢無有所得方始安樂此北天竺時為徧行頭陀此羅闍城衆共號此徧行頭陀為婆修盤頭也是梵語矣今時闇夜多尊者知此婆修盤頭是其法器雖遭逆語心不動搖轉生恭敬意如大海又問婆修盤頭曰汝生恭敬心不退轉有此逆言當何不勸余時婆修盤頭白尊者曰我昔前世第七劫中至行勤敬常樂供養於一國土名常安樂我於彼所心不懈怠常行教化見一智者名曰

月淨乃命我任而語我言汝當不久證斯陀含果宜應勤敬勿可犯也又語我言至修行者如彼昇天漸漸而上去地遙遠不可還憶若還憶者終有所損而不復上我昔世中年已八十復患腰脚不能自履以杖扶策隨其處所有一菩薩名大光明而處一寺居止一房我就致敬已畢却歸本座余時月淨而來至彼當語我言前者見汝不久證果今度一觀却在凡地苦哉若哉何因始知汝其過輕父重子婆修盤頭問月淨曰此非可憐不月淨曰汝識罪不婆修盤頭曰我未省犯月淨曰汝懺何罪婆修盤頭曰我多忘失未省此罪月淨曰汝禮拜大先菩薩不婆修盤頭曰我曾禮拜汝省彼房門外有畫佛不婆修盤頭曰不見月淨曰汝倚其杖在其佛面為彼輕故不得斯陀含果當還八位汝須知之時婆修盤頭即至彼寺其壁上實有一佛為禮大光倚此杖故上墮於我而歸八位今見尊者所出言教無不信受縱有逆語如風度耳亦

不停滯願尊慈造有法教誨時闍夜多告婆修盤頭曰如來已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法眼藏付囑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絕受吾教已而聽偈言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竟時婆修盤頭聞說法及其偈言心生歡喜頂戴奉行余時闍夜多付法已竟即於座上已首在下卓然倒立如婆羅樹枝舉眾共取欲擬闍維悉不能動又諸羅漢盡其神力欲擬取下亦不能動如須彌山不可傾覆余時大眾同用神力有百千眾亦不能動時眾共集焚香白曰請師下本座我等欲闍維願師大慈故令我得舍利繞稽眾首而共向前忽然自倒如五大山崩地皆震動余時大眾用已香薪而共闍維闍維既畢收得舍利起宰堵波共其供養時時瞻觀時當後漢第二主明帝十六年甲戌之歲入沮解也

第五王祖婆修盤頭章舉太子品第五

余時婆修盤頭者羅閱城人也姓毗

舍佉父名光蓋母字嚴一家有財寶供給四方唯無其子光蓋曰我無子嗣當何求之嚴一日於彼城北有一佛廟共至所求必應得之是時光蓋而共嚴一至彼塔所合掌禮敬散諸花香徧於佛上又致供養而細嚴飾咸共尊仰而啓其願曰我於世尊所而欲乞一子願尊大慈故不違我等願是時願已却至本舍於一夜中夢見二珠一珠光明而能微耀又一珠故亦有光明其光如電有無不定前一珠者光明照耀亦不歇滅食二珠已尋即夢覺身軀悅澤無諸苦惱懷至七日當有一僧名曰賢眾至於門首而問之曰我行四國土尋光至於此汝彼是誰舍當生一賢子余時光蓋長者聞是語已即出逢迎彼師見已心即歡喜余時嚴一亦出禮拜賢眾見禮不敢當次去禮佛自禮法身福智尊者余時光蓋作是思惟此僧非聖常鄙凡者我是丈夫禮却不起彼女人敬心即恐慄余時光蓋却歸房室取一寶珠奉上賢眾以試其心又

更作禮今時賢眾端然不動亦不止
過受其實已云汝好在令更作禮光
蓋致禮近將百拜既見不止心自停
息猶不會意云我見尊者受我寶珠
心即歡喜復見尊者不受女人拜敬
心自恐悚不敢安座其事云何請為
宣說賢眾曰汝不問我我即不說受
汝拜者汝是凡夫有少福德合遇於
我我受汝珠以用資福當生之中而
獲財利不令欠我受汝拜資得當生
和合眷屬不令返逆彼女人者身懷
菩薩是眾上乘不久當世化度無量
三昧果中亦得最上而當十五即應
出家次遇毗婆訶薩而得受戒從此
去已常行世行日食一中此國名曰
徧行頭陀亦曰婆修盤頭當度賢者
如我等輩約狹伽沙所以見者不敢
輕慢非貴女人而致於此光蓋曰善
哉大士而有他心於此三世悉能觀
見讚禮而已深生敬重自責輕慢至
悔前預而知其本又賢告曰汝有二
子一者上說更不稱言其第二者名
曰芻尼芻尼者梵言也此曰野鵲此

子者於先世時尊入定在於雪山
彼子為鵲泊於佛前又作一巢時來
時去世尊成道彼鵲為近佛故而獲
此報世尊出世天龍八部游那提國
彼國王者是此子也世尊至彼王即
出迎瞻奉隨從請尊至殿而設供養
欲問往事以何因緣我名芻尼此
過去經多少歲而親智者願尊慈造
為我解說今時世尊告芻尼王曰汝
先世中曾作野鵲吾入定時汝於吾
頂置一鳥巢或來或去已經六載吾
已成佛汝作其王為近我故而獲此
利於後五世悉名芻尼吾滅度後二
五百未當生羅閱城中毗舍佉家得
與聖者婆修盤頭同處一胎而出于
世此婆修盤頭者是賢劫祖次二十
一其師之後當出弟子有大神力十
那羅延一切諸眾悉不能及以此力
故號大力尊今時芻尼王聞佛所說
先世為鵲心即驚悟以其瓔珞用嚴
一蓋共成奉上世尊伏賀先世願尊
慈造當為領納今時世尊作少神力
即用此蓋而處其頂尊又告曰汝後

五世中為遇此菩薩當獲大神力而
生忉利天今時芻尼王聞佛說已心
即歡喜合掌尊前以偈讚曰與聖同
處胎當於第五世為遇婆修故而得
生忉利我昔為野鵲在尊頂上止奉
此七寶蓋以答先世耳今時婆修盤
頭年當十五遇一尊者名曰光度而
與出家後逢毗婆訶薩而與受戒至
行頭陀心不退轉縱遇諸境生滅不
起猶若須彌八風共吹至無量劫悉
不能動今時闇夜多知此婆修盤頭
是其法器雖遭逆語心不動搖轉生
敬重意如大海當付法偈而受教詔
即往他土而行化之至那提國之南
有其大象頻下損物人不敢敵自三
十年來其象不下一國人民皆得使
活心不憂懼亦不損耗彼由何故凡
不可知願遇聖者而為我說彼城之
眾咸悉安樂無有患故不作惡夢彼
國有王名常自在有二太子一名摩
訶羅二名摩拏羅此初太子年已四
十其第二者年已三十常得安樂不
被諸境之所惑亂每至圍觀心自念

言聖者合至何當晚乎。今時婆修盤頭至此國已大作佛事。廣為說法。化諸道衆。皆蒙獲益。時彼王者忽聞此師。即令使者而請。供養。令時婆修盤頭至王宮。殿王即禮敬。心生瞻慕。即命二子。令致敬師。用資福業。王白師曰。師在他國。見彼人衆。得似此不婆修盤頭。曰。諸國土中。業感不等。為取何國。而況此之王。曰。師羅闍城。何如此。土師曰。彼國曾有。三佛出世。此土即有二師化導。以其父子而況得之王。曰。今此國中。未有佛出。大衆安樂。猶何善耶。王曰。若佛出世。王非在此。承此二師。故有此善瑞。王曰。二師者誰。師曰。佛記云。吾滅度後。二五百末。那提國王。刹利多滿。名常自在。生二太子。其第二者。有大神力。一切諸衆。悉不敢敵。其力一舉。昇十那羅延。八地四衆。悉不能及。從此因故。號摩拏羅王。今太子即當其事。王曰。其次者誰。師曰。吾亦預此。王即致敬。心生歡喜。未至食頃。有一使者。奏曰。象兵百萬。至于南面。欲近城門。漸漸而進。王曰。此事

非小。如何抵敵。師曰。不用軍衆。亦不須刃。今此太子。輕喝一聲。悉不能動。何用憂慮。王曰。得不師曰。今此太子。非百萬衆。更有十倍。亦不可敵。王即命太子。今至城南。象兵漸至。疆過百萬。今時太子。即舉右手。拍其腹上。而喝一聲。其那提國中。所有宮殿。及諸舍屋。悉皆振動。象兵百萬。悉在于地。不復更起。今時大王。見子勝已。深生敬伏。不敢輕慢。而禮尊者曰。我此子者。佛已授記。生于此國。為大沙門。而有其力。昇十那羅延。伏願尊者。而與出家。依佛記。故勿令違犯。尊者曰。今此太子。非我出家。復至他日。無人度者。今時尊者。婆修盤頭。即就王宮。命語聖衆。而與太子。出家受戒。今時太子。得度脫。已心生恭敬。即於尊前。以偈讚曰。為推百萬象。鼓腹作神通。一切諸宮殿。無不振動者。遇師方便力。而得度脫。我稽首辭父母。而出於愛火。今時尊者。即領太子。摩拏比丘。聚落行化。乃告王曰。我為此太子。而至于那提。今已得解脫。宜令化導之。今時那提

國王。常自在。等與諸眷屬。共送此子。而至分首。隨緣往所。是時婆修盤頭。在彼國中。游行教化。建勝法幢。辯才無礙。摧諸邪見。而歸降伏。隨彼化導。百千萬衆。悉得度脫。而證聖果。乃命弟子摩拏羅。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囑於汝。汝受吾教。聽吾偈言。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今時摩拏羅。聞說法。偈心即歡喜。而生恭敬。頂戴奉行。時婆修盤頭。付法已竟。即於座上。高半由旬。其身。在空。亦不神變。凝然而住。今時大衆。咸共合掌。而啓告曰。至尊大慈。故令我得舍利。莫現是神變。願師歸本止。時諸大衆。作是語已。蹶然從空。却還本座。便焚舍利。起塔供養。時當此土。後漢第五主。殤帝九年。丁巳之歲。入沮縣也。

第三十二摩拏羅。章伏術師品第三。
今時摩拏羅者。那提國人也。姓刹利。帝亦名大力。尊有云。摩奴羅者。此非理也。昔在國時。身為太子。父名多滿。

亦名常自在佛記云吾滅度後二百末那提國王刹利多滿亦名常自在生二太子其第二者有大神力一切諸衆悉不敢覲其力一舉昇十那羅延八地四衆悉不能及從此因故號摩拏羅佛已授記其實如之今時婆修盤頭者得五神通及八解脫隨彼國王而行化之以大福力多所饒益次至一國土名曰那提彼國刹利王而生二太子其次第二者而有太威力彼國多象衆而頻侵聚落自生太子來其象並不國土無量衆以經三十年尊者婆修至化導無量衆受王請供養到彼宮殿已命出二太子令禮婆修尊欲求於福報今時大王問尊者曰師在他土見彼人衆得似此不今時婆修盤頭對曰諸國土中業感不等為取何國而況此之王曰師羅閱城何如此土師曰彼國曾有三佛出世此土即有二師化導以其父子而況得之王曰今此國中未有佛出大衆安樂由何善耶師曰若佛出世王非在此承二師故有此善瑞王曰二師者誰師曰第

一者是吾第二者太子此國無患得三十年今此太子亦年三十此事現在非無信耶師曰此太子者身有大能力能摧諸魔心有智力能伏生死王曰如何得知師曰不久之須當有一信從南而來以此事故而顯太子師與王語言猶未畢忽見一人而至殿前奏曰今此城南有百萬象兵而入國界王聞此事心生憂惱以何兵衆而戰得勝尊者曰今此事者而亦易為王有太子其力難比今此太子而敵得之王曰此事非小如何挫敵師曰不用軍衆亦不須刀惟此太子輕喝一聲悉不能動何懷憂慮王曰得不師曰今此太子非百萬象更有十倍亦不怯弱王曰今命太子戰彼象兵今時太子奉王勅詔命戰象兵即至城南端然而立其象兵衆漸漸而進今時太子即已右手拍其腹上此象衆等悉皆崩倒更不復起試喝一聲六返振動父王見已深自歎訝此子出世非我等輩佛已授記云生彼國因師證故而得知之又曰我有二子其

一敢異若紹我位必應勝之師曰此子在舍非登此位若作王者為銀輪王王三天下非此小國而及用之又曰若出家時定作法祖而繼於我化導九衆今時大王見子勝已深生敬伏不敢輕慢而禮尊者曰我此太子佛已授記生于此國為大沙門而有其力昇十那羅延伏願尊者而與出家依佛語故勿令違負尊者曰今此太子非我出家復至他日無能度者今時尊者即就王舍而與出家又命聖衆并受具戒今時摩拏羅得度脫已心生歡喜瞻仰尊顏目不暫捨今時婆修盤頭即領摩拏羅欲化道衆故辭王曰我欲化導衆隨所諸聚落願捨摩拏羅而隨於我去王曰師與出家竟即是師弟子非我等拘束聽從隨師化度今時婆修盤頭當行化時度諸有衆而滿三萬得聖果者近自五千而化度已告摩拏羅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于我我持此法付囑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絕并傳法偈具在前文而不

再說婆修示化終于本緣。此時摩拏羅得付法。已心得自在。隨化他土。拔諸有衆。而爲說法。次第游行。至于一國。名西印度。彼國國王。於宮苑中。常自行道。名曰得度。姓于瞿曇。手執金蓮。如供養佛。於苑空地。并自閑靜。唯置一爐。常焚寶香。而呪願曰。願我遇聖而得了知。前後際中。一切諸境。王發願已。而又行道。如是行道。經于七年。當於行處。而現一塔。亦不高廣。至其低小。從座至頂。一尺四寸。其色青黑。四面有相。各自而異。前一面者。有尸毗王割股救鵲。又充一面者。有其薩埵投于險崖。復右面上。有月光王而捨寶首。當後一面。有慈力王刺身。十燈。此時大王行道。已竟。忽見一塔。至是低小。極而高廣。未過二尺。以手欲捧。都不能動。又令淨者。而有二人共舉此塔。亦不能動。又命五人。依前所舉。亦不能動。此時大王既見如此。廣命多衆。可滿一百。悉有其力。共舉此塔。亦不能動。此時大王當自念言。此塔至小。亦不連地。何故多衆。悉不

能動。王就塔所。而致供養。焚香。散花。徧滿其處。即命國內。諸有智者。咸共詳察。此時摩拏羅尊者。在此會中。亦不先說。讓諸智者。而爲其首。一會大衆。而有五百王。致供養。而設衆僧。彼國僧衆。多修梵行。復有一衆。而修禪觀。自有一等。而善術。誓彼三衆。等悉赴王會。時衆食已。王自前事。問諸智者。今此苑中。我常行道。於此淨地。而湧一塔。未至高廣。人不能動。我欲將彼。就此宮殿。置於高處。而供養之一衆智者。誰能爲我。移得此塔。就其宮殿。是時會中。有一智者。善明呪誓。自大王曰。我當移得。王曰。便請尊者。此時術師。即於王舍。請一大物。衆不能舉。我且試之。然移此塔。王曰。我有殿前。銀山高廣。極重。今此力士。非論一百二百三四五百。悉不能出。此山入地。深至水際。昔時鑄作。將鎮此殿。師有力。故一任出之。此時術者。即作其法。以手結印。用按于地。即舉左手。而曲其肱。高聲喝咄。未至食頃。其山漸動。舉衆皆見。颯然而出。三衆歡喜。無不欣訝。王見是已。其心

豁然讚言。善哉。壯哉。其力如此。何憂移塔。此時術師。即至塔所。見塔。但小心不敬重。又曰。此是小小何足。其力王曰。便命術者。而爲移塔。此時術師。即就塔邊。以手欲舉。其塔安然。都不能動。術師却後七步。便作前法。先喝一聲。牙齒憤落。其術師自不覺知。又喝一聲。眉毛亦落。其此術者。上未覺知。又喝一聲。其鼻崩倒。時諸大衆。喚言。且住。術師即走。東西南北。又不遠去。只在衆前。大衆又喚術師。術師且來。此座何用。亂走。術師曰。諸人等。復在何處。而不出來。救我之命。三衆共起。向前捉之。悉捉不住。此時大王既見是已。即命五百力士。令捉術師。如捉得。住當厚與賞。是時力士。同共向前。便捉。捉捉悉被。衝到。亦不可近。其身如鐵。把亦不住。此時大王告大衆曰。今此衆中。誰能誠此。我見此事。何由可當。雖有身力。亦不敢爲。是彼自顛倒。爲是聖者所作。爲是法合。如此。爲是自失心力。彼衆之中。誰有諸者。當爲我誠。令免狂亂。我所敬信。亦不害此。當願依舊。如前無異。

寶林傳卷第四

第三編

終



趙城縣廣勝寺

山三物
曰若人

脫皆為此

具七事者前際後際悉能了

矣

劫中亦如眼見他心宿命從此而通
八解三明皆因始發欲近佛地方獲
菩提踏著六通便成羅漢是時王聞
深生信重問尊者曰師久修行善知
宿命又知奇事明前後際未審此塔
當是何佛我欲知識今請尊者而為
說之尊者曰今此一會眾賢非一願
王見念當迴問彼余時大王即從座
起整頓衣服而請諸眾曰願諸眾等
哀念我等有他心者而知昔事今此塔
者當是何佛是何弟子而造此塔為
是何物之所成就伏願眾聖而為解說
余時大眾一時起立合掌白王我等三
眾非見彼事願王迴信當請摩拏尊
者必當為說又此摩拏尊者昔為太
子時能戰百萬眾佛已曾記之次當
二十二想此往勝事今觀非凡者願善
哀請故而當說之余時大王却至尊
所而白前事具如上陳時摩拏羅曰
此眾諸聖咸悉知之故讓於我而今
為說又曰今此塔者是我本師釋迦

如來七寶舍利塔也何以故今時如來在王舍城東游行教化之次時有一童子年已七歲名曰舍耶是時童子王舍城時此童子即以此沙如其餅想將奉世尊今時世尊以鉢受之為尊感故化為金粟將供一衆而悉充足為獲此報而作輪王化一天下能使鬼衆悉伏宗仰即時童子身為輪王心多暴燥虐損殘劣少信故違犯多殺自此童子生於宮時有一大樹其葉鮮澤婆娑陰茂上有其子時放光明入至於下心即安樂其樹初生時與此太子同時而出太子登位年已四十時與音樂一切御衆每至於樹在此樹下王即安樂若離此樹心不悅澤其本性中常好飲酒一度酒醉常損御衆三十五十所有行事皆背天地又作大地獄一十八所還像陰道如是行法乘治國土又於一日領諸嬪妃一千餘衆同至樹下以酒飲樂直至過度王便寢卧未至須臾有大風至王亦不知其風損樹花果

墜地良久之頃其風靜已王便睡覺酒醉作惡云我暫睡便損其樹此過難捨而當殺之如是損衆又經千百前後共損不知其數彼鐵輪國亦有一僧名曰耶舍亦是菩薩而有六通王雖知有不至深信又有一僧名曰海意見王損衆而滿八萬海意念言今此王者前世舍耶遇我世尊而施沙故因此果報而獲王身若不救之當墮蛇虺無有出期又曰此八萬衆而復枉死未得生為王福威不可取之更待三白當必死矣今時海意即作神通入彼地獄法者曰沙門何故而至於此海意曰我欲入鑊湯如何底護法者曰此鑊湯中而無冷處幸不入得尊者曰我有少病而欲入之法者曰此湯若入骨肉俱盡斷其根本非除病也尊者曰我為無明顛倒皆由此病若得除本何由可論又曰我為枉殺一切衆生今當合償前後計衆近有八萬為飲酒故而悞殺之當獲是報皆是我過非因汝事而但放我令入鑊湯若得盡我惡業汝

亦利故法者曰我損於師天之不祐為無罪故非是過者若欲入鑊待我奏王取王進止尊者曰然法者修表以說前事奏上大王王聞大怒此沙門者當識於我我不誅之受彼鈍故即令處置何在於晚今時法者而奉教旨依法處置令入鑊湯今時海意被拋鑊中其沸波湧不可近處今時海意從鑊中心涌出蓮花高七多羅樹端然處座亦不損故法者奏曰奉教處置比丘海意拋在鑊中都無有損又乘一花從鑊而舉高七多羅樹端然不動見在法所伏聽救裁今時大王聞說前事即與衆同往觀之繞至彼所王一見已便致禮信廣發大願而懺謝之今時海意便被王請與耶舍比丘同止一寺時時禮觀而問之曰我昔作罪多不知數二尊方便今我懺悔又耶舍曰王昔所損近八萬衆宜可廣作諸大佛事方得勉之若不如是當作蠅蛆不可得度今時大王告海意曰我有一樹與我同生其葉潤澤亦有其子子有光明

每至此樹心即安隱故乃名之阿育之樹我為此樹忽爾凋殘醉悞損從亦有數千今遇尊者如何拔濟我所力及衆不惜之今時海意告王曰王欲殄累無過造佛寶塔而用嚴飾散于他土彼國見之當生希有而資後福今亦有益王曰何物所造復高多少并是幾所又安何處海意告曰宜造八萬四千所用以七寶五寶爲柱二寶銷鑄以爲一摸高一尺四寸若此塔成其罪消滅當於後世又生梵天非處於此今時大王因樹立名爲阿育阿育王者此土譯云無憂王也今時無憂王聞師所說心生歡喜悔改前行即敕鬼衆并及御者而索七寶便造此塔每一塔中置一垂鐘威佛舍利四面無門唯有四相如上已說更不再舉王置功勳衆共辨彼不久一自當得畢功今時大王白耶舍曰此塔已成就畢當有八萬四千所伏願二尊指示於我當安何處今時海意又告王曰其塔既成請取鬼衆八萬四千各持一塔而候耶舍尊者

而作神通其光盡處當下一塔其所下處皆是諸佛入滅處菩薩化度處羅漢神通處導師三昧處聖賢證果處修習禪定處此六上妙地而可安此塔今時阿育王即敕鬼衆八萬四千至於會所各持一塔而候尊者止今時耶舍比丘即從座起用其左手五指甲內忽放光明照耀天地其光道數八萬四千八方輝赫如日無異今時摩拏羅告王得度日今此苑中於先世中曾有一僧名波羅迦於此證果後遷宮殿方飾于此今現此塔是其一數昔時育王所制也摩拏羅印國土章指泉示化品第三十八今時西印度國王得度聞摩拏羅而說昔事心自歎言即日時中虛度多世如盲摸象非辨處所我今有者咸悉昔福非是今日而能建立我此身者猶如夢幻終不堅實今過尊者須投告之今此身心速寤先世所有業累當自殄滅即命太子冊立爲王而付國位致一大會廣施愍蓋多設寶座而命衆聖咸登此會王供養已便

授出家今時摩拏尊者即與出家出家既已取一金鑪焚香告白云西印度天子得度授佛出家願尊憶持今至道果今時空中而有聲曰汝度此王當不憂慮却後七日而獲羅漢師聞是說衆亦歡喜是時衆僧守王七日觀成證道當第七日有大風雨不令雜衆在王宮室所有雜衆悉自不住直至午時王在道場合掌端座須臾之頃猶如夢中又自坐睡夢見一人手長萬丈身軀千座其座亦高垂手執果當令食之既夢食畢地大振動王即座覺心如日月觀見他國舉身輕利不似昨日信禮諸佛深自幸故得遇其事當何如之王出家已得證道果獲阿羅漢得六神通即作神通而入三昧離彼宮殿別處幽閑即與尊者而共持論曰故知我昔未得證果時唯有彼國不知諸佛國土有若干種今此寤後却返觀彼至是微劣最小一國又曰其人未證果唯見彼及處今日證果後如日虛空住又人未寤時猶如一小蟻唯知窠穴側

更不知他土不信有諸邑唯人所到處其蟻未曾至悉言彼非有蟻中修行者後得為其人能見諸聚落示復能往返此人行百里更遠不能至猶於果位中聲聞小通者為有骨脚疾遠行不能及聲聞多疑礙不得至菩提又有不能行人心亦不怯弱游諸國土中已經千萬里若約於蟻衆如我得神通我雖說向彼彼亦如夢中衆生不信佛不知有佛國亦不信賢聖如彼人世蟻蟻即遠不知其人悉能到我今得神通佛土亦知悉一切十方土無有不達者我今對人況猶彼蟻中人我化諸有衆說向我證果以游諸國土後衆心不信亦不入彼意引此前事況猶若人中蟻又曰我觀此南閩淨提如一食盤於其中間數有八萬上中下等各有多少其上國者而有一萬中國者而有二萬下國者而有五萬此三等者大編其數於上國中自有三等於中國中亦有三等下國中亦有三等如九品法隨已修行盡得生彼今時摩拏羅告得

度曰我欲化導至于他國有一智者欲出于世得度曰尊者神力能應十方此作神通何假就彼今時摩拏羅即以金鑪焚其寶香乃告月氏國鵲勒那曰汝在彼國能化鵲衆道果當至汝知之乎今時鵲勒那比丘在月氏國於一林中常念大品彼國國王名曰寶印常供養此鵲勒那比丘此尊者常住此林經于九百常感鵲衆銜花獻之彼王請出此林而命宮中供養今時尊者即順王意隨至宮殿座猶未久有一道香煙至于尊前鵲勒那謂王曰今此香至王可識不王曰此香是天信不鵲勒那曰不是天信王曰是何香故而至于此鵲勒那曰是西印度摩拏羅尊者信至于此王曰此師者當是何人鵲勒那曰是那提國王之子身有大力過去劫中曾遇婆羅樹王佛而與授記汝於賢劫之中當得為祖導化無量次二十二王宜面西而作頂禮今時大王合掌遙禮是時鵲勒那從座起整頓衣服面西而作禮今時摩拏羅尊者與得度羅漢

言說法要之次忽然以手點地三下得度羅漢曰何以摩拏羅曰此是鵲勒那此作禮我以手按地而用苔之告羅漢曰我欲往彼而化導故此者得通而繼於我今時尊者即作神通往于月氏是時鵲勒那告寶印王曰師欲來也宜當迎之今時大王即嚴四兵而近千數又以象輦華嚴一座王與鵲勒那俱乘一象同至西來未至于速當達尊者同歸宮殿二俱禮信深共瞻仰今時鵲勒那有一弟子名曰龍子年二十二才名奇特師欲觀彼作何智慧而足聽辯繞入定中悉不觀見不能辯了今時鵲勒那即問尊者此子先世曾為何業於此今世而有智慧我肯曾觀都不了見未明此子是何因緣今時摩拏羅問鵲勒那曰汝入定時觀于此世當得幾劫鵲勒那曰我入於定當觀三世摩拏羅告曰此龍子者非在三世之內而修功德鵲勒那曰於何世中摩拏羅曰此龍子者於第五滅劫中而於妙喜國土生婆羅門家有一伽藍新鑄一鐘可重一萬彼

子長大善採栴檀見鍾旣成而奉一槌以充搗擊而施鍾者已獲菩提於三世彼子施搗感於因緣聽明獲於五劫非是三世之內而能辯之今時鵲勒聞辯其事心生信慕而欲奉延依從事之間尊者摩拏羅曰我於昔劫曾在何土以何因緣而感鵲故我久觀察亦不明了伏願尊者爲我說此因緣而今得知今時摩拏羅告鵲勒曰汝先世第四劫中曾爲比丘有大福德心通至理廣演言教化度一切雖神通故而無宿命每將弟子一百二百常受供養今時大海有一龍王請汝供養汝作神力獨自往彼今時弟子各自念言其師往彼何當不歸汝在龍宮亦知弟子思念即於龍宮受供養已却作神通至于本座時諸弟子忽然見師却歸本座諸弟子曰師前往何所又至誰舍未至須臾還來本位師曰我至龍宮當受供養諸弟子曰師當復去我亦隨彼今時龍王復命尊者時諸弟子欲擬隨往師曰今此齋者非汝所食諸弟子等第相謂

曰師常說法於食若等於法亦等云何獨往而彼食之今時尊者却歸本座便入禪定觀諸弟子有大福德消彼龍宮供養得不於彼定中無有一人可消此食師出定已默然不說又於一日龍王自來至師座前復請供養時諸弟子便欲隨往師曰汝等諸人不用隨我我念汝故故不將汝諸弟子曰師不念我不隨師師旣念我我即合去今時尊者即領弟子同赴此會餅食充足亦無諸患此諸弟子雖無諸患爲師蔭故當獲如是師後滅度已當生諸國隨所福業而生勝處其諸弟子爲受此食經于五劫不得爲人常生鳥中今此迦受當作此鵲共會一林師迦勝處合生此土月氏之國婆羅門家而處此土常念大品人禽雖異各處一達爲昔業故而當再會今時鵲勒聞師說已殷重恭信心生悚慄乃告尊者曰我修何法當令鵲衆而得成人摩拏羅曰我有無上法寶是如來藏今時世尊付于迦葉如是展轉乃至于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

付囑於汝汝當守護無令斷絕彼衆因汝悉得解脫汝受吾教而說偈言心逐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復無憂是時鵲勒聞師法偈踊躍歡喜作禮圍繞頂戴奉持今時摩拏羅付法已竟即從座起俯身虛空作十八變訖却歸本座以手指地化爲一泉而說偈曰心地清淨泉能潤於一切從地而涌出徧滿十方濟說此偈已寂然不動今時大衆號慟攀戀共焚舍利起塔供養時當此土後漢第十主桓帝十八年乙巳之歲入涅槃也第三祖鵲勒尊者章辯難氣品第二十九今時鵲勒尊者月氏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名十勝母號金光今時十勝長者在于彼國多有財帛其富無量雖有財寶而無子息彼國之中有一金幢所有人衆心有求者悉皆得遂幢上有字以銀作之名爲七佛真幢彼十勝長者爲無男女至于此幢而設供養乃稽首曰稽首七佛師我今求因緣爲無子息故從尊者丐一子今時十勝長者願是事已却歸本舍謂金光

曰我於勝幢處供養七佛已發其一大願求丐一子息此母聞其事即以金鑪而焚寶香至心虔重忽於夜後子時夢見須彌山上有一童子手持玉環告金光曰我來也其母夢已當告千勝曰我於昨夜子時夢見須彌山上有一童子手持玉環去我來也其父聞說心即歡喜告金光曰其夢甚善必當有子從此夢已身體安樂無諸病患其家清淨人悉好善往來比丘時時至舍忽於一日有一三藏來至此舍是時金光頭面作禮時三藏告曰汝善保護勿令此子而有觸汙金光曰我自懷來近經十月一身清淨合舍亦然金光又問三藏曰此子生後有少福德不三藏曰此子福德不同俗世多有財寶佛已授記為大祖師當度千衆演無上法利益七世得五通果而具三明及八解脫此子先世第四劫中曾於龍宮廣開法藏當須善育而自保愛令時金光十月滿足當誕其子於此日中天花自落地現金錢漏覆于路彼國使者聞奏於王

自至彼觀其異瑞天花地錢王曰我借此子將至宮內父母奉教不敢違製令時大王將入宮內與諸采女令信養之時諸采女有百千衆彼此爭覓各欲養之其子分身徧百千女令時大王忽覓此子其諸采女有百千人各執一子而奉上王王曰我只一子何有多許采女具白一一前說王曰此諸子等都有百千我將來者為復何是諸采女等各言此是令時童子化身徧宮廷有百千本來身者而歸父舍令時大王即啓告曰我今無太子欲收於汝故令現多身者令我心不定汝有神通故當現却變化汝無神通者常作宮千子令時大王言猶未訖百千采女各於懷中所抱子處放其光明有百千道管然不見更無一子唯有真者在父母處而自安養年至七歲獨往諸處彼國有鬼號曰拘羅每有人衆共相祭祀時被童子而至此處其鬼真影悉自崩倒每自歎曰三界微薄多有邪鬼不過一人而會正法如是長大年二十二過一尊者

而與出家又於羅漢山受戒此師唯教念大品經如是念經至三十年當偶摩拏尊者有信香煙而至月氏此縣致禮彼按于地彼欲降至此自覺知共王計會而往迎奉并問先世而悉了知致信為師近侍接足得付法已獲五神通游化他國至于剎名中印度彼國有王名無畏海深信三寶而樂說法欲識往事常靜思念鵬勒欲至彼國王作一夢夢見日出照我身心於此夢覺命大目至而說此夢大目曰王此夢者必有聖賢不久入國令時大王即敕諸門有聖者來當須奏報令時鵬勒尊者與諸大眾同入此國彼城門者而當告奏王聞是已即出四兵嚴諸象輦如法奉迎至于殿所瞻仰作禮深自信慕令時鵬勒尊者坐猶未久有二人至禮拜尊者卓然而立一人著緋一人者自令時無畏大王心自念言此二人何人不信於我令時鵬勒尊者知王舉意怪此二人乃告大王曰識此二人不王曰未省師曰此是日月天子致信於我王曰云何識知師曰我於

昔初曾生於彼而為說法當因我度生於日月之宮尊者言訖忽然不見唯聞異香徧于國土王問師曰今此日月約有幾許所生國土合有多少師曰似此日月約有三千如彼國土近有八萬王曰此諸國土為復一時為復先後師曰於此數內而有三等隨劫前後王曰此之三等復名之何師曰名之六冥而有先後六冥者上氣貫下下氣昇上四維交合名之六冥六冥之中而有三等何等為三大劫之初四禪下降而為田主亦曰大人而姓制利日月天子而興光明此為最初名之大劫其數國土前後有者共計八萬四千用為正數始分三等有一處所上下四維其氣交貫唯四禪天獨能觀見同地諸界悉不知及亦不聞說何以故雖從天降而生利利為墮凡故而闕他心除此天見復有聖者羅漢而生人中為化眾生者亦能知之六冥世界六冥三等一等六冥命壽千萬一等六冥命壽百萬一等六冥命壽十萬上壽千萬歲者其形神

頭龍身至於滅數其形漸好亦有男女當後資感中百萬歲者其形龍頭人身至於滅數其形漸好亦有男女漸漸資繼下十萬歲者其形人頭蛇身至於滅數其形漸好滋茂繼續儒童菩薩亦能辨此迦葉菩薩故以知之釋迦如來無不見耳唯我小通悉不遠見一城芥子未捨一顆余時無畏大王聞師所說心開意解深知世界而有無量凡夫見淺悉不識知將謂此國諸所不及余時鵬勒尊者即辭出宮而欲往化王曰尊者時降不為厭離尊者曰我受王施當答之是時尊者隨所行化有一弟子名龍子其此弟子兄弟二人兄名師子其次龍子事於尊者經于七年至二十四身已滅度乃告彼舍父母而令知委余時父母并與師子比丘同至師所欲舉此弟將歸舍宅而安殯之眾共昇舉悉不可動乃自尊者曰此子既以我不能舉為何故當因致此余時尊者告師子比丘曰此非我咎當因汝焉師子曰我有何故當不了知

請師為說鵬勒告師子曰汝弟去後經于二年汝事婆羅門常學修定忽於夜靜心念龍子欲造功德汝師善聖得一佛為汝弟故汝未莊嚴便經暗昧汝棄此像在於地下別置新者安乎座上汝今歸去收取地像安于座上其弟必舉更無再三余時師子比丘歸至舍所收得地像歸于座上即焚其香廣發其願禮信懺悔從此而已却來師所共取其弟更不難舉當時歸舍而安葬畢余時師子彼師亦亡心樂尊者來師鵬勒年二十五福德深遠才明絕世遇於尊者禮事為師而問之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鵬勒曰汝若求道無所用心師子曰既無用心爭作佛事鵬勒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何以故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作余時師子比丘聞師說法心開意朗作禮圍繞却住一面是時會中有一比丘即從座起合掌恭信問鵬勒尊者師既無我所勤久修功德而獲於宿命令知我等眾有無諸福業師舉

石手指於東北告大眾曰見此氣不大衆曰不見師曰此是麤相尚由不見何況微細功德欲知他心宿命時師子比丘白師曰衆雖不見我適觀及師曰汝言親見試說其相今吾知悉師子曰今此氣者其色如雪卓然上下而貫天地復有一氣其色如墨有其五道橫通前氣如切利梯師曰汝識此氣知于昔事及未來應不師子曰我見此氣唯觀現在未來昔事不能知悉尊者慈造爲我解說師曰吾滅度後五十年末此北天竺國而有其難我今不說汝當後知今時師子比丘當自念言我師大惠深達其事非我所及而不說之乃告師曰欲詣諸方而徧參觀願師慈造當賜我去鶴勒謂曰吾今年邁欲入涅槃擬持此法將付於汝汝有深達當赴我意又告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囑於汝汝善護持外方行化國當有難形在汝身早須付授無令斷滅汝受吾教聽吾偈言認得心性

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今時師子聞說法偈深生信重而受教誨又問師曰我有何難復是何業而致形害尊者語曰汝於先世第五劫中作一白衣身多學業無不解者汝於佛法亦少存意於諸學衆皆得第一心常得便亦不踈失有一白衣好設無遮大齋亦明佛法常修善業汝赴此會與此無遮心復輕倨不有彼士汝便致問彼士酬答皆論佛事不失聖意汝即橫難多有踈失不自思惟心有憤怒汝今隨侍之者執其毒藥損此齋首唯此一事而未還之探受福報經于四劫今世相逢定是還矣今時師子比丘依師言教頂戴奉持是時鶴勒尊者付法已竟即從座起涌身虛空作十八變已却歸本座寂然滅度今時大衆欲分舍利各自起塔臨闍維訖擬分舍利今時鶴勒尊者現身說偈曰一法一切法一切一法攝吾身非有無何分一切塔時衆聞偈更不敢分即於本處起塔供養時當後漢第十二主獻

帝十九年己丑之歲入涅槃也
第三十四祖師子比丘章辯珠品第三十
五明大集
今時師子比丘者中印度人也姓婆羅門自小聰辯多有智慧於彼國土有一婆羅門僧而爲度脫少習禪定常好安靜兄弟二人悉入佛道其弟龍子尊先事鶴勒尊者得于七年彼尊者從月氏國往其中印度其弟亦至繞到本國其弟以化昔師子尊思念此弟爲塑一佛未得莊嚴經于暗昧棄于在地別置新者後弟終沒取其靈骸重如山岳悉不能動即白鶴勒尊者而問此事師即爲說具在前文即舉其弟悉不爲重將歸本舍而安葬之今時師子師已已歿遂至尊者處依止禮拜而問學道當何用心鶴勒曰汝若求道無所用心師子比丘曰旣無用心爭作佛事鶴勒曰汝若用心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何以故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作又告師子比丘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囑於汝汝當護慎無令

斷滅汝若外方行化國當有難形在於汝早須付授勿令斷絕今時師子尊者受鵜勒言教戴奉依命而自重信是時師子比丘得付法已身心安樂隨所教化至于屬賓彼國之中有一僧塔常多供養此塔中僧名波梨迦先在世時有大福德智慧深遠常習小觀而學禪定善巧通達辯才無礙雖是一法而出五衆有學禪定有學知見有學執相有學捨相有學不語此五衆中各依本學皆得其意今時師子比丘至彼國中與此五衆而共持論先與持不語衆而爲說佛真教演波羅蜜誰教不語而禁佛耶又爲捨相者曰佛說威儀具足梵行清白何於此相而爲捨耶又謂執相者曰佛土清淨自在無著何於執相而定得耶又謂知見者曰諸佛知見無所得故此法微妙覺聞不及無爲無相何知見耶今時四衆悉被徵責皆悉杜黑猶有一衆多習禪定彼衆之中而有一師名達磨達久近尊者波梨迦師深達寶相樂學禪定聞此四衆悉被徵

責而故來此欲難師子比丘今時師子亦見來已謂曰仁者習定何當來此若也來此何曾習定達磨達曰我來此處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在處所師子曰仁者來也其習亦至既無處所豈在人習達磨達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雖來去其定常習師子曰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去其定誰習達磨達曰如淨明珠內外無譬定若通達必當如此師子曰定若通達一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之徒達磨達曰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若此淨師子曰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穢物非搖動此定不是淨今時達磨達即從座起禮拜師子尊者云久受勤苦亦無所解今遇尊者如飢渴人得近天饌當賜依近而可得食是時師子尊者告達磨達曰彼諸衆等瞻仰仁者年德高厚今於此住當乘衆意今時達磨達頭面作禮歡喜踊躍伏願尊者當賜教誨師子告曰諸佛禪定無有所得諸佛覺道無有所證無得無證是眞解脫又

曰道無所得定無所證於諸相中悉不能主行住自在無所計著酬因答果世所業報於此道中悉不如是若言道者進之不先退之不後單之不雙雙之不闕薄而不輕重而不厚改學於定其道相湊今時達磨達聞師說法心生恭信瞻仰尊者如已父母今時師子尊者在彼國土之中說法度衆如琉璃沙是時國中有一長者生得一子名曰斯多年近二十左手之中拳似執物自生已來悉不曾開其父夜夢有神人令將此子送與師子教鑿此手其父覺已心自念言雖有一子手不具足若遇善者當從出家我不留惜今時師子比丘在於座上作是思惟我至此國近五十年無一法器而成立者作是語已入定觀察得寤昔事即出定日有一童子不久合至今時長者即領其子依夢神語偕訪師子至于座前禮信尊者白其前事令子事師尊者納受亦無所疑告衆人曰汝等識此童子手中而有何物衆人曰不惻尊者曰此童子手中

是一寶珠何以故我於先世之中曾為比丘常念龍王經有一童子名曰婆舍將隨諸處受其供養忽於一日有一龍王請吾赴齋令此童子而隨從之至彼齋畢龍惠一珠令彼童子而收掌之我於一日當自滅度忘處于事而生於此彼子後終手執其寶心常孝順感于生此今時尊者即今婆舍童子汝便開手當過珠來今時婆舍童子即展其手當現一珠不失前意今時師子尊者即與出家當命聖者而與受戒得度脫已師告曰汝先名婆舍今字斯多汝莫別號統為一名名婆舍斯多又曰吾常觀察今此國土當有魔起吾今年朽恐入涅槃師預記我法在吾身必當形害又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將此法并僧伽梨衣付囑於汝汝當護持無令斷絕汝受吾教聽吾偈言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于今又告曰汝受此教傳於外國勿令斷滅彼若生疑當已吾永用為法信汝速出國莫

住於此今時婆舍斯多言善哉善哉躬受其教頂戴奉行時師子尊者付法既已時屬賓國中有外道兄弟二人隱山學術兄名魔月多弟名都落遮落遮學法纔成啓兄言曰我欲騎術盜入皇居作法變徒欲篡竊位兄語曰汝若現身應須變相恐後究跡候累宗枝落遮既聞兄許即騎神術夜往帝宮化徒為僧覆思二事我法若成便昇寶位我術若敗過落沙門纔起此念神力不加宮巡覺而射之中箭悉皆墜地而死官官聞奏北天王彌羅崛云有數百沙門夜後作法入宮遇宮巡使撻皆射落今時北天大王極甚驚怒此事非輕不可容捨順導善事宗信如天逆惡生頑不疑之地朕度崇釋教將為導師何期沙門亂我宮國古來塔寺多藏怪徵訛見道人撻須歇滅王乃邪見熾盛破壞寺塔殺害眾僧每加惡言謗毀正法時師子尊者數告眾僧曰王有惡念必當為我等輩而無利益諸人聞師子語遂欲移尊者隱山師曰吾觀茲

空故不逃耳後北天王彌羅崛果拔劍而來至師子所問曰師所得法豈不無相耶師今得不答云已得王曰既得無相生死有懼不答已離生死王曰既離生死計應無懼可施我頭師曰身非我有何況於頭王即舉利劍斷師子首斷已無血白乳涌出舉高一丈其王右臂忽然自落王便驚怖悔過邪見時有太子名曰光首見父如此心大憂怖乃問諸目設何方便救得父王時群目曰當在聖旨太子曰若有智者能觀察故知我父王以何業故至于此地今時北天王後至七日當爾命終時當此土前魏第三主少帝已外之歲入涅槃也師子弟子耆闍師統引品第三十一此下章經支經漢傳之流傳此今時北天屬賓國王有一太子名曰光首見王崩化心即驚寤當自念言我王何故而有此報彼至小國無有大智為我觀察今知昔由是時太子即出一教詔諸智者同會于殿是時有一仙人止于象白山間有此詔當自往王宮殿云我善智者而聞命故持至

於此太子見已生信重問大仙曰父王何因緣而致崩于此此國有智者名曰師子尊在此五十年忽爾被王殺此師無他故不省有過誤願仙觀察知今我心安報今時仙人告太子曰此是先世業非因今日造太子善諦聽當為廣宣說今時父王曾於先世第五劫中好為無遮齋頭此師子者當於此時作一白衣多聞智慧領徒眾至于會上心生輕慢今時齋主即至會中此白衣與齋主言論多有疏失齋主答應皆合大理亦不失次眾入共笑云此無理此白衣人心多勇健於諸言論悉得第一忽於此日而失其便即令從者密持毒藥損此齋主今時齋主尋被此藥悶絕而卒此白衣者經于四劫彼福壯故諸患衰弱且受福報今此果熟而來還債齋主福報當合為王彼道業成而為師子今此相會而酬宿因非是今生斬新造得今時光齒太子聞說昔事心即崇重為王作福廣設檀施又捨玉石而與尊者起塔供養光齒太子

重賜仙人金銀玉帛是時仙人不受一物即告太子云歸本山仙人語光齒太子曰深生信敬不久即位當得為王名光首尊太子作禮送出宮門今時達磨達是罽賓國人也與師子尊者道德並興因師子尊者破彼五眾其師自至欲與師子尊者徵責其義經于數疊悉不得勝心自賔伏依從侍覲彼達磨達是北天七萬七千羅漢之上座也英俊當時五天獨秀師資相受都計三代自有三十二人此達磨達下有二弟子一名因陀羅摩二名瞿羅忌利婆此上二師是達磨達親承弟子二人共造毗婆沙論現行於世故不錄焉此達磨達遷化當此土前魏第三主少帝時癸未之歲也此因陀羅摩遷化當此土東晉元帝二年己卯之歲也此瞿羅忌利婆遷化當此土東晉元帝十年丁未之歲也此因陀羅摩者有四親承弟子第一者名達磨尸利帝當此土東晉第七主廢帝時壬申之歲滅度第二者名那伽難提當此土廢帝時癸

西之歲滅度第三者名破樓求多羅當此土東晉第五主穆帝時辛酉之歲滅度第四者名波羅婆提當此土東晉第七主廢帝時庚午之歲滅度此上四人並是因陀羅摩親承弟子也此瞿羅忌利婆有二弟子第一者名婆羅跋摩當此土東晉第九主武帝時壬午之歲滅度第二者名僧伽羅叉此師作禪經數千偈五百羅漢之上首也當此土東晉第七主廢帝癸酉之歲滅度此上二師並是瞿羅忌利婆親承弟子也前達磨尸利帝有二弟子第一名摩帝餘按羅當此土宋第三主文帝元嘉八年辛未之歲滅度也第二者名訶利跋茂當此土宋第三主文帝十二年乙亥之歲滅度此上二師並是達磨尸利帝親承弟子也前破樓求多羅者有三弟子第一者名和修盤頭當此土宋第二主少帝景平二年甲子之歲滅度第二者名達磨訶帝當此土宋文帝時四年戊辰之歲滅度第三者名旃陀夜羅多當此土宋文帝二年

丙寅之歲滅度此上三師並是破樓求
多羅親承弟子前婆羅跋摩者有三
弟子第一者名勒那多羅當此土東
晉安帝時丁巳之歲滅度第二者名
盤頭羅多當此土宋文帝二年丙寅
之歲滅度第三者名婆羅婆多當此
土宋文帝十八年壬午之歲滅度此
上三師並是婆羅跋摩親承弟子也
前僧伽羅叉者有五弟子第一者名
毗舍延羅多當此土東晉第十主安
帝丁巳之歲滅度也第二者名毗樓
羅多摩當此土宋第二主少帝時泰
亥之歲滅度第三者名毗栗蕙多羅
當此土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之歲
滅度第四者名憂波羅馱當此土宋
文帝十年癸酉之歲滅度第五者名
婆難提多當此土東晉第十主安帝
時乙卯之歲滅度此上五師並是僧
伽羅叉親承弟子此上并達磨達四
代共有二十二師今時迦葉為首直
下血脉至般若多羅有二十七師名為
正祖自達磨達下二十二人自為一枝
於罽賓國中王化為有難後隱于罽

賓南象白山慈塗源經得一百後中
天生國支疆梁樓游北天至罽賓國
南屈慈塗源尋象白山忽見一僧居
一茨室有二弟子親承事之即是因
陀羅摩瞿羅忌利婆也三藏向前致
禮問曰和上於此山中經多少歲復名
云何是誰弟子達磨達答曰是北天
竺人因彌羅崛王起難方隱茲山自
從此居已經一百年朽衰邁行不堪
任本師波梨迦次依師子住三藏又
問曰某乙昔聞師子否達於此特訪
其由五教興衰為是禪是律達磨達
答曰自調御滅後法教流行迦葉傳
持大乘心印如是相付至師子大尊
見授命衣法正任其嗣者則有南天
竺國同學婆舍斯多彼南天梵名曰
婆羅多那也自師子尊者任日傳付
衣法令速往南天唯此同學脈物利
生是傳師教此三藏既蒙師說則知
其由云某某昔屈南天早覲婆舍今
親尊語實無誤焉便辭達磨達而
來震且至于維陽任白馬寺當前魏
第五主常道卿公諱與字景明丙元

元年辛巳之歲去師子遷化時經于
二載方降此土即當此時也此常道卿
公燕王彭祖之子雖在其位不蒙其
志不稱天子常自謙讓又叔少帝齊
王一歲登位至年十六讓位與定王
霖子定王霖子懼司馬昭不敢稱王
號高貴卿公在位六年年二十薨雖
有六年之位少帝助之治化不顯其
謀前常道卿公便次于後而座四年
亦讓少帝不敢自尊此二公登位如
攝國朝非帝名也今時支疆梁樓在
白馬寺此常道卿公曾至禮觀閣於
國壽後當永三藏識曰二公賴虛
位彌猴正當路五人抱一鷄鷄鳴獲
不措常道卿曰此言甚善必無累矣
作禮辭去三藏又曰一一人好去兩
兩歲平安女子生河內朱輪上進壇
是時常道卿公即歸宮內告諸王子
說此前事悉不能惻自茲已還經千
四載前魏絕嗣乙酉之歲司馬炎登
位稱于西晉河內人也即是司馬昭
之子也改為太始元年是時晉魏之
間名僧二人三藏四人悉會此處共

譯經一十三部以爲魏朝經錄矣并
括祖師遷化年代共詳本事僉于此
名僧二人者一名曇柯二名白延三
藏四人一名支疆梁接二名安法賢
三名曇諦四名康僧鎰此上六人並
通聖矣

寶林傳卷第五

大唐韶州雙峯山曹溪寶林傳卷第六

宋陳休復撰

三藏辨宗章示化異香品第卅二

此章亦名

(一)此前魏第一主文章黃初三年壬寅之歲十月月中旬建業孫權稱于吳主在位卅一年是時赤烏三年辛亥歲有沙門康僧會至於上元正第設像行道吳主問曰佛法有何靈驗僧會答曰佛有遺骨舍利神應無方有求皆見吳主即令祈請是時僧會至念虔誠不遺其事得于舍利進上吳主是時吳主乃命力士種種試練而光彩璨然都無有損吳主得信遂為塔即今上元建初寺是也所以先立塔廟者為佛法初到凡情久味若即傳真理取信誠難故先立塔像使修崇有在也自佛入涅槃後經一千七十年至於漢地佛法到後又經一百六十七年至于吳地

(文章應作文帝 第次應作茅茨)

(二)是時有一三藏名竺大力在後漢末第十二主獻帝請翻大品經經畢一會

七人同遊上苑其三藏是月氏國第廿三祖勒尊者弟子忽於苑中見一道白光倏然而滅眾相謂曰此是何相偶是一光瞥然而沒三藏曰今此光者不是別相我勒滅度當于此時眾人聞之已咸共傳動遂奏獻帝編于此記云後漢十九年己丑之歲月氏國勒應光示化

(大品竺大力不出大品製為改作本起)

(三)月支國沙門竺大力者蓋年二十三祖勒尊者弟子也性素聰慧能通大小乘經其國號為三藏以漢帝之世至乎維也魯與沙門摩訶衍譯正二本起

經一日所誦有台此一過之聲於其大相也衆異之遂以問帝帝即命詰之其時已丑歲也

(三)此三藏從茲遊化至於上元禮觀僧會

會曰將得佛法來不三藏曰問我作甚沒僧會曰故問凡僧三藏曰汝其聖人會曰我是聖人汝是凡夫三藏曰我是聖人更何用問僧會深知失意歎曰善哉智者當師何等言論開宗妙知決盡三藏曰我師勒尊者智辨他心暗昧了通無過於我我師曰似我輩輩有幾人為自一身別有兄弟三藏曰似我等輩而有三千額拔出羣名曰師子受師教囑當化北天智惠升才他心宿命

(僧會會是僧會僧會之建題也以

(四)三藏曰我欲見王會即引見吳主主問曰朕當化洽合得幾年之歲識曰清霄唳飯雲間關走十四年未逢諸閑

(四)三藏曰我欲見王會即引見吳主主問曰朕當化洽合得幾年之歲識曰清霄唳飯雲間關走十四年未逢諸閑

(四)三藏曰我欲見王會即引見吳主主問曰朕當化洽合得幾年之歲識曰清霄唳飯雲間關走十四年未逢諸閑

(五)是時吳主悉不知會自爾三藏只在土元五十年間不離長乘寺吳主崩後七年第二主

再有請命至殿坐猶未定帝問曰師有聖眼不對曰未得上人法不敢深保帝曰今日西天五土有何氣像師曰今日北天當有難起帝曰天上氣像朕不深知北土難與誰能體悉帝曰欲有近問將代遠疑請師善決以表忠信師曰有疑請問不在試之帝曰今日此殿前有一大樹師可見

不師曰西國呼為石范此土名為松樹帝曰此中有物師曰有乖龍帝曰如何驗實師曰且待須臾風雨即至帝曰天上無雲如何有雨師曰聖者作用不以為難言論未止有大風雨雷電動作一霹靂樹如粉碎帝即禮拜讚曰神通自在人已得他心智乖龍在於樹其師心便契與師言未盡風雨須臾至

(六)自後三藏至吳第三主休康辰之歲却歸西天

(文章應作文帝 第次應作茅茨)

(七)自黃初三年壬寅之歲有中天沙門摩摩迦羅來至許昌觀魏境家僧全無律儀時有當土名僧光瑗問三藏曰西國律儀則當何主持示其滅度當有何相莫說昔世師親親者請為實白答曰我所見者而有二師一曰摩訶羅二曰勒勒那此二尊者我悉睹之見於神變不可測量說法化度獲聖果

(三)月支國沙門竺大力者蓋年二十三祖勒尊者弟子也性素聰慧能通大小乘經其國號為三藏以漢帝之世至乎維也魯與沙門摩訶衍譯正二本起

傳法正宗記卷九

大士即一身太虛至一十八變近座指

○宗法正宗記卷九

衆卽合一浮宮二而供養之

○傳燈錄 第二十三祖 慧觀那章

○傳法正宗記卷九

此三藏去後又經廿八年至齊王嘉平

○傳法正宗記卷九

○傳法正宗記卷九宗經略傳

三從屬賓國出于南天大作佛事彼國王

○正宗記 婆舍斯多章

（十四）爾時婆舍斯多當於殿上聞異香氣卽起而北合掌作禮大王問曰師禮□□尊者曰今日我師當已命過深可惜哉深可痛哉是時大王慰喻問訊

○傳法正宗記

(十四) 時王宮毀俄有異香酷烈尊者燼然曰此吾師謝矣其信適至遂北面作禮

(十五)尊者告王曰我往南而化印度師已滅度何此久留深敬供養當辭之者王曰我有一事欲白尊者宮有一石夜放光明白日如故於此石畔復有一泉常流不絕其水熱如湯我今宮內悉使此湯將充洗浴而不會歇除尊者固難詳察此是何因而感如此尊者告王曰凡似此者其事有三一者神業二者鬼業三者其地有石石如金色其石如火以因感故亦得其熱此名藥湯亦

號自然湯其第二者有人在世不修福德亦不信業廣作諸罪如山不可消盡爲無少善不解懺悔命終之後當入惡道餓鬼之中受其業或經一劫二劫三四五劫得方暫出至于人中還作其鬼餘業不盡漸償納以溫此水令彼債

主而來所用當如此者名曰業水亦曰償湯第一者昔在神中不守本業與波動浪令送錢帛或止古廟廣作殃咎徒祀酒肉神身是業在業作業以此因故無有出離天罰彼衆當還人業以此附水酬答住業爲此之故感合如是于時大王卽命尊者親察此泉當是何等尊者到泉所纔見便譏告王曰此者償湯及此石者是於鬼火今將欲滿而故時見大王曰當合如何尊者曰須一爐香當爲懺悔王取香爐奉上尊者尊者爲懺願罪消滅如此三說于時泉邊忽見一身可長一丈至尊者前作禮歡喜云我有少福得遇尊者而爲懺悔得克斯務合生人中不敢便去故來辭耳纔此語已瞥然不見尊者告王曰此湯却後七日當自不熱

字）是于鬼火難訓恐是于二字間脫一

字)

○傳法正宗記

此久留王臣之去
 探者之容有所
 少望之
 然願為一決之
 其然願為一決之
 無知者
 有不知者
 出泉熱石鬼其色如金其方出罪所設其
 熱泉熱石鬼其色如金其方出罪所設其
 貴神間以神鬼其色如金其方出罪所設其
 取泉熱石鬼其色如金其方出罪所設其
 此泉熱石鬼其色如金其方出罪所設其
 也泉熱石鬼其色如金其方出罪所設其
 一即命者之為
 現一長生人前
 七日其水清冷如常泉

(十六)是時尊者卽往南天大王卽嚴四兵送于出城并賜象輦深奉細妙自此得號波羅多那梵名也此言普別業衆

○傳法正宗記宗證略傳

(十一) 多時中印之人以其言有勸乃以婆羅門稱之及北天竺問之復以婆羅門稱之然二國之所稱猶此日別業衆也

時波羅笈多聞弟子說五天識知心自踴躍告摩迦陀曰汝善知悉我亦懸觀深委彼事定不錯謬遂於西晉武帝太始三年書記東京白馬寺因玄明法師至白馬錄得此本編之入集永訣古今之疑定知不謬矣

○傳法正宗記宗證略傳

說識有所合當時好事者即書于白馬寺後有沙門號賢朗法師者得于其寺乃傳于世以芥多到中國在齊王之世則當列支體之前爲其始顯於晉太始中故次之也

第廿五婆舍斯多章焚衣感應品第卅三
亦名後魏佛煙三藏五明集

(十八)爾時婆舍斯多者劇賓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名寂行母號常安樂於夜夢中見一神人手執寶劍內外明徹斷無瑕穢翳此神人者以手度劍付常安樂云汝善保護勿令有損夢覺即如有孕其身如風常有異香遍滿宅舍時有天花自空而墜十月既滿不覺產度又見手中如執其物復不開展年至十一有一三藏來至其家告其父曰此小童子如斯人者年至廿當坐道場獲無上寶其父問曰此子手中似執一物不知其因三藏曰此所執者非是己物年至廿自當還他三藏記已出門不見及年廿父夢神人令送此斯多付與師子令翳此手必得平復云云父在前卷不復重錄及出家受戒得付法已行化至于中天降伏外道爲王弁泉已具前章云云

○傳法正宗記卷四

父曰汝行母曰常安樂初常安樂夢人
授以寶劍因得此劍此後遂有異焉天
至杏花村家及誕季其左手臂有物如
手年二十當得大法其手所握寶劍
得發明言已償還不見及尊者賜從父
行漢諸師曰尊者初其宿緣緣從父
師出家因加名號爲沙門而告金
其去即尊者從命即日去之

人)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者闕賓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寂行母常安樂初母夢得神劍因而有孕既誕拳左手遇師子尊者膝發宿因密受心印

○祖堂集

人姓羅門父名發行多學者周賓國
第二十五祖婆安樂因有孕
夢神人執寶劍付常安樂因此有
滿月產下其子左手常拳似執物從
此

出家證果得法

(十九)又至于南天化導聖品百千萬衆時南印度王名曰天德即請尊者宮內供養是時彼國有一咒師名曰通靈彼王被惑多取其語縱有善者志不存立見師到已王請供養心生嫉妬多設方計欲損尊者爾時尊者心常自安樂不疑懼之設天德大王多語每曰我有二子常修功德不好財色亦不多語等佛至前觀禮尊像自近一年長臥床不得健好既作多善合得好報以何因緣而招此果時尊者告大王曰今此病者却是功德作之此王子者於後世中必無其罪今世之中不作功德當於此時亦無其病何以故佛云人業惡故常在身心猶如內病藥

輕故亦在身心猶如霜露遇其好藥眼即病見見盡其病身即安樂何以故身有其業志心懺悔有功其病自見不受後業此太子者亦復如是故佛云於三惡道中若應受業報願得今身價不入惡道受又云衆罪如霜露惠日能消除是故應至心勤懺六根罪王聞是說心生歡喜即與太子廣作利益願病痊可

於南天竺王射羅御仗

○傳燈錄
延受後疾其其後死有所之奉德而
乎來當必親杖其重者何佛來禮道
王報永即失重痛業也尊作痛之
信爾所親業益在然者謂而望王
其得經爲後報不如此世間而望王
說今不功乃益然者理王乃有由
復身云德清現觀之內證曰得王
爲宗乎浮雲在疾這王因奉
不於此時之功成已王疾以佛王
福入三徵王松德得王其善問而
其惡惡王之也無益喜善惡惡如
疾道之逆子皆知即不疑滅報法使
果受中趣於之動能勝功德曰爲善
愈王若小善德何妨攻司使將王功
何惡若大德而而善人之若其功成

○傳燈錄 婆舍斯多章

（十九）即辭王南遊達於南天竺達山谷時
侯國王名天德近請供養王充二子
凶暴而爲惡力充王即領僧所疾苦
（二十）是時呪師聞王敬於尊者內自設計用
以

毒藥藥彼尊者當食此藥亦不言說既食已命無所損爲藥毒故其氣上昇從頂而出化爲一蓋覆在頂上可高三尺王見已不知著藥告咒師曰尊者頂上可高三尺猶如其蓋當是何物時咒師卽至尊所以手頂上撻撻三二十下却歸本座遺在心地都不覺知爲毒藥故非尊所

我欲共鬪。未知勝負。王毅一任時尊者。不起於座。頭上藥毒。尚未消滅。疑如一蓋。澄澄不動。是時呪師。遍相問曰。適來手落。因何之故。其先呪師曰。此者。頭上有劍。我不覺知。遂損於生。時諸呪師。一時向前。各說我能有一師。手持一木。可長七尺。就頭上空中。托撈。亦無所礙。一時以手空中。揮略。只着藥氣。其手即殞。悉不能動。是諸呪師。心即甘伏。不敢索鬪。着藥氣者。悉皆自死。有不着者。重來歸依。欲求出家。尊悉領受。咸與度脫。

(遺在手地恐是遺手在地之衍)

○傳法正宗記

○傳燈錄

(二十一) 于飲食中

祖而出家祖卽與受具

(廿一) 衛時尊者卽出宮苑在於國內遊諸聚落化四部衆經六十年是先大王身已崩化復立一王名曰得勝常崇咒師心不信佛被其咒師於王所說言彼婆舍斯多不會其道亦非師子弟子王若不信請當試之玉曰何以試之咒師曰此云聖人問其差事若答不得卽非師子繼業弟子爾時大王有一太子名不如密多聞王欲試尊者卽諫父王曰今此尊者昔王供養甚是威德不可思議昔有咒師而試尊者當於其時手墜落悉不可

○祖當集

（廿二）
爲法故今此飢渴如何存濟其時云降

言我若入口味如甘露了悟出宮投師
出家放欲出家當爲何事太子曰我所
事太子曰我所不爲不爲俗事師曰不
爲俗事當爲何事太子曰不爲俗事當
爲佛事師自念言如來以大悲力令此
太子助作佛事在師左右出家具戒

(廿三)王見此月并又地動告尊者曰今此疑
瑞有似非好算曰今此祥

瑞是善利王曰我問白日月見陰陽相逆夜中
見日亦復如是算曰白日月見得遇聖者夜中
見日暗者皆明王聞師解心即歡喜又問尊者曰
我自來心有五疑今遇尊者心應決了常見
世界有地振動有不動處有時遠振不知其際
今日地動是何所作及過不遇亦復如是又疑
天上日月星宿當有何感時隱時見下有識者
悉知其事有不知者如我無異及彼之者時會
不會又疑地上所感生于異物

將應何事用表何人雲虹氣象悉從地起有何
等人當感此事又疑東西二際有其霞彩色種
不等朝有暮有時散時聚又疑其天淨無雲時
其色青紺以何感故當獲如是我願尊者心如
大海不異小流難說佛法亦說世法而此前事
非因尊者難可知解尊者曰大王曰千世界即
是佛界百億如日月亦復如是豈會佛法不說
世法若作是解無有是處此五事者何以故今
者地動及諸異瑞日月星像悉有由

矣世有諸佛出見地四振動白日月見夜見於
日世有諸佛成菩提道地五振動日月光明世
有諸佛涅槃地六振動日月暗昧世有菩薩出
見地三振動白日月見世有菩薩成道地四振
動夜中見日世有菩薩滅度地五振動天上明

星皆悉暗昧世有羅漢出見地二振動白日星
見世有羅漢證果地三振動夜星衆明世有羅
漢寂滅地四振動夜星不明世有比丘學佛道
不退堅志一生二生亦出見世地一振動

此佛道比丘證果地二振動此佛道比丘欲
遷化時地三振動若有比丘學菩薩道不退堅
志一生二生至於三生出見於世地半振動此
學菩薩比丘若證於果地一振動此學菩薩道
比丘若滅度時地二振動若有比丘學羅漢道
不退堅志一生乃至四生等出見於世感其
星明此比丘當證果時地半振動此比丘入滅
時地一振動於世界中有一衆生至孝至順者
地半振動於世界中有一衆生犯五逆者地半
振動如

地振動而有八等其事皆爾又東西有霞者爲
須彌山東西二面黃金諸殿各見其氣爲日光
所照雜發氣見當日感時此氣不見日此氣出
見即遙遠此聚散者日行三道各不同時春夏
秋等亦復如是又此天如紺色者爲須彌山南
面所嚴飾處是吠琉璃所作以應故常作青色
也此天上祥瑞而有三等人中祥瑞及地亦各
有三而此祥瑞各見不同故如是說大王問曰
天上三者何尊者曰感日上上祥瑞感月上中
祥瑞感

星上下祥瑞日月星等悉在于上隨所感衆呼
爲上中下感日者是佛世尊最爲其上以感於
日名爲上上祥瑞感月者皆是菩薩羅漢中果
之聖感感其月故名爲上中祥瑞感星者皆是
下界名賢感於上象名爲上下祥瑞從地所起
而無根株如此祥瑞亦有三等地生虹名上上

祥瑞地生雲其雲五色名爲上中祥瑞地生於
氣氣如蓋名上下祥瑞又於人中而有三等若
感於君上上祥瑞感於臣上中祥瑞感於人
上下祥瑞又禽獸之中而有九等悉皆不同何
以故其弟子一者比而未有忽而有者又非雌
物其形妙妙身如銀色此名上上祥瑞又禽獸
之中以有形者不是雌物本非白而忽自白師
子龍龜等并爲上中祥瑞又於禽獸之中最精
妙者本非有角忽如自有者并爲上下祥瑞又
於禽獸之中本非有翅忽而有并白色者名中
上祥瑞又於禽獸中本非有鱗者忽爾生鱗并
變白者名中中祥瑞又

於禽獸中非紫者忽而變紫名爲下上祥瑞又
於禽獸中本非青色黃色不是雌者名下下中
祥瑞又於禽獸中本非黑者忽爾變黑不論雌
雄名下下祥瑞又於草木之中而有九等又草
木之中本自堅貞更加異瑞本非白者忽而自
白此名上上之瑞又於草木中比少有者其心堅
實復加紫者名上中祥瑞又於草木中本非有
葉忽爾自有者名上下瑞又於草木中本非有
子葉如有得結實者名

中上瑞又於草木中相擁生者名中中瑞又於
草木本非有花者忽爾著花花色紫者名中下
瑞又於草木中本非人形忽作人形者聖名下
上瑞又於草木中本非有光忽而有者名下中
瑞又於草木中本非禽獸形者忽作獸形者名
下下瑞爾時尊者告大王曰若於三千大千世
界如此祥瑞無量無邊不可窮極且數此世界
略舉少多王曰若非尊者誰能并此祥瑞我今
有福當遇尊者得聞此事

深達其意即於座前作禮

○傳法正宗記
今相口生因蠶魚一字不明契嵩作接

○傳法正宗記
今相口生因蠶魚一字不明契嵩作接

○傳法正宗記
今相口生因蠶魚一字不明契嵩作接

○傳法正宗記
今相口生因蠶魚一字不明契嵩作接

第廿六祖不如密多章辨毒龍地品第卅五

未達作皆終不開華傳師衣其度物
佛心妙見豈假言宣地品第卅五

(廿五)爾時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國王之太子也王名得勝彼太子欲誕之時天香滿殿敷遍空際宮諸眷屬悉皆
愛仰其心調柔意多善順不起三業常好法教每於宮內常修梵行爾時婆舍斯多至彼國土為王所敬而彼國中有一外道名無我尊不信佛法云已具前文不復重錄

○傳法正宗記卷第五 天竺第二十
六祖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國王之太子也

(廿五)爾時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國王之太子也王名得勝彼太子欲誕之時天香滿殿敷遍空際宮諸眷屬悉皆
愛仰其心調柔意多善順不起三業常好法教每於宮內常修梵行爾時婆舍斯多至彼國土為王所敬而彼國中有一外道名無我尊不信佛法云已具前文不復重錄

○傳法正宗記卷第五 天竺第二十
六祖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國王之太子也

(廿五)爾時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國王之太子也王名得勝彼太子欲誕之時天香滿殿敷遍空際宮諸眷屬悉皆
愛仰其心調柔意多善順不起三業常好法教每於宮內常修梵行爾時婆舍斯多至彼國土為王所敬而彼國中有一外道名無我尊不信佛法云已具前文不復重錄

○傳法正宗記卷第五 天竺第二十
六祖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國王之太子也

(廿五)爾時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國王之太子也王名得勝彼太子欲誕之時天香滿殿敷遍空際宮諸眷屬悉皆
愛仰其心調柔意多善順不起三業常好法教每於宮內常修梵行爾時婆舍斯多至彼國土為王所敬而彼國中有一外道名無我尊不信佛法云已具前文不復重錄

○傳法正宗記卷第五 天竺第二十
六祖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國王之太子也

(廿五)爾時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國王之太子也王名得勝彼太子欲誕之時天香滿殿敷遍空際宮諸眷屬悉皆
愛仰其心調柔意多善順不起三業常好法教每於宮內常修梵行爾時婆舍斯多至彼國土為王所敬而彼國中有一外道名無我尊不信佛法云已具前文不復重錄

○傳法正宗記卷第五 天竺第二十
六祖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國王之太子也

(廿五)爾時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國王之太子也王名得勝彼太子欲誕之時天香滿殿敷遍空際宮諸眷屬悉皆
愛仰其心調柔意多善順不起三業常好法教每於宮內常修梵行爾時婆舍斯多至彼國土為王所敬而彼國中有一外道名無我尊不信佛法云已具前文不復重錄

○傳法正宗記卷第五 天竺第二十
六祖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國王之太子也

(廿五)爾時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國王之太子也王名得勝彼太子欲誕之時天香滿殿敷遍空際宮諸眷屬悉皆
愛仰其心調柔意多善順不起三業常好法教每於宮內常修梵行爾時婆舍斯多至彼國土為王所敬而彼國中有一外道名無我尊不信佛法云已具前文不復重錄

○傳法正宗記卷第五 天竺第二十
六祖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國王之太子也

(廿五)爾時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國王之太子也王名得勝彼太子欲誕之時天香滿殿敷遍空際宮諸眷屬悉皆
愛仰其心調柔意多善順不起三業常好法教每於宮內常修梵行爾時婆舍斯多至彼國土為王所敬而彼國中有一外道名無我尊不信佛法云已具前文不復重錄

○傳法正宗記卷第五 天竺第二十
六祖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國王之太子也

(廿五)爾時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國王之太子也王名得勝彼太子欲誕之時天香滿殿敷遍空際宮諸眷屬悉皆
愛仰其心調柔意多善順不起三業常好法教每於宮內常修梵行爾時婆舍斯多至彼國土為王所敬而彼國中有一外道名無我尊不信佛法云已具前文不復重錄

○傳法正宗記卷第五 天竺第二十
六祖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國王之太子也

德善說佛法多諸機辨恐至王處王便宗敬損滅我徒大仙有便勿令王敬特疾來報當望速計長爪開已後共王登樓命王西望不見一物王問曰西方有何物長爪曰西有魔

至行李可畏王問如有魔至當合何長爪曰若有此魔國即衰王曰當有何計長爪曰宜便誅戮王曰凡欲誅戮當須有過若未有過難可形害長爪聞語已辭王下樓歸其本所命同徒者令各在有意有一瞿曇弟子不久即至王必歸敬我等諸人恐被損滅如有智者宜說方計

衆中有長爪告大仙曰我自有法當共闢之彼若不得自王不敬何用憂慮長爪告法者曰所解法者其有幾人法者曰似

我等者面有一百次於我者有三百人長爪又門法名云何法者曰我法咒天咒地悉得振動入火入水不被燒溺長爪喜曰仙法行皆由法

算法者又曰我法一化直得驚忙非假大法不消小術長爪即往自王此魔若來請王不愛我自自法對王調伏王曰來須闢敵莫宜排擬不得疏慢是時長爪五百餘人銜牙頓齒唯待尊者算於時該諸大衆欲入此城到門外告衆人曰小諸又識此氣不衆曰非

算才才尊者告曰此城之中欲起少難而隔於我隔即不得當自損之若損人衆近滿五百語已入城見王王問曰師所來者其意云何尊者曰我所來者當度衆生王曰以何等法而度衆生尊者曰剛強衆生剛強化柔衆生柔而度調王曰若有善術師何以敬尊者曰若會佛法一切天魔上自消伏小小善術之類斯不足言不假神通而自調伏于時長爪道衆悉在此會聞

尊者語已便設法術密作禁咒化出一山可高千尺不着於地在於空中當尊者頭上尊者知是術法即以手二指按地彼五百衆各見其身所在嶮而立不復敢動所化之山却在彼衆頭上可去一尺危危欲墮彼長爪衆一時乞命尊者即以左手却點其地悉復依舊諸長爪衆一時作禮云我等輩不識賢聖當願并哀敬我等王即禮敬云我凡眼不識尊者令彼小營而對金尊者即為王說法王即悟解深自悔責長爪之衆一時退

散各相謂曰尊者神通如此我爭比之

○傳法正宗記
卷第五 天竺第二十

(廿六)爾時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國王之太子也王名得勝彼太子欲誕之時天香滿殿敷遍空際宮諸眷屬悉皆
愛仰其心調柔意多善順不起三業常好法教每於宮內常修梵行爾時婆舍斯多至彼國土為王所敬而彼國中有一外道名無我尊不信佛法云已具前文不復重錄

○傳法正宗記
卷第五 天竺第二十

(廿六)爾時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國王之太子也王名得勝彼太子欲誕之時天香滿殿敷遍空際宮諸眷屬悉皆
愛仰其心調柔意多善順不起三業常好法教每於宮內常修梵行爾時婆舍斯多至彼國土為王所敬而彼國中有一外道名無我尊不信佛法云已具前文不復重錄

○傳法正宗記
卷第五 天竺第二十

(廿六)爾時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國王之太子也王名得勝彼太子欲誕之時天香滿殿敷遍空際宮諸眷屬悉皆
愛仰其心調柔意多善順不起三業常好法教每於宮內常修梵行爾時婆舍斯多至彼國土為王所敬而彼國中有一外道名無我尊不信佛法云已具前文不復重錄

○傳法正宗記
卷第五 天竺第二十

(廿六)爾時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國王之太子也王名得勝彼太子欲誕之時天香滿殿敷遍空際宮諸眷屬悉皆
愛仰其心調柔意多善順不起三業常好法教每於宮內常修梵行爾時婆舍斯多至彼國土為王所敬而彼國中有一外道名無我尊不信佛法云已具前文不復重錄

○傳法正宗記
卷第五 天竺第二十

(廿六)爾時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國王之太子也王名得勝彼太子欲誕之時天香滿殿敷遍空際宮諸眷屬悉皆
愛仰其心調柔意多善順不起三業常好法教每於宮內常修梵行爾時婆舍斯多至彼國土為王所敬而彼國中有一外道名無我尊不信佛法云已具前文不復重錄

○傳法正宗記
卷第五 天竺第二十

(廿六)爾時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國王之太子也王名得勝彼太子欲誕之時天香滿殿敷遍空際宮諸眷屬悉皆
愛仰其心調柔意多善順不起三業常好法教每於宮內常修梵行爾時婆舍斯多至彼國土為王所敬而彼國中有一外道名無我尊不信佛法云已具前文不復重錄

○傳法正宗記
卷第五 天竺第二十

(廿六)爾時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國王之太子也王名得勝彼太子欲誕之時天香滿殿敷遍空際宮諸眷屬悉皆
愛仰其心調柔意多善順不起三業常好法教每於宮內常修梵行爾時婆舍斯多至彼國土為王所敬而彼國中有一外道名無我尊不信佛法云已具前文不復重錄

○傳法正宗記
卷第五 天竺第二十

(廿六)爾時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國王之太子也王名得勝彼太子欲誕之時天香滿殿敷遍空際宮諸眷屬悉皆
愛仰其心調柔意多善順不起三業常好法教每於宮內常修梵行爾時婆舍斯多至彼國土為王所敬而彼國中有一外道名無我尊不信佛法云已具前文不復重錄

○傳法正宗記
卷第五 天竺第二十

(廿六)爾時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國王之太子也王名得勝彼太子欲誕之時天香滿殿敷遍空際宮諸眷屬悉皆
愛仰其心調柔意多善順不起三業常好法教每於宮內常修梵行爾時婆舍斯多至彼國土為王所敬而彼國中有一外道名無我尊不信佛法云已具前文不復重錄

○傳法正宗記
卷第五 天竺第二十

(廿六)爾時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國王之太子也王名得勝彼太子欲誕之時天香滿殿敷遍空際宮諸眷屬悉皆
愛仰其心調柔意多善順不起三業常好法教每於宮內常修梵行爾時婆舍斯多至彼國土為王所敬而彼國中有一外道名無我尊不信佛法云已具前文不復重錄

○傳法正宗記
卷第五 天竺第二十

(廿六)爾時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國王之太子也王名得勝彼太子欲誕之時天香滿殿敷遍空際宮諸眷屬悉皆
愛仰其心調柔意多善順不起三業常好法教每於宮內常修梵行爾時婆舍斯多至彼國土為王所敬而彼國中有一外道名無我尊不信佛法云已具前文不復重錄

○傳法正宗記
卷第五 天竺第二十

(廿六)爾時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國王之太子也王名得勝彼太子欲誕之時天香滿殿敷遍空際宮諸眷屬悉皆
愛仰其心調柔意多善順不起三業常好法教每於宮內常修梵行爾時婆舍斯多至彼國土為王所敬而彼國中有一外道名無我尊不信佛法云已具前文不復重錄

○傳法正宗記
卷第五 天竺第二十

(廿七)時堅固王於新遷城所致一大供說彼長爪五百人意恐悵快故悅預之并近尊者同赴此會尊者不受其請王有恠意算已遙知又自念曰我是如來弟子具大慈故若不救命何名沙門卽於座上作少神通往至會所王見尊者而便問曰適請不來當復還至尊者曰我念汝一衆須臾陷溺我若不來當誰救汝舉衆聞言皆悉驚訝遞牙相問云是何事王催齊食令速持辨尊者曰今此一會非得此會便隨以尊者曰此是龍地須臾卽陷汝等若信便隨吾起于時一會并王都從一千二百揔遂師起離此會所向一高處相去五里迴面未正其地卽陷不損一人而脫彼難王深敬重以二象輦七綈嚴飾細妙好者而載尊者邁遙語言往故城所前妙音聲及諸伎樂四兵如雲漸漸歸止王曰五日向前作一大夢今日有此便應前瑞其事甚妙孰能先覺自非尊者而不造此尊者曰佛具大慈悲我當亦合爾心不彼我者損已又大王曰我所夢者見一金銀從空而垂我以手執光照一衆良久收上亦不落馳今尊者救我等事與此無異尊者復告王曰我於路上未至此國亦作此一夢夢見一子手執珠蓋隨我後行亦不退步我觀王國當出一人以繼於我王曰今此小國不生大賢縱有其人不繼於聖尊者曰彼濁泥中尙出青蓮豈沉勝國而無賢者

○傳法正宗記

(廿八)是
廿父母俱

算尊者者

此童子者

方至震旦。

○傳法正宗記

年

不知名氏或自
童子遊行閭里

行步輕健

○傳法正宗記

○傳燈錄

(廿九)後王與尊者同車而出見瓊瑤童子
稽首於前尊者曰汝憶往事否曰我念
遠劫中與師同居師演淨詞般若我轉
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蓋契昔因

(三十)爾時不如密多在東印度六十餘年化
度無量化緣漸畢乃告般若多羅曰如來以大
眼法付囑伽葉轉次至我我今授汝宜當護持
勿令斷絕聽吾偈曰 眞性心地藏 無頭亦
無尾 應緣而化物 方便呼爲智 於時般
若多羅受教奉持尊者何法旣竟卽入王宮而
告王曰我受王施當不輕利度

人已畢佛事亦竟願王好住我入涅槃王卽悲泣聖何速哉且願住世尊者曰時當行矣更久言却歸本座化身如日良久不滅王施金塔以盛舍利尊者見日相已騰身空中作十八變訖化火三昧自焚其身所下舍利皆如金色王收供養時當此土東晉第九主武帝戊子之歲矣

寶林傳第六

○傳法正宗記

也塔味化王靈王化實於如
以火形近子物性放來年當
閃即如下能將心汝什矣此
之一自久圖方地宜大一如
其失日喪悲惠滅波通發盜
時之頃所上繞子夜飛逐客
當復視德善爲無勿爲命多
此金之聲者吾不智爾令其散
余聖者將慈亦須其絕若道
皆舍一乃往之什無聽我多
李利十於矣但尼尾聽我躍
武王入王其己吾我而然
帝後變宮善化尊應得日告
之爲以即承生老若得用日
世金三座之始告告告傳告

○傳燈錄

(三十) 付法藏偈曰
眞性心地說
無頭亦無尾

尊者付法已卽昇王曰吾化緣已終當
 歸寂滅頽王於殿上乘無忘外護卽還
 本坐跏趺而逝化火自焚王收舍利塔
 而瘞之當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戊
 子歲也

○祖堂集

此師入漢時當此方東晉第九主孝武
帝元子歲矣
浮屠釋氏曰不如多勝王製震
高遠宮竊造得道行佛法棟梁王臣
駭惑深堅結解相室金仙
名藥師父母輪亡東西曰般若一境
毛恆夢水涵果滿菩提道源遼廓



秦 新編入錄

雙峯山曹侯漢寶林傳卷第八

達摩行教游漢土章布六葉品第三

十九 并漢武帝碑文昭文祭文並集於此一章亦名東漢小傳

介時菩提達摩者南天竺國王第三子學通三藏尤功定業天生相承此三昧是如來密意也達摩既得法已并受法偈住于彼國六十七歲說法化導而演一乘接六部眾如是神力宿命他心廣作佛事殺于大衆時現定力即入三昧觀震旦衆生有大乘性與彼緣熟而可堪化先辭師影後別於王而告之言欲往東土王乃啓留不住遂勅大目御已船送經于三載至于廣州刺史蕭昂出迎時當梁普通八年丁未之歲九月二十一日間奏梁帝梁帝勅下詔赴京師師取十月一日而赴上元武帝親駕車輦迎請大師昇殿供養是時志公和尚監修高座寺在彼言笑謂寺僧靈觀曰汝名靈觀實靈觀不靈觀曰願和尚指示志公曰從西有一大衆菩薩而入此國汝若不信聽吾識曰仰觀兩扇

雙峯山曹侯漢寶林傳卷第八 第八 秦字

但霄拾鈎九鳥射盡唯有一頭至即不至要假須刀逢龍不住遇水即逃是時靈觀即以紙筆錄于記之介時武帝問達摩曰朕造寺寫經及度僧尼有何功德達摩答曰無功德武帝曰六何無功德達摩曰此有為之善所以無功德是時梁帝不晤此理遂普通八年十月十九日賤過江北後釋寶志問梁帝曰昔聞達摩至國大王何不敬仰留住武帝曰未知此人志在上乘意趣冲遠凡情不惻因茲致謗故不留耳寶志曰王雖遇而不遇也武帝曰何人寶志曰此是傳佛心大士乃觀音聖人乎王乃良久驚恨即發中使趙光文欲往取之寶志曰非論光文一人能取彼者盡王一國之力此人不迴也因此異知高座寺靈觀送述前事通于此文因為東流小傳而彰在茲以顯後事介時達摩十月十九日離此梁土至十一月二十三日過江至北時當後魏第八主太和十年行至東京有一僧名曰神光昔在雒中久傳莊老談吐清

寺每自歎言未盡理妙孔老之說禮述風規志士不遙當造玄境年逾四十始遇菩提達摩禮事為師從達摩行至少林寺每問大師師不言說又自歎曰昔人求法敲骨取髓刺血圖像布髮掩淚投崖飼虎古人如此我何藉焉時太和十年十二月九日為求勝法立經于宿雪齊至晉天明大師見而問曰汝在雪中立有何事是時神光悲泣而言曰惟願和尚大慈大悲開甘露門廣度群品是所願也達摩告曰諸佛無上菩提曠劫修行汝不以小意欲求大法終不能得今時神光聞是語已即取利刀自斷左臂置達摩前達摩語神光曰諸佛菩薩不以身為身不以命為命汝雖斷臂求亦可在達摩遂改神光字惠可侍奉左右經八九年是時後魏明帝發中使黃自立馳詔徵請如是三度不赴京師賜磨納袈裟二領金鉢一口絹三百匹銀瓶一口是時大師志不受之勅又馳送如是三度後當領受此上勅書三封及袈裟金鉢銀瓶

爭物自魏末周初作亂漏失更無所追關於供養是時可大師勤苦精謹不惜身命如是供給經于九載即以上無上正法及一領袈裟付囑惠可達摩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囑於汝以此袈裟吾用為信汝受吾教聽吾偈言吾本來茲土傳教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集自然成今時惠可聞付囑已及說法偈心生敬仰依教奉行今時達摩告可曰吾以楞伽經四卷用明佛性汝須知之吾自到此國六度被藥我皆捨出今此一度被菩提流支三藏光統法師等食中下藥吾不捨出也何以故已得付法人竟時後魏第八主孝明帝太和十九年而入涅槃也羣熊耳山吳坂至三年後時有魏使宋雲西嶺為使却迴逢見大師手携隻履語宋雲曰汝國天子早已崩矣宋雲問和尚曰何處去達摩曰吾皈西天是時宋雲却到本國國王果已崩也遂聞奏後魏第九主孝莊帝帝乃命使令發

此塔開棺而看全身已還西天唯見一隻履在遂奉詔取出於東京少林寺供養自開元十五年丁卯之歲被竊將五臺山花嚴寺中供養梁大同二年者即是後魏太和十九年也為南北異都各有年號前後改立所以不同自武帝在位都得四十八年起壬午終已已梁武帝登位得二十六年十月一日達摩大師至於上元為對荅武帝不稱王情當年十月十九日離梁土至十一月二十三日過江入後魏雒陽住少林寺至太和十一年戊申之歲正月十九日勅賜前件袈裟金銀瓶鉢及絹等物明帝徵命不赴三請在彼少林寺經于九載方持法印而付於可又告曰吾有一領袈裟賜汝為信恐後疑者云吾西天之人道汝是此土之子以何得法而實難信汝便以此衣用為信服并說前偈及傳衣已足時達摩領眾雲往而湊禹門彼處有寺額名千聖大師止此經于三日時有期城太守楊街之問大師曰西國五天師承為祖未曉

此意其義云何師曰明佛心宗寸無毫甯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爲祇此一等更有別耶師曰須明他心知其今古不歇有無亦非取故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亦名爲祖街之又問曰弟子久在惡業不近知識勤聖恭敬被少智慧而生纏縛却成愚惑不得寤道而致於此伏願和尚指示大道通達佛心修行用心何名法祖師以偈曰亦不觀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愚而延賢亦不掩迷而就寤達大道兮過童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躋超然名之曰祖是時街之作禮願和尚久住在世化導群品師曰吾即往矣不宜久停人多致患常疾於我街之曰是阿誰弟子欲知其人願師指示當爲治病師曰吾寧往矣終不明焉寧自損已不可損彼街之曰和尚不言誰表道力而辯他心師曰吾不明言恐損此人汝若苦問記吾識曰紅棧分玉浪管炬開金鏤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街之重禮曰且辭尊長善自保愛弟

子赴觀未遠別矣是時學徒千萬瞻仰大師得契心者花多菓少時魏法侶崇雋數人豪壯英資流支光統觀達摩興化傑出衆倫二師心有所謀覽陳扇論特至師所廣召宗由達摩乃雷辯一聲整戶俱啓是時難問往返過從言發三千迴人萬意諸宗異學咸伏寶崇光統流支猶生偃蹇六度中毒師患除之後食再施師不捨出得人付法何此久停示化洛陽應現西嶺是時達摩遷化正當梁武帝在位三十五年丙辰之歲十二月當于辛丑矣五日丁未焉于時魏明帝發中使何弘簡至梁土告哀緣蕭梁武帝戊申年中將詔書至魏通家結好并述感化云菩薩入國土厚君賢德在上朕朕不及也明帝迴詔亦述本風云朕雖不才天降上德人道習矣佛化備焉上聖南陽宮行九紫寶志尊長一而足焉武帝却返詔曰而重標孤云示觀音與朕分敬南邦北洛並得奇人松鎮金峯珠歸玉浦至大師滅度時孝明帝發中使何弘簡馳詔書

去師某月日滅度梁武帝歎曰至魏九年通化十方緬尋瞻仰祿積如山未覩聖顏忽加鍾器哀之悵之悲之感之願敷龍圖陳辭玉版下詔諸子以備諫文響望神歸宜加就奠時梁大同二年丙辰之歲十二月辛丑二十八日庚午葬于大師是時武帝勅賜大師珍奇雜寶共一十六事以充祭約又賜絹一千匹以充助祐于時太子奉勅真饗諸王百官而共持告時魏太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即是梁大同二年而不殊也是時昭明太子而撰祭文編于此章始陳序曰今時大師示涅槃已哀動人倫若音考妣如覆乾坤苦霧宵結愁雲晝昏月含悲而醺醺日帶慘而暄暄震山岳以礪礪壅衆源而氤氳簪裾頓領縷揭迷覓一氣一絕呼蒼叫昊駢布梓踊互相捫襟偏軀血現衣裳變熱面投齒草駭散蓬塵賦睡擁轂縑經盈輪百市千市如雨如雲是時也有異類諸鳥相和悲鳴謳謳詠酸動人情鼓翼張肘盤旋繞廷頤之頤之

以暮繼明撫幹不去攀條忽驚引
吮哀怨人不忍聽復有群獸吠咋
吼嘻吁蹠蹠擬耳吐口祀地號叫旋
籊威採謗舍呀呷咆咽毀首悶亂驚
蹕悲呼良久慈心相視見人不走攬
來號泣大師皆稟人靈之友悲熊耳
之左鑿吳坂爲瑩山谷崩崩巖崖倒
傾古木森聳峻利陵競芝田萃萼蘿
藟垂榮撓木通道攤土齊平荷幽凝
雪匠碩如星高墳雲砌不日而成其
勢也左同軌右洛陽背渑池面福昌
夾二都之勝地塋五天之法王于時
兩京羅帛五府英華奇希心眼續結
靈車輪搖鳳轉悵悵煙霞校尉寧
堵岬岬著閣左邊力士右畔軍屯前有
散脂大將後有北方毗沙素帳白帶紙
蓮絲花雲盤素鶴樹松啼鵲寶鐸搖
韻細簪枝麻挽歌興兮嗟薤露悲風
動兮鳴薤露由是駟馬臨歧百官奠祭
朱幕霞展展青樓雲掣橙榻重疊惜花
擁弊帳關邇逾途敷毳茵從禹門而
遷迤枕熊耳而相繼剪刻通草折枝
芳桂菓蔬欄編投生勢驟拂臨耆短

胡騰脚細紫危香山巖巖薛荔花藥
矯旌蘇胡甘脆王液瓊漿玲瓏寶饋
倚床金轂瓜杖珠翠百和氤馥六銖
煙翳士庶駕肩黃巾相綴悲變六合
愁添四襲然則百官烈位而祭日
維大魏大同二年歲次丙辰十二月
辛丑朔二十八日庚午皇太子諸王
及百官等謹以珍饗之奠敢昭告于
南天竺國聖僧大師之靈伏惟大師
閑闔天機岌然像外貯江湖於方寸
含太虛之境界恢廓正慧沖融三昧
賀十力之智印乘六通而泛海運悲來
芳梵方拯顛危於漢代降法電以挫
拉冒我山而九解賜之以點慧蕩滌
其儻擬指我心而即佛頓超地位之
輩翼其可大可久永休無咎日月融
而不融劫石朽而不朽靈臺鎮照廣
章妍醜永作心師長爲導首何哉不
啻墜我嘉謀神道因頓皇穹有辜折
鎮錮之慧劍官驪龍之心珠峻岳倒
滄溟枯巨舟覆大厦鋪雲潛素兒霧
翳朱鳥耆耆沉寢迷人謬途哀哉薩
訶去佛來魔尼乾跌踢興咸世捷疾

紛紛當奈何幻惑我黎庶踐蹋我婆
娑撲滅我寶炬隳壞我金柯駢六入
之窟宅紫五陰之網羅嗚呼哀哉大
團寶鏡落心臺塵翳靜然將沒照迷
門閤極若爲開嗚呼痛哉肝膽俱摧
淚淚如雨吁號駭雷悲鳴鵠鵠愁雲
衰回寧知物外有裴空幽冥不促何
相催我大師真身化佛妙湛空量來
覽有形去乃無相一彈指頃十方通
暢解震旦而東背往天竺而西向應
沐清流八解池游戲一朵紅蓮上睿
哲斯逝高賢何仰寂寂山谷蕭蕭草
莽園藥態踟躕庭軒罷賞般若薈林歲
歲凋無明荒草年年長但某乙等叨
慙鄙徒不勝悲痛早習曾損慙然哀
慙胡爲覆車不啻摧棟世界空闢誰
當應供無福者蒼蒼疊之不共恨號
泣以依怙想像願神道芳滋慧用謹
奉庶著伏惟尚饗
是時太子祭已後經三年宋雲西嶺
爲使却迴逢見大師手携隻履語宋
雲曰汝國天子早已崩矣宋雲問曰
何處去師曰吾歸西天於是武帝重

聞心加慰厚本許製碑心未承暇并
因此事而敬虔虔乃製此碑編為文曰
我聞滄海之內有驪龍珠自豪色中
現楞伽月唯我大師得之矣大師
諱達磨云天竺人也莫知其所居未
詳其姓氏以精靈為骨陰陽為氣性
則天假智乃神與含海嶽之秀抱陵
雲之氣類鄒陀身子之聰辯若曇摩
弗利之博聞摠三藏於心河蘊五垂
於口海為玉巖久灰金言未剖誓傳
法化天竺東來杖錫於秦說無說法
如暗室之揚炬若朗月之開雲聲震
華夏道邁今古帝后聞名欽若昊天
於是躍鱗慧海振羽禪河法梁橫天
佛日高照是其育物也靈無靈之法
兩灑潤身田說無說之心燈證開明
理指一言以直說即心是佛絕萬緣
以泯相即身離衆生實哉空哉凡哉
聖哉心無也剎那而登妙覺心有也
曠劫而滯凡夫有而不有無而不無
智通無礙神行莫測大之則無外小
之則無內積之於無成之於有其教
示乎于時奔如雲學如雨花而多果

而少其得意者唯可禪師矣大師乃
舒容而歎曰我心將畢大教已行一
真之法盡可有矣命之以執手付之
以傳燈事行物外理在斯矣意之來
也身之住乎意之行也身之去乎嗚
呼大師可謂壽逾天地化齊日月使
長流法水洗幽冥而不竭永注禪河
濂煩籠而無盡豈期積善不祐皇天
何辜月闇禪庭風迷覺路法梁摧折
慧水潛流夜壑藏舟潮波汨起何啻
不祐俄然往矣神色無異顏良如常
其時也地物變白天色蒼茫野獸鳴
庭甘泉頓竭嗚呼無為將來有為將
去道寄茲行示現生滅以梁大同二
年歲在丙辰十二月辛丑五日丁未
終于洛州禹門未惻其報齡也墓于
熊耳山吳坂於是門人悲感號動天
地泣流徧體傷割五情如卷考焉如
墨妣焉生途眼閉傷如之何嗟乎法
身示現無方散塋茲墳形游西域亦
為來而不來去而不去非聖智者焉
得而知之乎朕以不德忝統大業上
虧陰陽之化下闕黎庶之歡夕惕勤

肝不暇食萬機之內留心釋門雖無
九年之儲以積群生之福緬尋法意
恒寄茲門安而作之精矣妙矣傳之
耳目乃大師之苗裔也嗚呼見之不
見逢之不逢今之古之悔之恨之朕
雖一介凡夫敢以師之於後未獲現
生之福亦冀當來之因若不刻石銘
心何表法之有也亦恐天變地化將
大教而不行或建鵠碑以示來見乃
為頌曰
楞伽山頂生寶月中有金人披縷褐
形同大地體如空若瑠璃色如雪匪磨
匪瑩恒淨明披雲卷霧心且徹芬陀利
花用嚴身隨緣觸物常歡悅不有不
無非去來多聞辯才無法說實哉空
哉離生有大之小之衆緣絕剎那而
登妙覺心躍鱗慧海超先哲理應法
水永長流何期暫涌還復竭驪龍珠
內落心燈自蒙慧刃當鋒數生途忽
焉慧眼閉禪河駐流法梁折無去無
來無是非彼此形骸心碎裂住焉去
焉皆歸寂寂內何曾有哽咽命之執
手以傳燈生死去來如電掣若能志

誠心不退劫火焚然斯不滅一真之法盡可有未寤迷徒茲是謁

至唐大歷年中代宗睿聖大文孝皇帝謚號圓覺禪師 勅空觀之塔

第九祖可大師章斷辭求法弟第甲

余時惠可大師者武牢人也姓姬氏

父寂初無其子共室念言我今至善

家無惠子深自歎羨何聖加衛時後

魏第六主孝文帝永興十五年正月

一日夜現光明徧于一宅因茲有孕

乃生此子目受胎瑞名曰光光年至

十五九經通誦每發言說常人難會

心好儒學每讚仲尼性近道遙頻推

伯氏一言一氣不與凡同每吐每談

恒加妙健年近三十重覽佛書每集

賢良猶宗子史自茲已降不處家庭

遠邁參風時加慨歎偶至龍門香山

寺事寶靜禪師常修定慧既出家已

而至東京永穆寺具戒年四十二却

步香山寺侍省尊長又經八載忽於

夜靜見一神人謂光曰當欲受果何

於此住不南往采而近於道是時本

名曰光光見神人現故乃號神光於

第二夜頭痛如裂其師寶靜欲與余

之室中有聲且莫且莫此是換骨非

常痛焉師即便止遂說前事見神之

由以白寶靜師曰汝依此言必是吉

瑞汝頂變矣非昔首焉上有五峯垂

墜玉軀其相異矣其祥吉矣汝勿久

住便當行乎于時神光禮辭寶靜徐

徐進步直往南行時有西國達摩大

師乃示德持之林苑興不二之川澤

者也發悲慙之佛心傳金風於東夏

大教斯而復隱其誰導而知之於是

神光大師乃湊玄旨遂禮辭近隨而

從之不經旬日至少林寺頻有扣門

師不發機復於一夜中庭雪立大師

乃見而問之曰汝在雪中立有何事

神光悲泣而言曰惟願和尚大慈大

悲開甘露門廣度群品是所願也達

摩告曰諸佛無上菩提曠劫修行汝

不以小意欲求大法終不能得神光

聞是語已即取利刀自斷左臂置達

摩前達摩大師乃喜曰一真之法盡

可有矣語曰諸佛菩薩求法不以身為

身不以命為命汝雖斷臂求亦可在是

時達摩大師遂改神光字惠可侍奉

左右經于九年即以無上法寶及以

一領袈裟付囑惠可并宣法偈師謂

可曰吾自到此國來六度被藥我焉

未付法教且皆捨出今此一度被苦

提流支三藏光統法師等食中下藥

吾不捨出也是時達摩密語惠可曰

此事非悞汝勿言矣何以故恐損其人

當我悲慙汝須好去吾自善安以吾

袈裟用為法信又告曰所得吾法者

四人一人得吾髓一人得吾骨一人

得吾肉一人得吾面得吾血者偏頭

副得吾肉者尼摠持得吾骨者僧道

育得吾髓者汝惠可汝善守護勿令

斷絕又告曰汝得吾法并受信衣各有

所稟宜可知矣可曰請和尚述其本

事而有何表師曰內傳法印以契證

心外受袈裟以定宗旨不錯謬故而

自明焉吾滅度後二百年中此衣不

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

理者多通理者少後得道還近千萬

汝所行道勿輕末學此人迴志便及

菩提初心菩薩與佛功等余時惠可

大師得付囑已廣宣流布度脫無數於天平年中後周第二主己卯之歲有一居士不說年幾俟有四十及所禮拜不稱姓字云弟子身患風疾請和尚為弟子懺悔可大師曰汝將罪來為汝懺悔居士曰覓罪不見大師曰我今為汝懺悔竟宜依佛法僧居士曰但見和尚即知是僧未審世間何者是佛云何為法伏願和尚而為開示可大師曰是心是佛是心是佛法佛無二汝知之乎居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外中間如其心然法佛無二也是時大師知是法器後與剃髮去是師寶宜名僧璿其年三月十八日於光福寺受具戒却歸觀侍經于二載大師告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達摩大師師付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囑於汝并師袈裟以為信故汝受吾教聽吾偈言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花生本來無有種花亦不能生說此偈已又告璿曰吾歸鄴都還債汝善護持勿令法眼斷絕大師又曰汝後有難當勿出焉璿問

曰和尚聖者當預知之師曰非吾能明是先代祖師而有識云璿問曰是何祖師師曰是西天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預知于此云吾滅度後一百五年而有小難識曰心中雖吉外頭凶川下僧房名不中為遇毒龍生武子忽逢小兒寂無窮吾算此年恐及於彼汝善行化勿令斷滅大師言訖便往鄴都化導群品三十四載後而變行復異尋常或在城市或於巷陌不揀處所說法度人或為人所使事畢却往彼有智者每勸之曰和尚高人莫與他使可大師曰我自調心何關汝事其年正月一日有釋和法師於鄴都管城安縣莊授寺講涅槃經是時大師至彼寺門說法集眾眾多法師講下人却衰少時釋和法師再三恠於大師遂於縣令翟仲偁言之云彼邪見道人打破講席亂壞佛法誑惑百姓于時翟令不委事由非理損害而終葬在礪州滄陽東北七十餘里時當隋第一主文帝開皇十三年癸丑之歲示于滅度春秋一百七歲遇

唐內供奉沙門法琳撰碑文曰夫思不可得惻不可知惟禪門之法乎故無形無相潛流沙界使有情者歸於妙覺味道者普會於真如或開小也言說或談大也不二無心即心即色非色至如乘幽入微處默顯寂臥佛性海登涅槃山闇而惟明凡而大聖其誰能之可禪師矣禪師諱惠可武牢人也俗姓姬氏禪師抱氣非凡稟天靈骨頭如五岳掌若開蓮少為儒生博聞世典莊易大義無不精研每聞老耄談天生我師夫子說西方之聖未曾不引領西望冀聞其深之法乎三十年間寤寐慷慨時有西國達摩大師乃抱持之林苑不二之川澤也為金棺久寂微言且絕大教斯隱其誰導之於是發悲慙心傳風東夏策杖請益蹴踏禪門如滿月之顯高山若渤澥之吞巨海禪師年逾四十方始遇也不捨晝夜精勤九年大師曰夫求法者不以身為身不以命為命方可得也禪師乃雪立數霄斷臂而無顧投地碎身營求開示大

師乃喜曰我心將畢大教已行一眞之法盡可有矣命之已執手默付以心燈特奉楞伽將爲決妙乃啓慈顏授眞教開寶鏡照心河如天收雲風卷塵霧德餅育水置異器中其時則淨五眼朗三明會一乘圓萬德乃法山我我禪河汨汨東山之法於是流焉即非久植宿因其孰能至於此也然門人滋廣開寤者甚多散滿諸山落落星布隨方利物波湧雲華或居巖而棲心或道世而怡德其衆學徒請益往來如市稍麻竹簞未足爲多至如聽鑒精微明鏡照隱沈禪河於口海朗慧日於心端大師印之唯可禪師矣繼明踵跡則僧瑤得之相承寶光明明大照導蒼生而無盡將萬劫而無墜也嗟呼達摩大師乃觀音聖人也現多身於像運靈甘露於沙界一沐法雨群動洗心長開道光寂寂恒照大師思寶珠已明智燈將曜法化有人西歸示滅但法林生居像末長遇明時天澤普流預蒙出俗雖形如草芥學劣鏤冰心不證於正眞

敢見聞於法將復備絃玄教歷踐多門超聖剎那滯凡累劫究妙覺於情界得眞如於俗品者未若斯法門也吁嗟彼禪師不知其所之唯法斯在不以書記焉知法之尊或恐蒼山變谷渤澥成田萬古摧殘高風見隱乃爲讚曰

善哉大士應物爲器秉心唯德釋門宗旨因達而通爲法指辟一受不還位登聖地心唯佛心事唯佛事累世重光易劫之美此可大師下除第三祖自有一支而有七人第一者峴山神定第二者寶月禪師第三者花開居士第四者大士化公第五者向居士第六者弟子和公第七者廖居士第二寶月者有一弟子名曰智巖後爲牛頭第二祖師是也第三花居士有弟子名曰曇邃雪人也此曇邃出三弟子第一者延陵惠簡第二者彭城惠瑤第三者定林寺惠剛下自出四代惠剛弟子六合大覺大覺弟子高郵曇影弟子泰山明練明練弟子揚州靜泰此上七代並是可大師之

苗粟矣

第三祖僧瑤大師章却歸示化品第甲一余時僧瑤大師者不知何許人也不得姓字以後周第二主天平三年己卯之歲遇可大師云身患風疾請和尚爲弟子懺悔可大師曰汝將罪來爲汝懺悔居士曰覓罪不得可大師曰我爲汝懺悔罪竟依佛法僧居士曰但見和尚即是僧何者是佛云何爲法伏願和尚而爲開示可大師告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汝知之乎居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外中間如其心然法佛無二也是時大師知是法器次與劉緣云是吾寶宜名僧瑤焉又其年三月十八日於光福寺受具當年却歸侍觀尤右經于二年大師乃付法及衣并陳昔識而告縣事是時瑤大師得付法已遇周第三主武帝諱邕破滅佛法隱於峴公山十有餘載後漸出化又經二十一年至隋開皇十二年壬子之歲導利沙界大集群品普雨正法是時會中有沙彌年始十四名曰道

信來禮大師而致問曰惟願和上敎道信解脫法門師問信曰誰人縛汝信答曰無人縛大師曰既無人縛汝即是解脫何須更求解脫信於言下豁然大寤侍奉尤右經八九年於吉州受戒却來侍奉瑯琊大師乃告信曰汝既尸羅具矣其道明矣吾何住乎又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并達摩袈裟付囑於汝汝受吾教聽吾偈言花種非因地從地種花生若無入下種花地盡無生又告信曰汝善護持勿令法眼斷絕又告曰昔可大師付吾法後又於鄴洛二都而自化導經乎三十四年吾今付汝法後三二年間悠悠在世然往羅浮而覽觀曆非此久止汝當好住吾自善去言訖便往更不住此四年甲子後經于二載從羅浮還却歸舊止樹下合掌而終時當隋第二主煬帝大業二年丙寅之歲入涅槃也唐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清河郡開國公房琯撰碑文曰

四維上下虛空不可思量而佛性如之萬物變化陰陽不可思量而佛法如之如來以諸法囑群龍以一性付迦葉付阿難至菩提達摩東來付可付大師傳印繼明累聖一體自迦葉至大師西國有七中土三矣至今號為三祖焉大師以沒生猶幻何有於家變滅如雲其誰之子故蒙厥宅里黜其姓氏代莫得而聞焉又以諸行生滅是相虛妄故隨無朕諸心無所或持衡屠門或擇重酒肆不及其味不言所利聲場庭室不累其志歸肆乎維摩之偈歟此蓋大師天受之奇也後見先師可公請為懺悔可公曰將汝罪來與汝懺悔大師曰覓罪不得可公曰與汝懺悔矣大師曰先師曰今日乃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罪垢亦然先師曰如是一言已發廓然昭矣大師含道而生抱理而息廣重大度遺相性情光師察其熟根為之寶器認之般若證之彼岸祖師所付一以與之譬如東方明矣而又登之以天光於是群迷

利見蠢動皆觀矣大師未得無求得之不有同夫太陽與萬物齊運後何心於暉燭耶此又大師授之奇也當周武滅佛法可公將大師隱於舒州峴公山峴山之陽有山谷寺超雲越靄迥出人窠寺後有絕巘登溪更為靈境二公即其遜焉居五年風疾都老時人號為赤頭瑯琊可公將還鄴謂大師曰吾師有袈裟一領隨法傳予法在汝躬今將付汝山谷寺數有神光甘露之瑞人悅而問焉大師曰此是佛法將興舍利欲至耳後京城大獲舍利分布天下山谷寺果置塔此又大師玄覽之奇也先是此山多猛獸毒蟲大師至止遂絕其患門人有道信者大師異其神意傳付之道如可公之於大師焉告之曰有人借問勿道於我處得法從此便託疾山阿向晦宴息忽大呼城市曰我於峴山設齋汝等當施我齋食於是邑咸集乃於齋場樹下立而終焉異香滿空七日不散道信奔自雙峯領徒數百塋大師於所居之處時人始知道信

得法於大師爾時隋末崩離不遑起塔洎皇唐天寶五載有趙郡李常士林精爽朝突朝端問望自河南少尹左遷同安郡別駕愴無行之丘墟慨瑩壠之蕪沒興言改舉遐邇一辭於是啓墳開棺積薪發火灰燼之內其光耿然胫骨牙齒全為舍利堅潤玉色鏗鏘金振細圓成珠五彩相射者不可勝數四衆爭趨歎未曾有遠方後至痛無所獲或取親身一片之塊周棺一揮之土頂戴虔誠歸至郡縣振木撥土舍利復生焉自發舊封建乎新定祥光瑞氣覆冒其山此又大師通感之奇也寶塔肇興莊嚴云備古木新拱丹翠相發松梢林於月桂輪挺足其辰極迴廊共崇崗複抱長鍾與嵌巖疊韻兩方登降雙刹俯仰煥彼幽谷燭乎長川嘻大師之法傳乎無窮大師之儀翳彼荒楚豈其道而尊重其師歟非別駕李公孰能權與建立光若此者乎上座惠欽寺主崇英都維那湛然禪師道幽孰能保護營衛自初有終群財衆心願力斯

畢一佛出世再現此邦彼舒之人良緣何其言鏤金石垂之不朽有處士樊定超不遠千里來訪三居乃梗槩其晦明存時之奇死生自在之異豈伊言字能語至極辭曰聖人何思乎其心本如如生萬法乎如等太虛法則可說以心證心乎千載不絕迦葉至我乎聖者十人良殊心一乎相續一身與佛在日乎法無有異八萬四千乎斯為不二大師於我乎如彼浮雲惟桑與族乎口未嘗分大師於物乎幻彼邪正不垢不淨芳一其凡聖以蒙養正乎人謂之狂慧炬一發乎光照十方光然後人乎示汲於代遭亂遂翳乎僅二百載明時勝因乎啓封以火盡成舍利乎證知佛果如彼前佛乎寶塔巍巍與法俱崇乎永世歸依有人云此大師不還者悞也何以今於韶州清遠縣禪居寺現有三祖大師堂隋甲子年末而屈于此住得一年便往羅浮游諸名聖至隋大業二年却歸山谷而示遷奄於天寶五載

乙酉之歲有河南少尹李常特往荷澤寺問神會和尚三祖大師墓在何所弟子往往聞說入羅浮而不還虛實耶會和尚荅曰夫但取文佳合韻讚大道而無遺若據實由墓在舒州山谷寺比是時李尹雖知所止心上懷疑其年七月十三日奉 玄宗勅貶李尹為舒州別駕至任三日僧道等參李尹李尹問曰此州有山谷寺不三綱荅有李尹問曰承寺後有三祖大師墓虛實上座僧惠觀荅實有其年十一月十日李尹與長史鄭公及州縣官寮等同至三祖墓所焚香稽首發棺而看果有靈骨便以闍維光現數道收得舍利三百餘粒李尹既見此瑞遂捨俸祿墓所起塔供養一百餘粒現在塔中使人送一百粒與東荷澤寺神會和尚和尚於浴室院前起塔供養一百粒李尹家中自請供養至天寶十載庚寅之歲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謚號鏡智禪師勅覺寂之塔時天寶五載十二月八日李尹設舍利齋時有西國三藏二

人同赴此會李尹問曰師名云何三藏曰名捷那尹問曰西天有多少祖師捷那曰四十九祖李尹曰為是一宗直下更合別宗三藏曰其數居多尹曰多少三藏曰若從迦葉為首直下血脉相承至于般若多羅即有二十七師若取劉賓師子比丘依止弟子達摩四代二十二師編入此前二十七師數內即是四十九若取七佛并迦葉二十七師至此土璨禪師即三十七祖也李尹又問諸老宿曰此土有圖空寫單名并五十餘祖或前或後或少或多但有空名不見說事者何也是時衆中有一禪師名曰智本是六祖能大師弟子任禪衆寺答曰諸祖師名多有差互者有其由矣何者昔後元魏初佛法倫替聖教焚蕪其時所有沙門悉令還俗所有佛經不遺一字並無流布時有沙門曇曜其時還俗遂單錄得諸祖師名心中草草不備次第著衣領中經四十五年屬後魏第四主文成帝再建佛法曜為僧統恨正法陵遲遂集諸沙

門共再結集目為付法藏傳或前或後而有老悞者皆由此也自此集後又經一十三年丙午之歲成帝勅國子監博士黃元真再窮佛典特究餘墳時有北天三藏吉弗煙譯名佛陀扇多也五天通明并善神足秦梵俱契吳楚同該先翻釋氏之經次明菩薩之傳就此之中辯其前後於彼教綱甄荊宗承編補五九之章分經四六之軸就其本傳纂彼珠金兼覆外義仍佳寶玉高峯翠嶺迴合四賢廣博異聞目為神足先陳六葉次述五明楷定古今共詳佛事者即當時之明矣即今時之識矣

寶林傳卷第八